

# 中國作家

第一卷 第三期

鑄習集

陸軍訓練部校者各單位



陸軍訓練部校者各單位

中華全國文藝協會編印

南京圖書館藏

論通俗

何萊 (一)

批評與論戰

馮至 (八)

紀念許季菲先生

追思

臺靜農 (二)

許季菲先生紀念

李霽野 (三)

對於許壽裳先生的感謝與悼念

林辰 (四)

病中的覺解

許傑 (七)

歸本

求真 (三)

送草的鄉人

路翎 (完)

閃灼的星

碧野 (完)

假日

雨田 (六)

聽柴科夫斯基悲愴交響曲後

鄭荻帆 (七)

紅棗

黃尊 (七)

# 中國作家

第三期

民國三十七年五月出版

本期每册定價國幣五元(加郵費)

編輯者 中華全國文藝協會  
中國作家編輯委員會

上海建國東路南天一坊五號

發行者 舒舍予

印刷者 開明書店

總經理處 開明書店

上海 福州路	開封 北書店街
南京 太平路	杭州 登瀛巷
重慶 保安路	南昌 中山路
成都 祠堂街	昆明 武成路
漢口 交通路	貴陽 躍龍路
廣州 漢民北路	東北 中山北路
北平 琉璃廠	瀋陽 中央大街
長沙 府正街	

關於投稿及編輯方面事項，均請與上海編輯委員會接洽。關於購買及批發事項，均請與開明書店接洽。

# 中國作家



林樹刻

飢餓

刻  
方  
存

南京圖書館藏

## 中華全國文藝協會徵求作品公告

八年對日民族戰爭和兩年餘爭取民主運動在人民生活上的巨大影響，一定廣泛地引起了在進行中在醞釀中的文藝創作上的努力，但目前出版困難，期刊太少，不能適應並推動這努力，本會特籌設獎金，發動一次徵文運動，以爲引導。

- (一) 除本會總會會員以外，任何作者都可應徵，沒有限制。
- (二) 題材絕對自由，但要求思想立場上的反帝反封建的主題內容和創作方法上的革命的現實主義的藝術力量。
- (三) 收稿期自本年五月四日起至本年八月底止，外地以郵戳爲據。
- (四) 本會組織評選委員會鄭重評選，評選結果在本年十月十九日發表，於同日上海大公報和同月份「中國作家」刊登公告，並分別函告作者。給獎方式視當時情形決定。
- (五) 入選作品，本會有優先權交會刊或指定期刊發表，或用叢書名義出版，但版權仍爲作者所有，作者在獎金以外仍享有發表費和版稅的報酬。
- (六) 每類作品入選篇數得根據評選結果予以伸縮，或多或少或從缺，但對於不能入選而有某種優秀成就者，當酌贈筆潤。
- (七) 獎金按發表評選結果那月份的上海甲種戶口米的市價折合法幣，長篇十石至二十石，中篇五石至十石，短篇一石至五石。
- (八) 未入選之作品，評選完畢後一律掛號寄還。

作品種類：(1) 長詩(四千行左右至一千餘行) (2) 短詩(二十行至百行左右) (3) 長篇小說(五十萬字左右至三十萬字左右) (4) 中篇小說(十五萬字左右至十萬字左右) (5) 短篇小說(二萬字左右至萬字左右) (6) 中篇報告(十五萬字左右至十萬字左右) (7) 短篇報告(萬字左右至數千字) (8) 多幕劇(9) 獨幕劇(10) 電影劇本(11) 實話(三萬字左右至萬字左右) (12) 民間形式作品(13) 文藝批評(以五四以來的作品，作家、某文藝問題爲限，三萬字左右至萬字左右) (14) 社會批評(文藝性的思想批評的雜文，三萬字左右至萬字左右)

寄稿者務請注意之點：(一) 用有格稿紙按格直行抄寫，字跡清楚，標點在行中，占一字，並加上人名線等符號。(二) 除短詩每一名，另將題目、作者姓名、通訊處，如發表時需用筆名之筆名，另紙寫明，用信封密封，在信封上寫上作品題目並注明作品種類，例如「長詩」，夾在原稿前面。(四) 原稿一律掛號郵寄，不得送交或託人轉交，較遠地區及海外，務請航空。(五) 評選結果發表以前，請勿來信詢問。(六) 收稿處：上海建國東路南天一坊五號中華全國文藝協會徵文委員會。

# 論 通 俗

何 萊

## 古典傑作中的通俗性

從本質上說，幾乎一切古典傑作都具有相當高度的通俗性。假如以「伊利亞德」和莎士比亞的戲劇等等，當作過去這類偉大作品的代表，那恐怕還可以說，通俗性是它們所以成爲偉大的不可少的要素。我想，從形式與內容的關係上去看，那最主要的根本點，是一切這類擁有高度通俗性的傑作，沒有一部不是以反映當時人民的思想感情及其前進要求爲其主要內容的。所有到現在還有偉大價值的傑作的作者們，都是在當時站在時代前頭的進步的詩人和作家，因此，通過時代的要求，人民的思想感情和動向帶給了他們以藝術的社會生命，使他們的作品有豐富的人民性，而通俗性便成爲他們藝術的自然的屬性。

從形式與內容的關係上去看，一切以擁有高度的人民性和通俗性而顯著的古典傑作，恐怕都可以這樣說：正當詩人和作家在從事着藝術與人民的思想感情及其前進要求相一致的創造的時候，他們在從事着形式與內容相一致的創造。

或者也可以這樣說：內容是追求它與人民的思想感情和要求之儘可能的相一致的，形式是追求它與內容之儘可能的相一致的。完成通俗性，似乎全是形式的任務，但它的基礎全在內容上。一切可稱頌的古典傑作的內容上的通俗性，建築在思想感情的人民性，生活的強健與廣闊，真理或現實問題的深刻與普遍，等等上面。

於是，從形式與內容的關係上去看，我們這樣覺得：在那些偉大的傑作中，越是那種在通俗性上成功的作品，它的形式與內容的一致性也越高。

我想，這是內容的人民性的要求越高，於是形式與內容的一致性的要求也越高的緣故。因此，形式的通俗性完成於服務於內容的人民性。而通俗性，能够成爲藝術的高貴的要素，贏得了美學上的最高的地位，可說是這種形式和內容的高度一致性所產生的。

## 通俗性先爲了作者的表現

對於過去那些擁有高度人民性的傑作，從形式與內容的關係上去看，我還這樣覺得：通俗性似乎不僅訴之於廣大讀者的判決，首先還訴之作品中的人物，生活，思想，及其他種種條件的判決。在創作能够自由的時代，在作者能够和人民取得緊密的關係，並且能

够自由地發展他的天才的時候，本來他作品中的人物，生活，思想和問題，就是那些廣大讀者自己以及他們自己的生活，思想和問題。但因此，通俗性的完成，卻首先通過作者，通過作品的內容，於是轉訴之於讀者。

這也可以作為一點具體的說明，以證明對於讀者也是內容先於形式，然而高貴的通俗性就這樣地成為通過藝術的讀者與生活相聯結的必要的一環。這裏我想可以這樣說：最後要訴之於廣大讀者的通俗性，在作者卻首先是為了內容之高度的表達，以及由這而來的藝術感動力的完成的。

我們研究某種吸引廣大讀者的這類傑作，常有這樣的感覺：假如我們抓住了那展開或凝鍊內容的中心與細節的要點及其語言與氣質等等的關鍵，似乎也就抓住了那作品所以為廣大讀者所喜愛的祕密。我想，這不外是：任何偉大的作家和詩人，他如果是在廣掘和探求人民的生活，那自然就是他在廣掘和探求人民的精神生活及其趨向；他的創作工程是瞄準生活，結果好像在瞄準讀者的心。這祕密是公開的，——作者所要展開或探求的生活，要求，真理或問題，原也是人民自己所要知道，所要探求和討論的生活，要求，真理或問題；而作者的渴望，熱愛，及被人民生活所挑起的激動等等，也便成為讀者自己的渴望，熱愛和激動了。

通俗性首先為了作者表現，然後為了讀者的接受；這其實是一樣的，而且為了藝術的社會效果，是應該把讀者的接受放在前面的，但要達到通俗性的創造，卻首先為了表現內容。

## 不是因襲而是學習

在古典傑作中，越是那種在通俗性上成功的作品，它的形式與內容的一致性也越高。——因此它也越難模仿，但我們可以學習。我們閱讀那種特別在通俗性上成功的古典傑作，我們覺得好像那過去了的時代還在活着，那時代的人物和生活都好像因作品的生命而在延長着生命似的。舉一個例，我們讀「水滸」的時候，就有這樣的感覺。於是，我們覺得，這樣的作品就真會「不朽」似的。我們自然可以說，如像「水滸」似的作品，還因為它的時代的社會生活和我們時代的社會生活尚有類似之點的緣故。但我們也可以說，作者的藝術功夫實在有使人物及其生活環境的生命在藝術中延長的力量。由於這種藝術的力量，也許可以使人生出兩種不正確的觀念：有的人也許會說，這是作者曾在追求「永久性」的結果，由於他所寫的都是永久的人性的緣故；有的人也許把那生命完全歸功於那形式的力量，認為惟獨那形式是「萬古恆新」的。但實在說，那過去了很久，而在社會生活和人民思想感情都已經大大地不同了現代還有其藝術的生命和力量的作品，那形式的力量只能使它作品中的人物還活在那作品中，卻並不能使他們重新活在我們時代的實際生活裏。這類作品的藝術生命和力量，就來自那形式特別富有時代性，特別和它的內容相一致的特點上。例如「水滸」，據考證家們說，這作品的最初形態，就來自人民的輾轉傳說和直接創造，集合着多數人的發見、經驗和智慧，又經過不平凡的作家們好幾手的補充、修改和典型化的加工。這內容的形成過程，也就是形式的形成過程，也就是兩者達到一致的過程，它的通俗性也就從最初形態而達到完整地。這樣地追求它的時代和內容的形式，就使它的內容在藝術裏活得長久。

因此，我們可以說：越有時代性，越和它的生活內容相一致的形式，就越有巨大的藝術力量，但也就越和以後的不同時代有距離了，越和以後的不同時代的生活內容不相一致了。

其實，凡是在通俗性上成功的藝術形式之顯得有「永久性」，恰恰說明一種「永久」的原則：通俗性的生命來自時代的生命，即人民的現實生活的生命。民族文化的延續，人民傳統的風格與習慣，只是形式的一面，只是形式的重要的材料和養料，卻不是活的形式生命。

這類過去的形式之成功，由於那形式與內容的高度一致性，彷彿就在於不讓後人再能製出和它一式一樣的東西似的，但後人在不同的形式上又可以超過它。它不讓我們去因襲和照抄，卻讓我們去學習。不是去襲用那成功的完成的實體，而是去研究和學習那致於成功的社會條件與方法。

## 「化」的過程是生長的過程

我們覺得，方法是我們可以學習而得的，即我們所說的「取法」，「借鑑」。材料和養料是越豐富越好的，使我們有廣大的根據去實行所謂「獲得」，「批判地攝取」，「改造」和新的成長。因此，也可以這樣說：新的高度通俗性的形式的創造，就是民族形式的創造；而它的成長的過程，其實也就是舊的和外來的形式之「現代化」和「民族化」的過程。

即像「水滸」等類的富有人民性、大眾性的通俗性極高的作品，和一切民間文藝形式之「現代化」；世界有進步性的古典傑作之「現代化」和「民族化」，及現代世界革命文藝的各種形式之「民族化」。

「化」的過程，即是獲得，創造，成長的過程。這所以是可能，是由於我們研究了那方法，由於我們自己現在的內容的需要和主動的支配，由於我們內容的支配力量去達到形式與內容的一致，由於我們現實人民生活的豐富和強烈的要求，而我們有能力使它面目和精神都煥然全新。「化」的過程也必須是如此。

「化」的唯一標準，是適合表現中國現在的人民思想感情及其革命要求。能够使舊的和外來的形式因改造而得到生命，而成爲純然新的美學上的創造工作，就因爲有我們這現實的人民生活的內容的緣故。只有這內容，是藝術的唯一的生命，也是形式的唯一的生命。「化」的過程，只有朝着怎樣纔能達到形式與內容完全一致，怎樣纔能完全表現內容，使內容能高度發展，而形式就從使內容的發展中成長起來，獲得高度的生命和美學價值——這樣的路線而努力，纔算是正確的過程。

一切都可以不要，倘若它不可能經我們的改造而應用來表現我們的內容，同時從這表現中成長爲可滿意的新的能動的形式。也一切都可以拿來，倘若它能够經我們的「化」的過程而達到我們創造的目的。唯一要堅持的，就是我們的內容這個標準和創造與內容相一致的高度完美的形式這個目的。

因此，民族形式和高度的通俗性，也就是我們要堅持的。如何達到民族形式和高度通俗性的途徑，應該是多元的，非常多樣的，

能够「異途同歸」的，也可以層次和程度都非常不齊的，但我們要堅持的就是民族形式和通俗性，——這大衆化的原則。我們因爲要堅持內容及和內容相一致的形式，所以就非堅持民族形式與高度通俗性不可，這是因爲要保證內容的高度人民性和大衆性，就非有民族形式與高度通俗性不可。

其次，「化」的過程，自然也就是作者從事把握內容的過程。民族形式和通俗性的要求，當然是統一着作者的表現和讀者的接受的要求的，但在作者卻不能不首先專心於爲了把握內容，表現內容。倘若作者單單專心於爲了讀者的接受，他可以寫出很多通俗讀物，然而不一定能够完全把握和表現真正需要的內容，也不一定創造出新的我們內容所要求的民族形式。但作家倘若爲了把握和表現內容而從事這種新的形式的創造，則結果倘若他能完成他的任務，那就讀者的接受的要求也一起達到了。

因此，從把握與表現內容出發，民族形式和高度通俗性也就是我們「化」的最高標準和原則；民族形式和通俗性的要求，也正是我們要從事「化」的工作的要求和用意。

從一切以內容爲準則的民族形式和通俗性的要求來看，那我們也可以明白一部分所謂「歐化」形式和一部分所謂「利用舊形式」的問題的實質。「歐化」是中國現代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契機，這是不用說的。如果不經過文化和思想上的「歐化」（包括進步的資產階級的科學與民主，及革命的無產階級的科學社會主義的思想與文化），中國就不會有新的民族文化的誕生。接着提出的「中國化」，是以「歐化」的事實爲前提和基礎的，這「中國化」的一方面的意義，是表示中國新的文化已逐漸取得獨立的姿態和性質，能够民族地在向遠大的前途發展了；因此，另一方面的意義，是要求完全主動的「歐化」，即有所選擇的，必須究明那文化的社會和階級的本質，而同時對於我們是適用的，能够幫助新的中國的民族文化成長的。這個歷史任務，對於我們是非常重大的，從進步的文學和思想上說，至少從「五四」以來我們是完成了許多的。但在文藝上，爲什麼某些「歐化」的作品要被「斥責」？爲什麼「歐化」在某些時際會成爲人們對於新文藝的一個很大的罪狀？我想，恐怕沒有誰會從根本上反對「歐化」的罷，因爲「歐化」已經是事實，肯定了它纔能够有「中國化」這指導原則的。某些「歐化」作品所以被「斥責」，大家都很明白地說，是因爲它不是民族形式的，非常沒有通俗性的緣故。人們這樣說法是對的，但更正確的說法是因爲那些作品的內容就是非常平庸的，狹窄而貧乏的，空虛的。內容是平庸的，甚至陳舊，怪僻，使人厭惡的；或者作者只從自己狹小的生活圈子裏抓到了一些表面的東西，而在思想上也只重複一些人道主義或個人主義之類的陳辭濫調的；於是，和中國現在豐滿而深廣的人民生活、趨勢和問題可說是沒有接觸的，這樣，就首先失去了把外國進步文學的形式「化」爲自己東西的根據和可能了，又怎樣能帶來我們所需要的民族形式及通俗性的若干要素呢？所以，大體上可以這樣說：某些「歐化」形式之不合民族形式與通俗性的原則，那問題的本質首先是在那內容之沒有人民性和大衆性，於是它不會經過爲了內容所必需的，必求形式與內容相一致的全部的「化」的過程。實際上，沒有內容或內容太弱，也無從起「化」的作用而經歷一種創作的過程。

能够把握內容，纔能把把握形式。所以，在歷史階段上大致相似的異民族的形式是可能移植的，然而必須是對於自己民族的人民思想感情及全民族生活的發展和革命的動向有着高度的把握的人，纔能把它移植過來而「化」爲己有。這是特別重要的，成功與失敗都



繁於這裏的。現在的問題早已不是移植和「化」的是否可能與必須的問題，而是怎樣移植，怎樣「中國化」，「化」的過程從什麼地方出發的問題。

「歐化」的新文藝，也並非全部都沒有價值的；它們價值的大小就看它們反映的內容和人民關係的深淺廣狹而定。假如它們的形式「中國化」得很不够，那麼這不够也就是作者對內容的把握不够，同時是形式追求和內容相一致的努力不够。

「歐化」的新文藝成功的典範是「阿Q正傳」。這形式，無論怎樣說，總是外來的，但「阿Q正傳」卻有着非常高度的中國的特色和通俗性，它完全是我們自己的，現在沒有人能夠否認它是民族形式；它是人民的，沒有人能夠否認它是人民的產業。但為什麼「阿Q正傳」能夠這樣成功，為同時代的別的「歐化」作家所不及呢？最主要的關鍵是在它的作者對於自己民族的人民的生活思想感情及全民族的革命的動態有着高度的把握，他所追求的首先是內容，由內容使役着形式，就在這使役中形式從被動而轉為主動，而進入追求和內容相一致的創造的過程，於是外來的形式能夠「化」而為自己的民族的形式，並且有着高度的通俗性。無論民族的特徵，無論通俗性，「阿Q正傳」形式上的這些成功，都來自它內容的高度的人民性的。別的「歐化」作家不及魯迅先生，首先是內容的把握不及他；其次，於是形式的把握也不及他。倘若不從內容的把握出發，「中國化」是無從動手的；不涉及內容而只從事形式的指摘，往往只能引起一些無益的紛亂。

「歐化」——外來形式的「中國化」，這條路無疑是要繼續的，我們如果認為魯迅是成功的話，同時要堅持他的道路的話，就只是堅持這樣地「化」的正確原則，而決不是要一併堅持他的限制。他的限制，魯迅先生自己已經指出過。他有他的時代的局限性，也有他個人的局限性；首先，現在人民覺醒和革命的發展形勢及基層人民大眾對文化生活的要求，就不知多少倍於他的時代了，無論內容上，形式上，人民對於文藝的要求都大大不同於以前了。在這方面，也是堅持他的原則，然而要大大地前進，向着超過他的更高度的人民性和民族形式及通俗性前進。

其次，某些「利用舊形式」的失敗，也首先在於那種「利用」是完全不適合內容的，或者和企圖表現的內容根本不相干的，於是不但表現不出內容來，自然也沒有絲毫的形式的成果。實際上，某些這樣的作品，我覺得還是作者對於內容的要求不強烈，對把握內容——人民的生活和戰鬥的努力很不足，有的甚至不誠懇，於是可說沒有追求內容，這樣也自然沒有追求形式和內容一致的努力了。這就使舊的形式，無論它原來是怎樣地好，也無從經過「現代化」的創造過程而成爲新的東西了。所以，那失敗並不在於「利用」，而在於沒有先從人民生活中緊緊把握了豐富和深廣的內容，而使形式來服役，於是在堅持和發展內容的過程中實施着形式的改造，追求着它與內容相一致的創造的努力。我想，根本的關鍵是在這裏。現在早已不是一切舊的民衆文藝形式能否和應否「現代化」，由改造而至創造爲新的民族形式的問題了，問題是在怎樣「現代化」，怎樣改造而至創造，「化」的過程從什麼地方出發。

近五六年來，中國新文藝上可說是最大的勝利的，就是從這樣的途徑而達到的一些大眾文藝創作的初步的成就。那路程是早已從改造的可能而遠遠地進展到徹底改造的可能了。現在已經不是舊形式的改造問題，而是在舊民衆文藝和民族文化的寶藏的基礎之上的新形式的創造問題。作爲這方面的萌芽、基礎和很大的成果的，就是新的秧歌和趙樹理等等的作家與詩人的小說與詩歌等。這是在外

來形式的「中國化」之外，實際上已經打通了一條新的走向民族形式的大眾文藝的途徑。這條路，同時也是指導着外來形式如何「中國化」的實踐方向的，正如舊形式的這種徹底改造也依靠着「歐化」成功的新文藝的幫助和指導的一樣。但是，秧歌和其他的小說與詩歌，為什麼會走上勝利的路呢？首先還是因為有完全嶄新的內容，尤其堅持這嶄新的內容，不是內容為形式，而是形式為內容，內容使役着形式，在使役中大大地拋棄了不適宜的舊的東西，只留其可用的部分而新造過，在力求形式與內容相一致的努力中進入新的民族的大眾形式的創造過程。我想，這是非常明白的。即以舊民衆文藝形式的要素留得更多，改造的斧痕也隨處可見的「板話」為例罷，這作品，無論怎樣說，是中國舊有的形式「蛻化」出來的，但也無論怎樣說，採用「歐化」新文藝形式的地方也並不在少的；然而無論怎樣說，更重要的是它的完全現實的人民的生活、思想、感情和問題的內涵。這作品的形式之民族形式和通俗性的初步的成功，完全來自內容，來自形式追求着和內容的一致的原則。

我們認識和肯定這個初步的勝利，認為它所展示出來的前途是非常遠大的。這個看法，第一是根據我們有強大的內容，能夠有力重從這樣的路上去發展民族形式的創造的路；第二是這些初步的成就，已經可以證明它們是能夠發展的，證明循着堅持內容及堅持形式追求與內容相一致的原則，是能够在徹底改造舊的民族形式的基礎上創造出新的民族形式來的。

但我們認為這只是初步的勝利，一切都還只是開始在發展。這些作品，在內容上思想性是還不強大的，人民生活的發掘是還不深廣的，形式也自然還沒有怎樣發揮出藝術的力量。但這決不是我們馬上就要它們非達到如此地步不可的，這樣的地步是一定會到來的。要緊的是肯定這個新藝術上的初步的勝利。同時，我們更明白，在這初步勝利的今後的發展，首先仍是要求內容的發展，然後同時地要求形式的發展；例如現在藝術形式上還只到如此地步，就因為它們的內容還只到如此地步，而倘若內容和思想力有高度的發展，形式也自然一同成長而有高度的發展。所以，現在還只是開始走通了路，開始在發展。

外來形式的「中國化」，依然是今後新的民族形式的大眾文藝的主要的根據之一。我們舊有的民族形式之所以能夠「蛻化」而創造新的民族形式來，得力於「歐化」新文藝的幫助與指導，是絕對不可否認的。但現在根據舊有民族形式的「蛻化」而創造出的新的民族形式的初步勝利，又非指導着「歐化」新文藝的改造不可了，無論怎樣，它將起着很大的指導和推動的作用，並且在創作實踐上有着具體的暗示作用。和趙樹理同樣努力着民族形式和通俗性的創作的許多作家中，我就覺得還有別的作家，在體裁和敘述法上都並不採用舊形式，組織與結構是完全採用「歐化」新文藝的，但語言和表現法則直接根據人民的實際生活，於是那創造出來的新形式又完全很不同的，可是民族形式的特徵和通俗性都並不下於趙樹理，而且某些點上還更走向前去，也似乎更接近成功了。我想，外來形式的「中國化」和中國舊有形式的「蛻化」而創造出新的形式，這兩條道路是一定要匯合攏來，也非匯合不成的。

所以，這兩種主要的「化」的過程是成長的過程，是民族形式和高度通俗性的人民大眾文藝創造的主要的路。

## 語言的掌握

# 種四刊新學文明開

## 筆隨與寫速

角一元二 著 盾 茅

著者為國內最負盛名的作家之一，所作小品文，筆鋒犀利，意義深刻，尤為名貴。這本書便是這些小品文的結集，共計三十餘篇，均係傑構。

## 作習居厭未

元二價定 著 鈞 紹 葉

葉先生的思想樸實，文筆懇切，各校選他的作品為課文的很多。這裏選取他十餘年間最精彩的散文三十篇。是現代許多散文中模範。

## 文雜屋平

角七元一 著 尊 巧 夏

作者行文，必求其意義深刻；惜所著常任其散失，故並無專集。屢經友人懇懇，始編成這本小書；計收小說，隨筆，議論等文三十三篇。

## 上邊生人在寫

角六價定 著 書 鍾 錢

作者用深邃的目光和犀利的觀察解剖人生。本書收十篇文章，每篇的題目都簡單而平常，但是作者卻把它寫得鞭辟入裏，令人愛不釋手。

# 行印店書明開

承認從內容出發，追求形式和內容一致的原則，則語言對於民族形式和高度通俗性的創造的關係，可說是最大。語言和形式分不開，更和內容分不開。「歐化」新文藝在形式上的失敗，與其說是失敗於組織、體裁與描寫法之類，還不如說是失敗於語言。但如果它的語言是貧乏和非人民的，又正證明它的內容的貧乏和非人民的。

語言的追求，是人民生活的追求，尤其文藝所最需要的人民精神生活的追求。文藝和人民的結合，首先是和人民的思想感情及其歷史的前進要求的結合；因此，爭取這結合的第一步，就是文藝和人民大眾的語言的結合。這樣語言就決不只是所謂媒介，所謂工具，卻是人民生活的最實質的表現；而移到文藝上，它是文藝與人民結合的真實的表現。文藝的人民性和通俗性之高低，一方面就看這種真實的表現如何而定。

但因此，我覺得，我們追求語言就必須有新的態度，即不僅是為了尋覓用語、字彙等等而去採取人民大眾的用語，而是首先要和把握人民的全部生活一起地去把握人民的全部語言。不首先把握到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是不能真的把握到人民的語言的。所謂從民眾語提高為文藝用語，也就不能依照既成的文藝規律和習慣去提高，卻應該依照民眾的生活及其精神動向的發展規律去提高。

同樣的，改造和提高人民大眾本身的語言，也不是照着文藝的標準，卻是照着民眾生活之社會的發展規律和可能性，朝着生活變革的革命的，以改造和提高民眾的思想。首先的問題是怎樣去全盤握住民眾語。

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二日

# 批評與論戰

馮 至

幾年前在了一本德文雜誌上讀到一篇Max Bense的短文「批評與論戰」(Kritik und Polemik)，作者用簡明而有力的文字把這兩件在文藝界常常發生的現象下一個嚴正的區分，當時覺得很有意義，曾經把他譯出在三十二年昆明出版的自由論壇第十三期上發表。此後我常常想到這個問題，下邊的話可以說是從那篇短文裏引出來的。

那短文裏有這樣的話：「認清這個區分是必要的，如果我們不把批評與論戰混為一談。因為這個區分不是量的，卻是質的。論戰絕不是加強的批評，縱使他好像與批評無甚分別。」批評和論戰，就本質上說，是兩件事，我們若是把批評看成論戰或是把論戰看成批評，那麼我們對於批評的或論戰的對象以及批評者的或論戰者的態度都會發生錯誤的認識。

Kritik(批評)，這字希臘的字源含有區分判別的意義，Polemik(論戰)則源於希臘文的Polemos(戰爭)。所以文字學和史學上的校勘，考據，在西洋都叫作Kritik，至於Polemik則是學術上思想上不同的爭辯。前者客觀地判別是非真偽，後者多半主觀地否定他所攻擊的對象。這兩件事在文藝界更常常發生，一個估量作品的價值，發現牠的優點或弱點；一個是擁護或反對某一種思想。

一個文藝批評家要從眼前無數的作品中判出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偽的，什麼是實在的什麼是空虛的。他在作者的世界中探索作者精神的來源，評定一個作品的現在的價值，估量牠將來的地

位，他可能決定一個作者與一個作品的存在與否。他培養判斷的能力，盡量保持公正，以避免那些隨時都會發生的偏見，成見；同時他也精密地考查作品中的漏洞，輕率與弱點。他在出版界的海洋中具有一個領航者的才能：眼光銳利，精神靈透，思考流動，認識清楚。這一切的才能是屬於智力的，他是一個真理的尋求者。

至於論戰家，在他論戰的時期內，就是在他積極反對一個思想或一個思想的代表者時，他自覺是一個真理的代表者。所以他負有宣示這個真理，堅持這個真理，徹底攻擊與這真理相反的另一個真理的責任。他保有強力與韌性，與敵人作戰，指出敵人的所謂真實是自欺或是非真實。在論戰時他處處要顯示出比對方更有力，更有資格代表他的真理。這樣他會感到有一種命運加在他的身上，這正如尼采在他的自傳裏所寫的一個標題：「我為什麼是一個命運」。論戰家負擔着這個戰鬥的命運，熱情飽滿，思想充沛，同時對人類有強烈的愛，他的生存有血有肉的。所以一個論戰家的態度必須是道德的。

文學批評，由於雜誌和日報的興盛，在現代文學中成爲一個重要的部門。陳腐的或浮淺的批評家固然常常發生惡劣的作用，爲人所詬病，但是一個高瞻遠矚的批評家則負有極重大的任務；他是作者的評友，讀者的導師，或更進一步，他教育人民。他是好的作品的解釋者，發現者，他永久在他的時代中扶持良好的趣

味，剷除惡劣的趣味，因為一般人對於良好和惡劣都同樣能感到興趣，在一個不正常的墮落的社會裏低級的作品往往更受人歡迎。他用一種合乎他的時代的尺度衡量作品，並不把過去和將來放在他的視線以外，他由於責任感與觀察力把一個作品安置在這作品所應獲得的地位。他有熱情也有冷靜的認識，有愛也有公正，有對於作品的謙虛也能下嚴格的評判，有淵博的知識也有對於新的轉變的預感——沒有淵博的知識無以評判作品的高低，沒有新的預感則易於阻礙創新的風氣；總之，他能感覺也能認識。在西洋，像俄國的柏林斯基（Belinsky），法國的聖柏韋（Sainte-Beuve），丹麥的勃蘭兌斯（Brandes），他們解釋了好的作品，發現了新的作家，開闢了新的道路，都是批評家最好的榜樣。

在中國過去並不會有過那樣淵博而精深的文藝批評者，劉勰的文心雕龍，距離我們的時代雖然是那樣遼遠，但充作一部惟一的批評原理的書卻仍未失卻牠重要的意義。劉勰在知吾篇裏談到批評家應有的修養，他先述說批評之難：「文情難鑒，誰曰易分？夫篇章雜沓，質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圓該。慷慨者逆聲而擊節，醜藉者見密而高蹈，浮慧者觀綺而躍心，愛奇者聞詭而驚聽。會已則嗟諷，異我則沮棄。各執一隅之解，欲擬萬端之變，所謂東向而望，不見西牆也。」要免除這種偏執，一個批評家要力求淵博與客觀：「凡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故圓照之象，務先博觀。閱喬岳以形培塿，酌滄波以喻賦滄。無私不輕重，不偏於憎愛，然後能平理若衡，照辭如鏡矣。」所謂「平理若衡，照辭如鏡」這種純客觀的認識在文學批評裏也許是不可能的，但是爲了避免成見和偏見，這兩句話仍不失爲批評家的一種理想。

論戰家則往往產生在文風敗壞或一種支配衆人的思想起始動

搖的時代。他的工作或是摧枯拉朽，或是價值重估，或是維護自己的信念，或是虛偽的揭發，或是由於對於善與惡真與偽的深度的愛憎。古人所謂「見善若驚，疾惡如仇」，杜甫詩中的「青松恨不高千尺，惡竹直須斬萬竿」，正表明論戰家的心境。

許多偉大的宗教家和思想家或多或少帶有幾分論戰性。他們往往寧願犧牲自己的幸福，甚至生命，而不肯放棄他們所代表的真理。他們與真理相依，不允許這個真理受傷害，若是沒有這個真理，他們便好像不能生存下去。反之，這真理若是在他們身內發生動搖，他們也就不復存在了。許多思想系統的維持與被破壞，多仰仗於這些論戰家。他們不倒敵人，就是被敵人打倒，這中間沒有寬容。這樣的論戰家，歷史上可以找出不少的例子，他們的論戰文字都同時是最有力的散文。在中國我想到孟軻和韓愈。公都子問孟子：「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很堅決地回答：「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這「不得已」三個字充分表示出一個論戰家所感到的責任：「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他的責任是要繼承「三聖」對於他所認爲無君無父的楊墨下痛切的攻擊。韓愈的態度也正與孟軻相同；他的朋友張籍不了解他這論戰的性格，他一再寫信給韓愈，與其終日排斥佛老，與人辯論，罵來罵去，何若閉戶著書。他在「重答張籍書」裏說明他的態度最爲透徹：「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已勝也，好己之道勝也，非好己之道勝也，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楊雄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無以爲道，吾豈敢避是名哉。」從這種口氣裏我們可以看出韓愈是怎樣深深地意識到他是真理的代表者。他承認保護這個道是他的使命，一切的攻戰都是爲了道。在旁人眼中他這種信念也許是錯誤的，

但是在這個信念不在他身內發生動搖時，他一直是理直氣壯的，所以李漢在韓昌黎集序裏說：「先生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矣。」——在西洋我想到德國的馬丁路德和法國的巴斯卡爾(Pascal)，一個認為羅馬教皇和教皇統治下的教會，一個認為耶穌會，都違背基督教的教義，而自己是理解教義的，所以他們爲了基督教的根本精神，都毫不留情地攻擊他們所認爲的敵人。路德看神的語言是堅固的岩石，他在這上邊建築起新的教會，把這當作根基他寫成許多論戰的文字，成爲德國教文中最有力的一種。以致宗教改革後十六十七兩世紀「論戰術」在新教神學中是最重要的一門學問，以對付舊教。至於巴斯卡爾在一六五七年寫的攻擊耶穌會的通信，耶穌會雖然不曾被這攻擊所毀滅，牠卻引導法國的語言走入一個新的時代，服爾德曾經提到這些信，他說，「莫利哀最好的喜劇也不及牠前半部的辛辣，柏徐(Bossuet)的說教也不及牠後半部的崇高。」其中充滿深刻的嚴肅，一再起伏的熱情，銳利地揭發問題，洞觀敵人的弱點。作者信念愈堅，文字也越鋒利，越可以消滅敵人。

十九世紀有兩個偉大的論戰家，一個是丹麥的基爾克戈爾特(Kierkegaard)，一個是德國的尼采。二人同樣在一般人認爲不成問題的地方發生問題，對於社會中虛偽的現象痛加攻擊——前者對於丹麥的新聞記者和教會，後者對於德國的教育，哲學，和整個的基督教——使歐洲的思想界發生根本的動搖。基爾克戈爾特說得好：「生產者，新的創造者，永久需要場所，所以他是戰鬥的。拆臺者無所需要，拆臺者的原則是空虛，他用場所作什麼呢？」尼采更認清他個人的命運：他否定一向被認爲是好人的人們和一向被認爲是好的道德的道德，他重估一切的價值。他認爲寬容是「對於是與非的無能爲力」，是「對於自己的理想的不信任的明證」。並且他的戰略更趨極端，他說：「第一，我只攻

擊那些已經勝利的事物，——斟酌情形我得等候，直到牠們勝利時。第二，我只在我得不到戰友，我孤立，——我一人置身危險的地方攻擊那些事物。……我從來沒有走過一步不發生危險的步驟：這是我對於正確的行動的標準。第三，我從不攻擊個人——我利用個人只當作一個放大鏡，人們用這放大鏡照出一個普遍的，但是潛伏的，難於捉摸的危機。」

這些論戰家每個人都有他堅固的根據。因爲時代不同，孟軻，韓愈的根據是道；路德，巴斯卡爾的根據是基督的眞義。至於基爾克戈爾特和尼采的根據則更爲艱難，是「正直」，二人不約而同，都把正直視爲自己最高的牢不可破的道德，用以對付一切。——這種積極的戰鬥態度，在現代的中國，只有魯迅很相像，如他在「論費厄攔賴應該緩行」裏所說的：「但是，疾惡太嚴，操之過急，漢的清流和明的東林，卻正以這一點傾收，論者也常常這樣責備他們。殊不知那一面，何嘗不疾善如仇呢？人們卻不說一句話。假使此後光明和黑暗還不能作徹底的戰鬥，老實人誤將縱惡當作寬容，一味姑息下去，則現在似的混沌狀態，是可以無窮無盡的。」關於寬容，他死前一個多月在一篇類似遺囑的文章裏寫過這樣的話：「想到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樣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由於上邊的區分與比較，我們認清批評與論戰的不同的任務，現在可以提出對於批評家和論戰家的希望了。

我們希望一個批評家：不要死守成法成爲新的天才的埋沒者，也不要好奇立異成爲時髦病的製造者，這樣他要對於時代有深切的認識；（下接第七十二頁）



# 紀念許季蕪先生

追思

臺靜農

我之認識許季蕪先生是二十年前在北京的時候，好像一天下午去西三條看魯迅先生，適先生先已在座，主人介紹後，我心裏想，原來這位長厚的中年人，就是魯迅先生老友上遂先生。那時常在刊物上讀到用筆名「上遂」發表的文章，又從魯迅先生口中



許季蕪先生

知道是其老友，而於先生的名字，還不甚清楚，故只知爲上遂先生。這以後，偶然的遇見，也不止一次，可是從未去先生家訪問過。雖然，從此讀到先生的文章的時候，立刻會想出一位藹然長者的風貌。

民國二十三年先生由南京北來任女子文理學院院長，先生一

到北平我就去珠市口北辰公寓訪晤，這次給我的印象，精神雖然不見衰老，可是鬚眉都白了。原想等先生院務布置後，可多多與先生接近，但不久我又因爲意外的一樁事而南下了。彷彿二十四五年間，我路過上海看魯迅先生，先生在魯迅先生處剛走，又交臂失之。抗戰中，我在四川白沙國立編譯館時，忽然接到先生由成都寄來一封信，時先生新由陝西入川任華西大學文化講座，信中所談的是關於中國小說史的問題，可惜手札已經不存在了。這一次通信後，彼此消息也就中斷了。後來先生到了重慶，以爲可以見到了，而考試院又在郊外，我在重慶時，往往只住上三五日，又匆匆搭上水船回白沙了。

三十五年秋我來臺灣之前，聽說先生在臺灣主持編譯館，當時非常高興，以爲不僅可以常常得到先生的教益，而光復後的臺灣由先生從事文化的拓植，一定能有很大貢獻的。及到臺後，訪先生於編譯館，先生告以種種計劃，果然已經定下了宏遠的規模。其時因先生終日在館中忙碌，也少有晤談的機會。直至先生入臺灣大學，纔得常在先生左右，我的研究室與先生的辦公室比鄰，室中又有門相通，往往先生拿着紙煙過來，坐在臨窗的沙發上，總是溫和的微笑着，所談的除學校的事情以外，也涉及其他

的問題，遇有不合理的事，便立刻嚴肅起來，好像已白的鬚眉都垂下了似的，但是這並不令人感到是老人的怒容，反以為是青年人熱情的表現。不幸這樣的時間，纔及半年，先生忽然遭此橫禍。以先生為人，得到這樣死法，真不可解，可是先生竟是這樣的死去了！在二月十八日下午，我同建功兄經過先生寓所，因便走訪先生，未進客廳，就在廊下匆匆說幾句話，先生站在廊上，映着陽光，面色非常溫潤，當時心想，像先生這樣神情，一定要享大年的，誰知道不過十小時以後，竟給我們以永生忘不了的慘痛！

先生事略上，稱先生為「謙沖慈祥，臨事不苟」，這兩句話確說明了先生的生平。先生平日任事，於應付環境，克服困難時，雖不見猛厲處，卻鏗而不舍的向前，必至收功而後已。如民國十四年具有歷史性的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橫被解散，先生與魯迅先生馬幼漁先生抗拒亂命，奔走復校，此在教育圖爭史上，可說是極光榮的事件。二十六年馬幼漁先生題魯迅先生在女師大講演遺稿云：「回憶十四年前，予與豫材豈明昆仲及許君季葦為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事，努力奮鬥，卒使女師光復舊物，不禁神往，女師後雖不幸夭折，然此舉固不無可資紀念之價值。」赤手空拳，重建一高等學校，使許多被迫害的青年不致無書可讀，流離無歸，是談何容易的事；其校中教務以下瑣事，皆先生任之，高壓之下，從容進行，這是何等精神！抗戰中，先生隨北平大學輾轉至西北，為爭學術獨立問題，終至不合作而去，這又是何等精神！晚年主持臺省編譯館，在短短的時間中，卻有了不少的成

績，但是那樣平實而宏遠的工作，往往不盡為人所了解，甚至先生的友人也說老頭子脾氣大，可是先生並不因此感到寂寞或沮喪，這正是先生勇於負責就事論事的精神。先生之在臺灣大學，又何嘗不是如此，遇害之前一日，還是苦心的籌劃國語問題，國文問題，以及圖書的整理。

先生治學以弘通致用為主，觀其所為文，皆以教育的精神出之。編譯館草創，百忙之中，猶著「怎樣學習國語與國文」一書，淺見之徒，或以為這種通俗書，用不着先生親自動筆，而先生卻正視着廣大的臺灣青年羣的需要，認為這纔是自己的責任，故深入淺出的給他們以完善的課本。可惜現在大家只知中日語法混淆的困難，卻未注意已經解決了許多問題的這一小書。

先生一生與章太炎蔡元培魯迅三先生關係最深，這三位先生都是創造現代中國文化的大師，以先生長於傳記的文筆，不幸僅寫出章先生一傳，蔡先生傳尚未及下筆，魯迅先生的止成印象記一書，而一代文獻所寄的前輩，竟在深夜夢中死於柴刀之下，事變之來，真不知從何說起。

我現在所能記下的只是與先生的遇合，所不能記下的，卻是埋在我心裏的悲痛與感激，先生之關心我愛護我，遠在十幾年以前，而我得在先生的左右纔幾個月。這些天，我經過先生的寓所時，總以為先生並沒有死去，甚至同平常一樣的，從花牆望去，先生正靜穆的坐在房角的小書齋裏，誰知這樣無從防禦的建築，正給殺人者以方便呢。雖然先生的長厚正直與博學，永遠的活在善良的人們的心中的。

## 許季葦先生紀念

李霽野



二月十九日的清早，我聽到季先生逝世的噩耗，「人生如朝露」的感覺很深的刺進我的心。我前一天的上午雖然沒有見面，還聽到他談話的聲音，所以我驚奇病何以來得這樣突然。我連忙到他的寓所去，在門前纔知道是遭了殺害。我真疑心是自己作了一場惡夢！殺害！……

在二十多年前，大概是一九二四年的冬天，經魯迅先生的紹介，我得認識季先生。那時候先生的頭髮已經斑白了，一見就覺得是一個可敬可愛的慈藹的長者。

一九二五年夏天，我想將所譯的「上古的人」(Henry Van Loon: Ancient Man) 賣給上海一家書店出版，我恐怕有幾處誤解了原文的意義，想請人指教，將我的譯文校改，魯迅先生便說：「我去給季先生的票！」因為那時正是炎夏，校稿確是一件苦差事。我就這樣不規矩的拜了師，得到先生的教益。這部書早已絕版，我記得在北平存有一冊，我的弟弟找出寄來不多日，先生便逝世了，所以未能談起舊事博得一笑，只好在這裏表示我的感謝了。

我在天津作事的年數多，所以少有親聆教誨的機會。不過他的謙和真摯的態度，給我很好很深的印象，一見就難忘記。倒是魯迅先生的談話，使我對季先生增加不少側面的認識。魯迅先生多次說過：「季先生是好人，不過容易吃別人的虧。」我當初很驚異，以後我知道這觀察是很正確的。他的心裏沒有什麼邪惡的念頭，所以他就想不到人間有什麼邪惡，吃虧是當然。難得的是他的赤子之心一點不因此喪失。難得的是他不因此減少對人的熱誠。

季先生和魯迅先生的友誼，已經成爲士林的佳話，用不着在這裏多說。一九三〇年前後是不甚吉利的年頭，好些人都不敢提起魯迅先生的名字。一九三一年一月，各處盛傳魯迅先生被

捕被害的消息，很難得到確訊，所以我便寫信向季先生打聽究竟。當時對於這類事件大家都保守死樣的沈默，因爲稍一不慎，就會天外禍飛來的。可是季先生很快的就給我寫來回信，說是魯迅先生已經「轉地療養」，並且有信給他了。這當然就是亡友魯迅印象記中所刊署名令斐的短簡了。這部書證明季先生在友誼方面是忠實勇敢的。

這幾年因嫌被捕入獄的人頗多，一九三二年我的一位朋友也被牽連了。大家都是談虎色變，季先生卻是熱心幫忙的。他提到蔡子民先生，說他雖然常受警告和威嚇，卻依然肯說話，於是便寫了紹介信，交給我去找蔡先生。我見到蔡子民先生只有這一次，覺得他是可敬又可親的。(季先生的態度很有和蔡先生相像的地方，到臺灣後有人說起這相似，我很有同感。)蔡先生立刻就寫信介紹我去找可以爲力的人，雖然沒有發生什麼效力，對於兩位先生在險惡的環境中勇於救人的義氣，我心裏永遠敬佩感謝。一九二九年我譯了「被侮辱與損害的」，沒有地方出版，也經季先生轉託蔡先生賣給商務印書館，解決了我一個很大的困難。

前年秋天，因爲先生的邀約，我到臺灣的編譯館作事，接近先生的機會比較多。他處處使人感到親切。他自己作事一絲不苟的精神，我在這裏纔稍稍認識。他的待人接物的態度，確實可以作許許多多人的師表。他是一個篤厚的君子。他常常以唐人譯經的精神勸勉我們，很想有些個埋頭苦幹的人在文化方面有點貢獻和建樹。可惜苦行僧不如他所期望的多，編譯館未滿一年也就結束了。

編譯館結束後，季先生便很關切我的工作，紹介我到臺灣大學去教書。我一向沒有好好研究過什麼，卻歡喜胡亂看點書，臺大的藏書還算豐富，能有機會教書去倒也很好。接洽的第二

天，季英先生便告訴我說算是口頭約定了。以後卻花樣百出，我因為中間人的關係一再容忍。最後實在忍無可忍，我纔告訴季英先生說，我向來是「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就個人的尊嚴和公衆教育的立場說，我不能再沈默。我也說，我不再是爲謀工作而去教書，我卻要看個究竟。我也說，容忍就是縱惡。我知道我很使季英先生爲了難，覺得是一件很大的憾事。不過他是很大量的，並沒有責備我，也不避免困難，更增加我的慚愧。爲了人

而抹煞自己是崇高的，我自愧作不到；但是我希望我也不會爲了自己抹煞過別人。

以上不過就季英先生對人的熱誠方面列舉二三我所記得的小事，不足窺先生品德的全貌；這要有待和先生相處更久的朋友來詳細記述。季英先生確實代表中國善良的傳統，最好的紀念我以為是學習他，這樣纔可以使死者在生者的記憶中活下去。

一九四八年三月十四日，臺北。

## 對於許壽裳先生的感謝與悼念

林 辰

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九日，魯迅先生逝世七週年紀念日。當天下午，我由距重慶三十華里的鄉間，趕往城裏去參加紀念會。我到達中蘇文化協會，在樓上會見了孫伏園先生和曹靖華先生。孫先生正和一位帶着眼鏡，身穿灰布長袍的老先生，在燈下看着一篇文稿。由於孫先生的介紹，我認識了這就是許壽裳先生。許先生雖鬚髮蒼然，而身軀修偉，精神矍鑠。他那天特地由歌樂山趕來參加紀念會，他們正看着的文章，就是許先生作的那篇「關於「弟兄」」是準備在會上朗讀的。但那天的會爲憲警所阻，沒有開成。在離開中蘇文協時，我的心情雖很沮喪，但能够認識壽裳先生，也感覺十分慶幸。

次年元月，因爲在研究魯迅上有一些疑難無法解決，我便開始寫信向許先生求救。不久，厚厚的一封信來了。對於我所提出的幾個問題，給了周詳而誠懇的回答。字跡端整，態度謙和，不憚煩地寫滿了三張二十行的通行紙，並鄭重地用掛號寄出。在答覆我關於與魯迅在東京從章太炎問學一點上，除詳述當年章先生講學時的情形外，還舉出例子，以說明章先生解字之新穎。

（原信此節，已見拙作「魯迅與章太炎及其同門諸子」，茲不再引。）這簡直出乎我的意外。許先生之於我，只不過僅有一面之誼，而他以六十高齡，竟不惜花費那麼多的精力來指教一個生疏的後進，這種精神，使我在感謝之外，更不禁油然而起敬。自此以後，我常常寫信去麻煩先生，每次回信，都同樣真摯周密，同樣工整不苟。我每得一信，真如獲拱璧，興奮而又感動。沒有許先生的指示，我的關於魯迅先生的文章，有些地方簡直是無法寫成的。

除了答覆我所提的問題而外，許先生對於我的文章，又常常給予指正。我在「魯迅北京避難考」一文裏，根據魯迅自作「野草英譯本序」說作「淡淡的血痕中」時，已「避居別處」，故我推斷魯迅離寓時間當在四月初，「一覺」中所說的「四方的小書齋」，應是臨時避難的處所。許先生看到以後，來信說：

「……結論「魯迅在三一八後，爲了暫避危險，於四月初離寓……直至五月底始回寓。」大致確實。不過起訖的日子，還可以稍稍縮短一點。記得初次避入德國醫院的一間堆

積房，日子約在四月十二或十三。（因為魯迅的日記和我自己的都不在身邊，記不清了。總之是張作霖的衛隊，已經到了高橋，我得友人齊君電話，教我立即移居，我便立即通知魯迅，入院已經傍晚。是晚作霖入京。）以前雖時零星離寓，倒是為避客，並非為避難。其回寓約在五月初旬或中旬，也憶不真了。「一覺」中所謂「四方的小書齋」，「白楊」及「榆葉梅」，都是「老虎尾巴」窗內外的景色，並非說臨時避難的處所。」（三十三年二月四日函）

在「魯迅與章太炎及其同門諸子」一文裏，我根據孫伏園「魯迅先生的少年時代」，說許先生與魯迅在日本同「請印度人學梵

文」。許先生看了以後，來信說：

「二十七葉賤名下，『請印度人學梵文』一句，雖係根據孫伏園君文，卻不但『學』字有誤，其實弟與魯迅先生從未學過梵文，只是同讀德國人教德文而已。」（卅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函）

依據這些指正，我然後纔能將拙作重為訂正，免去了錯誤不少。

許先生與魯迅先生有三十五年的友誼，情感「不異於骨肉」（先生自語），故所作關於魯迅的文字特多。除「亡友魯迅印象記」外，尚有短篇不少。這些文字，親切具體，正確允當，所述多為他人所不知的珍貴資料。但各篇散見報章雜誌，未嘗搜印成

忍令二國衣冠淪于夷狄  
 相遠卓遠豪傑還我河山

廿九年一月一日  
 許季葦

許季葦先生手蹟

冊，我常以不便舉者為憾。三十四年秋季，友人劉君創辦華美書店，我和劉君談起，他願意承印，我便寫信請求先生應允將各文彙交華美出版。當時我手邊存有先生文字九篇，若先生允許，只須取一個書名和寫一篇序文就成，稿子可由我鈔付書店。承先生回信同意了，說：「貴友劉君，擬將關於魯迅先生之拙著九篇，編印為單行本，且尊處搜採不遺，此九篇文字具備，自可付鈔，囑撰序文，俟付印有期，即當撰奉。」（卅四年十月五日函）後先生又鈔寄「書尹默手書魯迅詩卷後」一篇，並囑在「魯迅詩集序」末節「友朋四散」下加入「建功亦奔走南北，不遑寧居，其

手書本刻尚未出版。」三句。（卅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函）可惜華美不久便倒閉，我在請求先生而得到允許之後，此書終未能付印，我慚愧而又不安，好像欺騙了先生一般。三十六年夏季，楊雲萍君搜集先生有關於魯迅文字十篇，成「魯迅的思想與生活」一書，在臺灣出版，但還有多篇未經收入。如「我所認識的魯迅」，「懷舊」，「回憶魯迅」，「魯迅的幾封信」，「魯迅與民族性研究」等。去年十月，又有「魯迅的遊戲文章」與「魯迅的避難生活」兩文。我希望將來印遺集時，能够全部無遺地

收入。

許先生在文字上指導我，而在生活上對我也極為關切。他在三十五年一月離渝飛京以前，還寫信給當時在白沙女師學院任教的臺靜農兄，為我介紹工作。到滬以後，又把靜農兄的覆函轉寄給我。事雖不成，但我對於先生的盛意，是永遠感激的。以後先生去臺灣，我們便沒有通信，當臺灣二二八事變時，我對先生的安全，十分繫念，但也沒有去信，我只在和朋友們編的一個報紙副刊上，發表了先生以前鈔寄的「魯尹默手書魯迅詩卷後」一文，並在編後記裏遙祝先生平安而已。今日回思，深悔當時疏懶，應寫信而不寫信；此後是再也沒有機會向先生請益了！

許先生是誠懇篤實的教育家和學者，畢生致力教育文化事業，垂四十年。他和蔡子民先生兩人，是民國以來稀有的最合理想的大學校長。學識闊通，胸襟豁達，不以辦學為獵官的階梯或牟利的手段，循循善誘，認真負責，兩人都有相似之處；故他們一長女高師，一長北大，都卓著成績，為國家培植了不少人才。而在為人上，則許先生有許多地方，又與魯迅先生相同。他古道照人，篤於友誼，愛護青年，正直而富正義感，他所說的「魯迅的節約，整潔，負責任，富友誼以及為大眾服務」的種種美德，（見「魯迅的德行」）實際上他也都具備。像這樣的人，誰能想到竟會項中五刀，慘死血泊！鄭士鎔在「悼念許壽裳先生」一文裏說：「先生居常淡泊寧靜，與世無爭，雖以懷舊情深，喜作有關魯迅文字，然與實際政治可謂絕無關係。」這一「雖」「然」是意味著：許先生之死與「政治」無關，倘有一絲牽連，那就是因為「喜作有關魯迅文字」了。記得一位友人說過：親近或崇拜魯迅，便是表示贊同魯迅，和魯迅站在一邊，與舊社會舊勢力為敵；魯迅雖幸得保全首領以殞，而親近或崇拜他的人，卻未必都

有這種幸運。難道真是這樣的麼？一個正直的生命的消逝，即使是所謂「壽終正寢」，也令人不勝悲傷；何況是這樣不應該慘死而竟然慘死！然而，丁茲時會，還有什麼可說？我在這裏拙劣地寫下這些文字，明知沒有什麼用處，但除掉筆墨，又別無他法可以表示我的心情；我只有將我的感謝和悼念，永遠銘刻在心版上而已！

三十七年三月二十六日深夜寫於上海。

### 本刊稿約：

- (一) 歡迎文藝理論，短篇小說，詩，獨幕劇，散文，報告，速寫，嚴正具體的書刊評介等類作品。
- (二) 翻譯稿件，因限於篇幅，暫時不收。
- (三) 本刊編委會對來稿有刪改權，不願者請於稿末聲明。
- (四) 請用有格原稿紙，並於稿端聲明確實通訊處。無附足郵資，恕不退稿。
- (五) 來稿決定發表，即致送稿酬；暫以上海市甲種戶口米價值為準，千字斗米。
- (六) 來稿請寄：上海(25)建國東路南天一坊五號中國作家編輯委員會。

# 病中的覺解

許 傑

七月的大太陽，一過了正午，就如蒸籠一般的把朱大正先生的小閣樓烤得火熱，而那使人覺得發焦的陽光，也就同時從這小樓唯一窗子上穿了過來。

孩子還躺在牀上，據說麻疹是不應吹風的；所以房子裏雖則很熱，但門和窗子總是緊緊的關着。這孩子的麻疹，已經整整的麻煩了朱大正先生兩個禮拜了，他幾乎日夜不睡的為孩子擔心，料理着一切。過去一切的遺跡，他以前那哲學家的心情，想也不高興想他。——想他作什麼呢？當他在每一個生活的間隙，或是感覺到眼前的現實實在有些忍受不住的時候，在他的腦子裏，也會閃起過去生活的一陣回憶，但立刻就就被自己的另一種心情鎮壓住了。他覺得這是理學家所說的「心賊」，他要努力的加以克制。——想他作什麼呢？他時常帶着鄙夷，但又帶着良負的神氣，立刻就把握在腦子裏閃過的一些過去的形象，趕出思想的門外。他時常想，我有我的工作，我有我的責任，我幹我的一套，看看百年以後，究竟我能對國家民族貢獻出一些什麼？對現社會現政治的不滿，是誰也感到的，但光是不滿有什麼用處！空口說白話，徒然發些牢騷，——就說是士大夫的「清議」吧，當這統治者一味發幹，語言道斷的時候，也就無補於社會政治的實際；如果當作政治的投機，用自己聳聽的言辭，來換取權貴者的青睞，作為自己進身的階梯，這非但有違自己平素的主張，而且也有些對不起自己過去的師友。一個人的內心生活，如果不能表裏如一，我這過去的歷史，我這多少年來自己立身持躬的道路，豈

非變成一個空壳，虛有其表的幌子？最理知，最直截的出路，自然還有一條；但這路卻不是自己所能走得上去。這是中國現階段士大夫的負重，也是幾千年文化陶融所造成的惡果與報應；歷史與社會，已經給我們這種人物形成這樣一個類型；這是一條無路之路，我要沈住了氣，給什麼困苦艱難，都一口吞到肚底去，好好的讀一點書。新的社會，自然會到來的；但我們這種人物，卻早定命的要走向滅亡。我的能力，雖然挽回不了這滅亡的定命，卻也應該在遭滅亡之中新生。就說一旦新的社會到來，我的生命雖則早經死滅，但我的勞績，總無負於我那曾經存在過的生命的意思。嘆苦算什麼呢，牢騷更加可以不必！什麼都得忍受下去，一切都安下自己的心吧！

可是，朱大正先生這樣的內心的努力，雖然也可能保持他幾分心理的平衡，但他那半生遭遇，特別是最近五六年來，的確使他有些忍受不了。這雖然也是中國人的哲學，中國人的人生態度，留得青山在，只要還可活着，什麼苦痛忍受，都得一骨腦子往肚裏吞他下去。但在一面，今日的時勢，已經有些不同，「挺而走險」的評語與出路，雖然還繼續着封建皇朝的奴才意識在那邊使用，但畢竟還是迫不得已的出路，而且也竟然有多少多少的人民，因為忍受不了這個壓迫，終於抬起頭來，用自己的生命，去參加這一個歷史改寫的大運動。這是一個事實的教訓，因而也就影響到另一方面，雖然你也說是死心塌地，心甘情願的忍受着一切，但你卻畢竟還得吃飯屌矢，思想，走路，你有血有肉，

你的心底裏總會埋伏着，而且幾乎時時要爆發出一股追求物質生活的改善與享受的力量。你是理學家吧，你是入定的老僧吧，那一股從心底裏埋藏着而且要不時噴發出來的力量，不管你加他什麼慾念或是什麼生存意志等頭銜，可是，你要給他壓抑下去，卻總有些麻煩。

近年以來，朱大正先生時常和他的際遇，和外界襲來的惡劣命運，特別是他自己心中泛起的「慾念」鬭爭。他在表面上，雖則也裝得十分平靜，但他那內心的坎坷和應允，卻幾乎不能用言語可以表達出來。他看一看牀上躺着的兒子，孩子似乎熟睡着，他感得一些安慰，也覺得有些喜悅，他和這孩子的生命，是連結在一起的；除了這個孩子，便是他的學問和事業。他覺得，他的生命，就成了這樣的一個三位一體，也就爲着這樣一個三位一體而存在。可是，近日以來，他卻爲了孩子的病，幾乎把他的工作，都擱置在遺忘當中。不過，眼看着孩子脫過了危險境界，生命已回到他自己手裏，他卻如完成了一件大事似的，內心充滿了喜悅的情緒，反而覺得清閒起來，不知要把自己的精力，暫時寄放在什麼地方。

他覺得疲勞，四肢接近了僵化，也有些酸痛。他抽了一個呵欠，就在這樣火熱的天氣，陽光照得熬人，但他的背上，忽然如同澆上一桶冷水，他想躺他一下。好在孩子既然入睡，自己也該有一個時間將息。可是，他發起冷來，他忍不住從內心發出來的顫抖。這冷有些古怪，他立刻就想起了瘧疾。唔，唔！昨天，前天，不是都在這個時候，感覺到一陣潮寒，一些疲倦嗎？這被叫作打擺子的疾病，這幾年來在抗戰的後方，不也時常和自己糾纏的嗎？怎麼不早些想起，弄幾顆奎寧吞吞呢？眼見得現在寒熱大作，身體吃虧倒在其次，如果孩子醒來，要茶要水，或是撒矢把溺，豈不麻煩，真不免有些失悔。不過，他早已心氣練得平和，

萬事都能退一步設想；想起孩子已漸痊癒，倒也比較可以放心；如果在前幾天，正當瘧疹的緊要關頭，忽然自己也就病倒，豈不糟糕？他在這樣的想着以後，就在孩子睡着的外邊，輕輕的躺了下去。他發起抖來，全身的筋骨都在抽動，牙齒和牙齒，忍不住發出互相撞擊的聲音；而從脊骨的骨髓縫中，似乎不住的澆下了一盆盆的冷水。他用兩手絞緊了胸圍，盡力將牙齒拚命的咬住，但還是忍受不了。他掙了起來，從孩子睡着的裏邊，拖出一條毛巾，自己往身上蓋上，但還是沒有效果。他想，他應該取出厚棉被來，但他卻失去了這種勇氣。他不住的抖着，牙齒嘎嘎的作響，使得整個的牀板，連着這單薄的小樓的樓板，都受了他的傳染，止不住他那嘎嘎的顫抖……

「爸爸！」孩子也給吵醒了，張開了眼睛，無力而驚異的叫着。

「唔！小渝，你，你，你醒了嗎？要，要，什麼，吃？要，要，要。」

「我，我怕，爸爸！」

「怕？怕，怕什麼？爸，爸在這裏！」

「有一個人，他追我，他要打我，還說要把爸爸捉去，我看見他追爸爸，爸爸在逃，卻給他捉到了。我嚇得發抖，我喊爸爸……。」

他想，孩子也會做夢的，這孩子老是做夢，又是一個神經質的人物，和她母親一樣。如果到了她們的時代，這社會還是這個社會，這孩子還不比她母親更苦。但是，他卻說：

「小，小渝，你，你在，做夢，你看，爸爸，不是在這裏，躺着嗎？你不怕，也，不要響，爸，打擺子，打擺子呢！」

「我要醒醒。」

他用力的想掙扎起來，——也終於給他掙扎起來了。這兩個

禮拜以來，孩子所有的事情，都是他自己料理的。孩子病好了，他覺得安慰；但在孩子的病還沒有完全復原的時候，他覺得病後身體的調護，更加應該謹慎。他照過去一樣的抱起了孩子，而自己的牙齒和全身還是不住的打抖。他幾乎把孩子擡在馬桶上面，但卻盡力的爭持着。等到孩子溺過以後，重新給放上牀上的時候，他已經感覺到自己的四肢百體，完全是頻於鬆散了。他頭昏，而且還在一陣陣的閃痛。這正像有個錘子，一下下對準他腦門敲。他閉上兩眼，好像已經做了一件大事。

「小渝，你不要響，爸打擺子了。」接着他又「唉！」的嘆了一聲長氣，好像把心中許多憤恨，同時舒洩出去，而同時，他那副打戰的牙齒，也似乎沒有剛纔那麼厲害了。他有些昏昏然的，什麼都懶得動，只聽得有幾隻蚊子在他耳邊嗡嗡的響，但他卻連眼睛也疲倦得睜不開來，好像眼皮上有什麼東西給壓下似的，無力去動他。

他好像還在重慶，正是抗戰開始的第二年，又好像是抗戰剛正勝利的時候，育華——他那死去了的太太——也和平常一樣的站在他的桌旁，他一點也沒有覺得，說她是已經死了。好像育華說了一句什麼話，他覺得非常的高興。他想，你真懂得我的心理，我的存在，我的吃苦，都有我存在的理由，也有我吃苦的理由，正因唯你懂得我，你不把我們的吃苦，算是一件苦事，這就使我快活。「啊，育華，你一定懂得我，只有你懂得我！……可是，一轉眼間，他又好像是在昆明，大操場上的羣衆很多，聲音也非常的嘈雜，不知怎麼一來，他的那間又是書房又是客室的門口，突然闖進兩個黑衣的暴徒，——他們同時用兩根手槍對住了他，他看着兩個圓圓的槍口，慢慢的放大，慢慢的在冒煙，而他自己也就慢慢的一步一步往後退。他的心在發跳，同時卻好像有一個人的聲音，站在他的旁邊吩咐，「鎮定，鎮定！」是的，

他自己在想，我要鎮定，我是臨難不苟屈的，我難道連這一點工夫都沒有嗎？我是一個學者，我主張真理，真理是在我這邊的，暴徒，狗！你的手槍能够嚇住我嗎？——唔，這是無聲手槍。——我難道就這樣死了嗎？——但是，啊，我是不會死的。我的後面將走上許許多多的人民。中國只有一條出路，並不因為我死了，中國就不往前進步。燈是點着的，光明就在前面；因為我已經看到了，我說了出來；你們就怕起來。光明並不是我，我也不是光明的本身，你殺死了我，並不等於撲滅了光明。我雖則死了，那盞燈還是存在。我覺得好笑。——但是，他卻覺得他是死了，整個的肢體，似乎慢慢的在鬆散，他覺得自己往空中不斷的飄了下去。——啊，我是完了，難道我竟然就這樣完了嗎？——這時，他的耳朵裏又響起了育華臨死時的聲音。——大正，大正，我的親人，我是死得不瞑目的，我不肯死！我死了，你的責任太重了。這些孩子，特別是這個小的，你是拖不大的。啊，大正，大正！——他又覺得糊裏糊塗的，但同時卻又似乎很清楚的，他自己正站在育華的牀前，地點又好像是在貴陽。那個時候，這最小的一個女孩，——小渝——纔出世不久，他們就給她帶到那裏。他說，育華，你看，你看，你不會死。你看我們的小渝，不是長大了嗎？他覺得小渝正在他們的旁邊高高興興的跳着。而文江和文漢這兩個大的孩子，也帶着一臉愉快而平和的光彩站在他們的中間……可是，門外有人在敲門，碰，碰，碰！——我不做什麼工作，難道又是暴徒；好，你們釘着我。孩子們，你們走吧，我是不要緊的。他要走去開門。而他的太太，卻一把拖住了他，大正，大正，你不能開門，你不能開門……

外面的門，的確敲得很厲害，他驚醒轉來，覺得自己還躺在牀上，一身正在發熱。「啊，我在做夢。」

「碰，碰，碰！大正兄，我把你的午睡吵醒了！你在發

「魔，說夢話呢！」

他勉強抬起頭來，看見自己的牀前已經站着一個似乎非常熟悉的面孔。他覺得眼前在搖晃，而這一張熟悉的面孔的四週，似乎有許多搖動的輪廓。——原來，他的房門是並沒關緊的，那個朋友開始是在門外輕輕的敲着，以後從門縫中看了一眼，知道他正睡着，以為他在午睡，就擅自走入他的房中，擅自坐着扇扇子。等到他看出大正在發魔說夢話，這就用力敲着牀邊那張板桌，給他叫醒了。

他搖了搖頭，好像要把他眼前搖動着的那些面孔的輪廓，搖他一個乾淨。

「大正兄，我是仲南。怎麼樣，身體有些不舒服嗎？」來客看見他滿臉燒得緋紅，又看見他那慵倦的神氣，就推斷他有了熱病。

「啊，仲南兄！」他要掙扎着坐起來。「多年不見，啊，什麼時候到南京的？」他完全覺得清楚了，連剛纔一切的夢境，似乎都沒有餘閒的時間讓他整理。「唔，我，大概是打擺子吧！」

「你躺着，你躺着，不要起來！」

「不要緊的，——剛纔正在發熱。」可是，他雖然憑着一股的精神，毅然的坐了起來，眼前的一切，卻在發暈旋轉，而一個腦亮的四週，也好像同時響着許多鐘聲鑼鼓。頭痛得厲害，也覺得厲害，好像一個大錘在他那空亮的腦子上撞擊，——這正如一塊石子，丟入了水中，他似乎看見了自己的頭顱，就同受了石子撞擊的水面一樣，一輪一輪，一暈一暈的，儘往四週膨脹。他斜掠着身子，靠着牀頭躺了下去。

「我真的躺着了，對不起！」

「哪裏，我吵了你。」

「仲南兄，你從哪裏來，上海吧！我們該有，啊，該有十來

年不見了吧！」

「是的，抗戰八年，勝利後是兩年，正好是十年。——你也老了些，而且，我也聽說，你這許多年來，遭際也不大——唔，你的文章，你的工作的成績，特別是你的精神，卻真使我們佩服。」

「仲南，我們是老朋友啊！——這幾年來怎麼樣呢，還是教書？」

「大正兄，你想，我們這種人，除了摸熟了這條老路，另外還有什麼路走？」他用扇子拍着垂在桌子下的兩腿，顯然這裏的蚊子，在白天也出來叮人的。

「現在住在什麼地方，是到南京來玩的，還是在這邊那裏做事？」

「是剛來的！」他看着對方的情形，再看看這房子裏的一切，就在袋子裏摸出一條手巾，不斷的揩着額上的汗珠。「是剛來的，本來是想，……唉，大正兄，你多休息一會吧，我不該多打吵。」

「哪裏，我打擺子，大概是打擺子，不要緊的，剛纔在發熱，現在大概好了吧！我躺着，我能支持得住。」他動一動身子，大概壓着了孩子的手吧，孩子也給吵醒了。這孩子似乎很懂得事，她訝了一聲，看見房裏坐着一個客人，便只骨碌着眼睛，一聲也不響的看着。

「小妹妹醒了。」仲南帶着抱歉的聲氣說。

「她這幾日出麻疹，現在已經好了，不要緊的。——小渝，你要吃什麼嗎？啊，這位是章伯伯。」這小女孩也很靈俐機敏似的，輕輕地叫了一聲「章伯伯」。

「啊，出麻疹，你自己太辛苦了，所以打擺子——這房子的蚊子很多。」他拍他的大腿。



「自從她母親死了以後，這孩子就一直由我帶領的。唉，真麻死人！」

「唉，這個時代，這個時代的智識份子——真是個苦難的時代！」

「苦難的時代，還能說什麼呢，要做得像一個人，總得這樣做的。只要還有希望，什麼都得忍受。仲南，你不要走，我這多少年的經歷與磨折，我這幾年當中，又怎樣在這些磨折當中鑄鍊我自己。我們是，啊，你既然來到了南京，應該作個長夜談的。有人也在談道，有人也在講理，可是，仲南，我卻親身在體驗，自己將自己推入洪爐當中，讓他在鑄鍊。我覺得，仲南，那些人所談的道，所講的理，完全是些空話。——你一時不走吧，幾時我們來作一次長談。」

「你多休息一會吧——啊，你的令弟，大剛兄，還在某某部吧！」

「是的，他，還在某某部。」

「我想走了。我有些事，我是為叔南的事來的。叔南，你該記得吧，他學的是化學，但他近來卻也注意政治，喜歡說話，同情學生運動。就在前四天吧，有幾個便衣到他家裏，說是有人找他談話。那一天，一去就無消息；一直到了昨天，纔聽說在一個地方，我去看了一次。據說這地方是不能輕易出來的，須得這一方面有了諒解的公事。唉，這個時代，——人家用好聽的名詞來登他自己的廣告，你卻信以為真，誰知道這正是燈火下面設着的陷阱，光明是假的，你要追求什麼光明，就請你跌入他下面的陷阱中。其實，叔南也不過在教書，他又怎能懂得政治？——你好好的休息吧，我當再來看你。」說着，他握了握大正先生的手，立刻就走出了房門。

這房子實在熱不過，朱大正看着他的朋友走出了房門，還不

斷的在揩汗。他連忙從枕欄上放平了身子，同樣的感覺到這時代的鄭重。他的頭，還在一裂一裂的發痛，全身雖然已感覺到出汗，但高熱還沒有退盡。他閉上了兩眼，眼膜上的虹彩不斷的在旋轉擴大，這正有如篝火，紅的、綠的、或是金黃的，和暗紫的，一個圓圈一個圓圈的在輪轉，在放射。他想撇開了這些，但卻老是撇不開。他張開眼來，唔，這真奇怪，就是在他的牀上，他那目光所移到的四週，還是布滿了這些圓圈——他們一樣的在輪轉，在放射。而且，也正如閉着眼睛一樣，他的眼光移到這邊，他們也跟到這邊，移到那邊，卻也跟到那邊。他討厭這些，而且眼皮也的確感得十分疲倦，因而又把眼睛瞓上了。但驟然的蚊子，也正如眼中的虹彩一樣，在他的耳邊隱隱約約，忽遠忽近的旋繞。

他想想一點什麼，但他的思想卻集中不起來。他想起了剛纔仲南的來訪，和仲南所報告的叔南的故事，立刻就連想到他剛纔自己在夢中所見到的無聲手槍的情景。他自己在暗自好笑，覺得自己平時所謂忍受和鑄鍊，多少還帶着幾分下意识的反感。你也忍受，他也把一切苦痛與不平圓圓的往肚裏吞，大家都是如此，不正中了野心家的計劃。新的時代真會必然到來嗎，要是大家都在忍耐，都坐着老等，這還不同到了中國人樂天安命的人生哲學上去？那末，自己的見地，自己主觀的覺解，明知這種躲藏在蝸牛壳裏的積極，顯然是一種蝸牛的行動。一旦碰到什麼阻撓，或是一點外來的打擊，自己便往這個壳裏一縮，而且，還要給自己造成一套理論，說什麼這是自己對於國家民族的最大、最適宜的貢獻，豈不成了笑話？無聲手槍的夢，自己在現實生活中，總算沒有遭遇到，而且也沒有資格遭遇到。但從自己的主張，從自己那種追求真理的抱負，如果一直往前衝去，這種遭遇，卻也可能在預料之中。——啊，這真是對自己心靈深處的

解剖，我自己竟然會這樣心口相違，竟然會是這樣怯弱的人。夢中有真。我在我的夢中，竟然揭發我的真實，暴露了自己心靈的虛偽呵！

但是，他又想起了自己個人近年來的遭際，一九三七年在敵人的亂竄的前面，帶着一家老小，逃難入川。而六十八歲高齡的老母，就客死在沙市。一直到了現在，她老人家的靈柩，還停留在北門外的荒郊上，自己無法給她運回家鄉。「大正，逃出去也是死，在家裏也不過是死，我的這副老骨頭，是要葬在你爸爸旁邊的。」那個時候，他對於抗戰，還有一些信心，雖然眼看得一切紊亂的情形，和一些醜惡而朽腐，也不免使自己灰心，但總覺得還可原諒。到了重慶以後，育華在大轟炸中生了小渝，這也使他感覺到從來未有的心理的重負。物價已在高漲，但自己所得的薪水，還是六折五折的什麼國難薪。而淫靡奢侈的風氣，墮落頹廢的現象，卻是跟着政治的惡化，摩擦的擴大，也愈加使人難耐。是的，研究學術的人，在理論上說來，原可關起門來做你自己的工作。但這卻不能應用在戰時。在那個時候，我們的確也有兩句近於詭辯的理論，叫什麼「戰時如平時，平時如戰時。」但這理論的效力，卻在相反方面，收到了很大的效果。接着，抗戰的裂痕愈來愈大了，江南的軍事起了二個變化。因而他也更加覺得前途的黯淡。一直支持到太平洋戰事爆發的時候，他又帶着一家大小，轉到了昆明，可巧正碰到了飛機戰洋狗的事件。這時，他已飽受刺激，他正要抗聲奮呼。可是，育華卻在這時病了，而且一直就時癱時發，終於不能起來。那時物價早已飛漲，滇緬公路上的那些汽車夫和押運員們，也早把昆明的市面攪得混混沌沌，使得一批外地的教員和學生，簡直無法可以生活。後來，在一個長長的暑期之後，他以某一種機緣，又轉到了貴陽。抗戰期間，一個文化人的生活，完全是流徙，同時又是乞食。用工作來

解決生活，明知道自己的勞力代價，漸次為印刷機的財政政策，和無限制的通貨所吸收，但心中還有一個期待，多少還有一些信念。此處不容人，自有容人處。走吧，走吧，這就從昆明轉到了貴陽。

可是，就在到了貴陽不久，育華又在那裏病倒了；而且，竟然死在那裏。——啊，育華，願你安息吧，你的靈魂，還是在我的魂夢間縈繞着的。你忘不了小渝，但小渝也就成了你的化身，同時也就是我的生命。你放心！育華。

他回頭看了看小渝。這一剎那的關於過去的回憶，立刻又停留在現實的惆悵上。小渝是無力的閉着眼睛，半醒半醒的躺在自己的身邊。下午三四點鐘的太陽，正好照入他那朝西的窗子。薄薄的板牆，沒有天花板的瓦屋，這屋子的空氣，就等於一個火爐。他看看四壁，四壁是空空的，除了一些塵煙，壁角上的蜘蛛網，一切就毫無所有。一張桌子，碰近那邊牆壁，桌上也顯得一些零亂和悽然。醫院裏拿來的藥瓶子，伴着茶杯、飯碗和筷子，雜雜的放在那裏。桌子的旁邊，是一個打氣爐子，改裝了煤油的啤酒瓶，還有一些煙煤，一些字紙。此外，是兩隻板箱，一隻網籃，——就在這板箱的旁邊，靠着這張板牀的那頭，是一隻馬桶。一個讀書人的唯一財產，（其實也就是他們的吃飯傢伙）原來就只是幾箱笨重的書籍。在抗戰開始，他也覺得，這是自己的寶貝，而且，也是賴以生存的工具。他足足帶了十幾大箱。可是，到了後來，這邊丟一點，那邊損失一些，他自己在各地遷徙之中，再加上貧、病和死亡，也忍痛的賣了一些，這就根本沒有什麼了。那個時候學校裏一個口號，叫做理科玩把戲，文科耍口技。這雖然有些挖苦，但也是個實情。知識不值錢，文化被虐殺，所謂高等教育機關，事實上只是一個幌子，裝一個門面。秀才原不會造反，但爲了省得一些麻煩，也可給你半份，甚至幾分

之一口糧，吊吊你的胃口，維持一條老命。如果你餓成一把狗筋，真的一張皮包上骨頭，或者，竟然支持不住，一旦活活餓死，那也叫活該。——還有什麼人關心你那些撈什子的書籍。那個時候，也有帶着幾分優氣的所謂學者，自己一個人在那裏解嘲！說什麼要糊塗的把糊塗殺掉，此後不知要耍什麼把戲，靠什麼東西吃飯？但這種淡淡的哀愁，卻也不大有什麼人能够理解。一個更大的問題放在前面，一切都得歸着到那個總的問題；總的問題不解決，你要抱殘守缺，講什麼文化文化，事實上也就顯出你那見聞的狹隘，見解的迂腐，着實幼稚得有些好笑。……

那馬桶裏發出一陣陣撲鼻的瀉氣，他扇了扇鼻子，整個的心情顯出一種悽然的感觉。他瞥了一眼牀脚放着的馬桶，立刻又將眼光轉過這一邊牆壁的油瓶和打氣爐子；整個的屋子是熱悶，零亂，卻又悽涼。他揩了揩一身的汗珠，腦壳還在「裂一裂」的撞擊。癩病的發燒，還沒有退清。他顯得有些疲倦和不耐煩，將斜靠在牀頭的身體，輕輕的放平下去。

眼睛一閉上，他仍覺得有些昏昏然之感。有一些相識或不相識的面孔，在他眼前出沒；一些過去的影子，也若隱若現在那裏旋轉。

他好像已經關着了，但也覺得沒有睡着。

就在這個時候，他的房裏又走進一個人來。他聽見了有人的聲音，張開眼來。看是他的弟弟。他叫朱大剛，是大正的異母兄弟。他們的父親死得早，關於大剛的一切，幾乎都是大正的責任。開始，這位弟弟是很相信他的哥哥的，到了後來，弟弟自己找到了路子，就和他的哥哥走上了不同的方向。可是，作哥哥的，卻還是老脾氣，還在他弟弟的眼中看來，趕直有點迂腐、固執，也太不合時宜。他雖然也算理解他的哥哥，並沒如一般人的見解，認他在思想上有問題；但多少也覺得他的見解要不得。他

曉得他哥哥窮，也頗想勸他的哥哥，何必這樣固執；但在近年以來，作哥哥的一看見這位弟弟，總是不客氣的破口痛罵，弄得他也開不得口來。他們不常往來。他過着他自己的窮困生活，他也幾乎忘記了有這位弟弟。作弟弟的，倒也因此耳根清淨，一味走自己路，因而在政治上，倒也不斷有所發展。他現在是某某部的一個主任，在對付思想問題上面，有了相當大的決定權力。說他有生殺予奪之權，卻也不算過份。這一次，仲南的來京，對於大剛的關節，原也是個主要的目標。但他看見了大正的情形，本來想通過這位老朋友的關係，要在他弟弟那邊，給他一個圓通一下的來意，也就給驅散了去，沒有說得出來。大正剛纔沒有覺到，也沒有想起。但現在看見他弟弟站在他自己的牀前，他纔意識到仲南的來意。不過，大剛為什麼會在這時走來，他反是覺得有些奇怪。

「大哥不大好過嗎？——唔，你這房子也太熱了。怎麼？你熱得面孔通紅。」

「唔，我在打攪子！」

「聽說小渝出麻疹？」

「是的，出麻疹，——已經兩三個禮拜了。」

他看看房裏的情形，好像想說什麼話，卻又不敢就說。房裏是熱，是悶，又好像充滿一種難聞的什麼氣味。他覺得滿身在流汗，對着牀上，把一條毯子拖到桌子的角上，在那西曬的太陽照不到的地方，坐了下去，掏出一條手巾在揩汗，又不斷的搖着他的小摺扇。

時間大概是下午五點鐘了。外面的馬路上，那太陽光照不到的地方，也可能感到一陣空氣動盪的涼意。但這屋子裏的熱悶，這時反達到頂點。

「你知道文漢的消息嗎？」大剛突然的問了一句。

「文漢？我不知道。」大正淡淡的回答，但顯然忍不住這突然的追問。

「你不知道！我倒知道。」

「你知道了。還來問我！」

大剛曉得大正還是那麼一個脾氣，他幾乎不敢說話。他是昨天纔從一個公文裏得到的消息，說是在魯南的某一地區，在一次掃蕩以後，給剿匪的隊部，逮到了幾個青年，這中間就有一個名字叫做朱文漢的。他知道這是他的姪子，但對他哥哥的作風，卻老不贊同。他想救他的姪子，但一面卻要他大哥曉得，一面也想給他一個牢籠，要他改變一點作風。

可是，在朱大正呢，當他聽到了文漢的消息以後，他的心境，卻是完全不同的。當抗戰開始不久，他帶着他的一家，跟着這逃難的浪潮，到了後方轉徙。後來，文江和文漢，卻離開了他們，到了一個遼遠的地方。那時，他的太太剛剛死去，他就心裏一橫，覺得孩子已有孩子的天地。你要給他安排怎樣的一個人生，他們也並不一定就能夠接受。孩子是社會國家的人員，自己既然不能自私，當然也不必代他們怎樣設計。倒是他的弟弟，他當初曾經化過許多心思，但他現在所走的道路，偏不是他所預期的道路。這有什麼法子？還不讓他們自己找出路去嗎？他的心裏，倒是很開闊的。——孩子們走了以後，開始也會得到一些消息。等到後來，消息卻隔絕了。再後來，聽說文江病死了，但也知道是真是假；寫信問問文漢，久久也得不到回音。等到勝利以後，才接到文漢的信，說是哥哥死了，請爸爸不要過於悲哀。在這信中，他好像說述別人的事一樣，而收信的爸爸，好像還不及他老成，不及他看得透徹。在當時，他也覺得有些悽然。但是，他念着文漢信中的說話：「爸，哥哥的死，雖則在我們的感情上，都覺得有些可惜。但是，這是時代，這是時代。新歷史的

誕生，總要許多青年的生命給奠基的。而哥哥，只是這些青年當中的一個，而爸與我，也只是這許多青年中的一個爸爸與弟弟。這是時代，這是時代。爸要是想到這許多青年的犧牲，爸的悲感就會給沖淡了。爸如果想到這許多青年給時代的犧牲，爸也會更加理智起來，認住這時代的方向，和更大的努力。爸，你別太過悲哀。」他反復着這信中的說話，悲感也就淡起來。是的，這是時代，這是時代，新歷史的誕生，竟然要用到他兒子生命去奠基，一面固然有些悽然，但一面卻也感到了迫切，感到了光榮。他時常想，自己的兒子，已經站在自己的前面了；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性格，雖然也給這時代和歷史所決定，但要是違背了歷史，甚至和自己的兒子跑上相反的道路，就算自己殺了自己的兒子，纔有些對自己的兒子不起。但是，這時代歷史的路，自己卻趕不上了。我得站住腳跟，壓制所有的悲感，做一些自己認為有意義的事。一個文人，到了這一把年紀，又處在那麼一個時代，而且在生活，還有一點拖累，除了這樣，還該怎樣辦呢？

「我知道了，是的，我知道了。」大剛接着說：「我正曉得你還不知道，我纔來問你呢！」

「我不知道呀，你有什麼消息，你告訴我好了，——你如果不說，我也聽他去。孩子有孩子的天地，脚是生在他的肚下的，我又縛不住他。」

「大哥！」大剛的態度，忽然堅強起來。「你這種態度，我實在看不大懂。這不是玩兒的，也不是你那什麼達觀的人生所能說明的。文漢在魯南被扣了，你得想個法子。我昨天知道了這個消息，心裏就急得不得了。而你，孩子的親爸爸，卻是這樣淡然的。我真看不懂！」

大正聽到文漢被捕的消息，自然也覺得是一個很大的刺激。他心中覺得有一個很大的負重，沈默了許多時候。但他卻悶壓得

多，能够想得透澈；立刻，他仍舊沈住了氣，還是淡然的說：

「你也看不懂我！大概你真的看不懂我吧！我也並不一定要看你懂得！」

「那是說，你已經曉得了。」

「我並不曉得。」

「那麼怎麼辦呢？」

「你想怎麼辦呢？」

「我想怎麼辦？」大剛呆了呆說：「如果是別人，我還不是就那麼辦！」

「你覺得他是你的姪子，你才於心有些不安，是不是？其實，那些被你們殺害了的，何嘗不是別人的兒子，別人的姪子呵！你倒覺得心安的。」

「那是整個的決策，關我什麼呢？」

「整個的決策，算了吧！你以為這時代還有多少時候可以「拖」嗎？你以為你們這樣忍心害理的幹了，歷史就給你們挽回轉來嗎？少作些惡吧。看看你的大哥，不幹那些事情，還是活過來的？人總得要做的呵！」

大剛沈默了許多時候，不斷的搖着摺扇，揩着額上的汗珠。他自己倒了一杯開水，顯得很不耐煩的喝了下去。口裏顯自的說，「這是政治，政治你是不懂的。」他覺得這位大哥的脾氣，愈來愈古怪，真不敢去惹他。他立了起來，「我走了，熱得要命。」好像只對他自己說着似的。「文漢的事我去辦，我要他們給他送到南京來，到那時再說吧！」他取了長衫和草帽，就從門口溜了出去。

大正看着大剛走了，心裏有一種特別的感覺；這心情極其複雜，他自己幾乎無法說明。他覺得大剛還有一點人性，剛纔自己對他的態度，反而有些不安。同時，他也覺得這是大剛的技倆，

如果真想打救姪子，又何必在他面前賣恩。他嘆了一聲，又歸着到這個時代。回頭看看小渝，還是很熱的晒着，只是熱得一頭的大汗。伸過手去給她揩揩，覺得額角上還是涼的，而汗液也有些黏巴巴的。「這孩子還是虛，等完全好了以後，還得着實的給她一些補品。」可是，一想到吃補品，立刻又想起自己眼前的生活，和這樣的經濟情形。通貨膨脹，偏偏只是扼殺了文化，扼殺了公教人員。這還有什麼話說。他嘆了一口氣，自己也覺得有些口渴，又想起也應該到了吃藥的時候，便從牀上換了起來，倒了一杯開水。一回兒又想到了文漢，想到了文漢信中的說話。這個時代，這個時代。但用自己兒子的生命去做新時代的奠禮，無論你看得怎樣的透徹，總也有些悽然。何況是一個又接着一個的。他想追回大剛，要他無論如何，也得設法營救。他恨，他覺得心頭發痛，他趕直有些昏暈，正如受了一次極大的打擊。

但是，大剛卻又走了回來。當他走到門口的時候，就氣忽忽的叫了一聲「大哥！」接着，就不等大正接腔，開始講述他自己要講的說話。好像是經過了一番考慮，終於下了決心似的。

「那些什麼歷史研究的文章，你也少寫些。我是曉得你在研究，自然也沒有什麼政治上的背景。但許多人都說你的文章在研究，在罵人，這又何必呢？這裏的社會，還不是大家在混日子？但他們的面子還是要的。你弄得人家下不了臺，還不是自討的麻煩？軍事是有辦法的，我曉得。只要美援能夠來，軍事就能支持得住，幾個月以內解決是很容易的。你不高興與他們的作風，什麼東西都瞧不上眼，但這個時代還是這個時代喇！老實說，有人在懷疑你，而我，雖然也可給你辯白，但總不大合適。」

他一直走到桌子的前面，從袋子裏取出了一疊的鈔票，在桌子上一放。「這裏是一百萬鈔票，你放着用。小渝的病，想來是要錢的，而你自己，也得買些葷菜來吃吃！」說罷，他又頭也不

回的往門口走了。

大正看着大剛那一副說話的態度，覺得一身的冷慄，心頭是突突的發跳，手裏的一杯茶，不知在什麼時候放下了；兩隻手掌，也在無意間握得緊緊的，筆直的垂在身邊。他一直沒有說話，等到大剛把鈔票放在桌上回頭走了以後，他纔發覺自己的存在，一把抓起了這疊鈔票，用力的往門外一丟。

「你，你，大剛，拿回去！」他很氣急，喉嚨也喊得很大。

「我不希罕你的臭錢，你們滾吧，滾吧！」

大剛可走遠了，而小渝也給喊醒了。

「爸爸！爸爸！」

「小渝，唔，爸爸在這裏。」他走近小渝的牀前。「不要怕，不要哭！爸爸把你吵醒了，是不是？」他忍住氣，用力壓低自己的聲音，但這一時的感情的變換，幾乎使自己也無法措施。

他坐在牀沿上，心頭還是突突的跳得厲害。伸過一隻右手，在小渝身上摩撫，但自己還覺得有些顫抖。

他不能響，一直就說不出話來，只是呆呆的坐着。他體味不出這是一種什麼感覺。他似乎沒有什麼思想，什麼思想都停頓起來，模糊起來，在沈靜而熱鬧的空氣中，除了遠處馳驟過去的汽車聲，就只聽見自己心頭的跳躍。

太陽快要落山了，西天卻映了一天的晚霞。他那朝西的窗子，雖然還是映得有些熱鬧，但直接照射到窗子上的陽光已經退去了。突然，他好像意識到什麼似的，「呵！天也快要黑了。」

這個時候，他纔想起了小渝的吃藥。也想起了今天的晚飯。他倒了一杯開水，自己先喝了幾口，但等到要給小渝吃藥時，瓶子裏的水，卻已沒有了。已經到了燒爐子的時候了，他點上了打汽爐子的引火，用力伏在爐子的旁邊在打氣。這本來須得火酒引火的，但這一响都因為火酒太貴，也就用了煤油引火。他用力的

打着汽筒，卻無意把沒有化成氣體的煤油也打了出來。一陣火光，一屋子的油煙，同時也逼出他一身的大汗。他吹熄了火，眼睛被煙出了眼淚，鼻孔中充滿着煤煙的氣息。他打開了窗子，似乎送進了一陣的涼意。

這是他慣常的生活，自然也並不感得怎樣的難堪。他時常不去想他，他覺得要沈住這口氣，總得等一個時候。對於自然的變換，外界的刺激，也並不引起怎樣的反映。他在窗口呆了一呆，立刻就回到爐邊，重新點起了引火，纔把爐子燃起。他燉上一盞冷水，就默然的坐在牀邊，人生實在饒鍊，今日他的心情，已完全和少年時代不同。想起從前自己那種氣概，今日真有些啞然。環境的煎熬，內心的鍊鍊，要是在從前，絕對也想不到自己會成這樣的心情。可是，他卻替自己曲解，他覺得自己的熱情，並不完全冷卻。這打氣爐子的別扭，似乎就是他自己的象徵。爐中本有煤油，自然也可能引火燃燒。但這須等一個時機，硬逼起來，反是時機未至，以致壓出火油，幾乎鬧成了別扭。外表的冷卻，不一定就是內心的貧寒。如果胸中已無此種熱流，即使外力逼迫，也將顯得徒然。有火總得燃燒，但也不能過份勉強。他好像找到什麼哲理，對於自己的人生，反而更加堅信。不過，他雖然這樣讓自己的遐想，在無邊無際的馳騁，但文漢的影子，和他那不幸的情狀，卻老在他眼前隱現。

他看着水壺裏的冷水，一响子變成開水。他給提了下來，就放上另一隻鍋子，準備燒點稀飯。天色慢慢的暗了下來，屋角的蚊子，在嗡嗡然鬧成市場，他把牀上的帳子放了下來，讓小渝睡在帳中。

今天的晚飯已經比平時遲了一些。雖然打過攪子，發過高熱，而同時也來了兩個不速之客，似乎給他寂寞的生活，衝動了一些波紋；但他的心境，在表面上仍舊保持他的平衡。他看看室

內的情形，連半聲嘆氣也不肯輕易發出。他倒了杯開水，在蚊子的吼聲中等着他冷了，纔對上一格子的藥水，叫起了小渝。

這孩子在開始發麻疹的時候，他也覺得擔心，孩子也表現得十分苦痛與煩躁。但今日卻特別平和，天氣雖是這麼炎熱，她卻顯得非常安耽。大概是久病以後身體虛弱，須用睡眠來補足她虧耗罷。

「爸爸！我好了，我不要吃藥。」

「吃了藥就會好了。你乖，吃罷！」

這孩子也不再推辭，就把藥水喝下了。過了一個時候，他說：

「爸爸，你說哥哥在哪裏呢？他什麼時候回來呀！」

「你不管他罷，他會回來的。」

這孩子是寂寞的，母親死得早，這四五年来，都跟着爸爸。她很聽話，也很能看爸爸的臉色。她如果看見爸爸不說話，她也會默然的坐在他旁邊不說話的。又過了一個時候。她從帳子中鑽出頭來說：

「爸爸！你說媽媽是怎麼死的，我要看看媽媽的照片。」

「已經夜了呢，還看什麼照片呢？明天看吧，明天！看蚊子鑽到帳子裏去。」

他點上了煤油燈。在不甚明亮的燈光之下，他扶起了小渝，無聲的在喝着稀飯。

「爸爸，你說我病好了，可以吃香蕉嗎？我喜歡吃香蕉。」

「唔，你可以吃香蕉。」

他們的生活，老是這樣平靜得可怕。大正先生自己，真也不敢設想。他總是把許多現實的東西，設法避開；但外界的刺激，卻不斷的要來刺激他。小渝這個孩子，在這樣的一個爸爸的訓練之下，自然也是比較的沈默的。雖然爸爸愛着她，隨時對她加以

體貼，小心將護着她，甚至把她當作自己生命的一部，但這孩子的心情，還是寂寞的。她有些聰明，口齒也相當伶俐。但對爸爸的心情，卻好像是懂，又好像不懂得似的，總喜歡找些不相干的事情問問。爸爸是一個深思的人，他可能從一句極平凡的話語當中，想得很遠很遠。他時常發生着一些悲感，但又時時要把些悲感壓住。近年以來，他的生活的坎坷，真也够人消受。他覺得，這是中國現階段知識份子的命運。自己既然不能積極，但也得消極的守住自己靈魂的清白。雖然他也有時諷笑自己，「這真是慘白的人生，幾乎沒有了血氣；也沒有了生存的意義；」但有時覺得自己的存在，還不至於絕對沒有作用。在山中的毛織，可能是塊廢鐵，但鐵之所以為鐵，還因為有了鐵的本質；只要改變了一個環境，經過一次錘鍊，鐵的效能的發揮，卻不是普通的石塊所能比擬。悲感沒有用處，過份的誇張或自我陶醉，又憑空創造不出這一種境界。他沈默着，除了有時發掘一點歷史的真實，找尋一些人生的真諦和意義，便是寂寞的對着這個女兒。何況這個女兒，畢竟是不能懂得爸爸的心理的。他不曉得要向什麼人說，也就因為沒有人可說，所以一切也就不說。可是，他現在的心中，卻不能忘卻了文漢。他覺得牽掛非常。他幾乎嘲笑自己平時對於一切淡漠的虛偽，他放不開這種情懷。他想，如果這孩子真的又怎樣了，我這塊廢鐵，爽性也送到另一個環境去鍊一鍊吧。……可是，他們的稀飯還沒有吃好，今日來過的仲南，又匆匆的跑進來了。

「呵！大正兄，你好了嗎？」

「本來是打擺子，沒有什麼的，我還能支撐得住。——請坐吧，你還是跑得滿頭大汗的。——小渝，叫章伯伯！你吃好了，輪到帳子裏去吧！」

他匆匆的喝完了稀飯，把碗筷就便的收拾起來。



「大正兄！我有件事和你商量，剛纔看見你病了，我不敢說。」

「叔南的事嗎，你跑了半天，有沒頭緒呢？——我也想起的，剛纔大剛來我這裏——」他忽然腦筋一閃，想起了剛纔大剛來時的情形，想起那一疊鈔票丟在門口。他自己暗自心中吃驚，他不曉得這是自己的健忘，還是下意識在無形中作祟？怎麼腦筋在一度緊張之後，似乎意識就會突然脫了節似的。他跑到了門口，趁着這房裏映過去微弱的燈光，在門檻的內外，檢起那一疊的鈔票。

仲南看着他的動作，「是喇，就是這件事情。聽說這是大剛兄主管的，上海方面，只要他有一個應允，什麼都會便當得許多。」

「可是，唉——」

「我是爲了這件事情到南京來的，而且，我的心目中，原來就想請你，……我知道，大剛是你一手栽培起來的，這與別人的兄弟不同。雖然我也知道，你也不一定贊成他，……我是直說，我曉得你的性格，你不會贊成他的作風。不過，這是救急，我倒想請你關心我們過去的友情，給我一個援助。——叔南是絕對沒有問題的，我擔保，你可相信！」

大正手裏拿了一疊鈔票，只是呆呆的站着，也呆呆的聽着。他不曉得要怎麼回答。他同情叔南，但同時卻又討厭大剛。他曉得自己和大剛去說是沒有用的，但他又不敢在仲南前面，說出這個真實和感覺，他曉得仲南是不會相信的。

大正先生覺得，自己平時所抱持的人生態度，這時又遭到了一次的考驗。你不作惡，但你也並不積極；你忍耐着，你沈住了氣，你自己以爲心中的爐火，並沒熄滅，鐵之所以爲鐵的潛能，並沒有喪失；但你卻也做了消極的幫兇。你的學術研究與貢獻，

究竟有什麼用處？向前衝吧，你可沒有力量，而一個人單獨的行動，也發不出什麼力量。沈默吧，不加什麼表示吧，卻又助長了罪惡的存在和滋生。這一種中和的人生的意義，說什麼心理平衡，中心堅強的信念，結果還不是一種慘白無力的人生！

他覺得很，他在他平凡的人生中，竟然遭遇到不平凡的遭遇。問題放在你的面前，這裏就得有個抉擇。

「大正兄，我曉得你也有許多困難，你不便說話。但是，這是救命，這是救急。你如果能說話，一定是有效力的。」

「好吧，我可試一試，但卻不一定有什麼效力。我說說話，是不費什麼的。」

他答應了，但他的臉色卻很緊張，因而空氣也就比較的嚴肅。他們相對着好久沒有說話。好像他們中間，反是隔膜起來。在從前，大正和仲南，本來就很接近的，所以大正的家庭情形和他的性格，仲南也非常的理解的。他因爲自己的兄弟遭了難，聽說在南京方面，正是自己的一個老朋友兄弟在主持其事，因而就毅然決然的跑到南京，來找尋這條門路。仲南也是一個老好人，平時在談談學問，談談人情的時候，倒也逸趣橫生，但在政治方面，卻同樣看得不大順眼，因而也就沒有什麼相識。而在大正呢，他這幾年來在後方的流轉，許多不幸的遭遇，心情的寂寞，老是馳騁着對於舊友的懷念。他剛纔在發穩的寒潮中，忽然看見老友的光臨，就同一個不知疲倦的旅人，在寂寞的旅路當中，忽然碰到一座樹林，一泓清泉，一片綠草，頓時引起了休息一下的感覺。可是，到了現在，他剛纔在病中所引起的那種心情，又完全給凍結住了。

仲南還想起剛纔大正興奮而親暱的友情，有意的要和他談談一些過去，他談談上海的情形，和過去一些老友的消息，以及自己在抗戰期間的遭際……但都似乎引不起大正的興趣。他立了起



來，又匆匆的向他告辭。只在最後，還不得不重加囑託，附致歉意，而且約定了再來探聽消息的日期。

大正一個人躺在牀上，空氣仍有些熱鬧，而蚊子也擾得令人煩心。他覺得非常的疲倦，但卻睡不着好覺。他鑽入帳子裏，一下子又鑽了出來。他在桌子前面坐了一回，一下子又鑽入帳子當中。他在訕笑自己，又在討厭甚至咒詛這個時代。他捉摸不到自己這時的心情，也想不出人生的一條出路。他對於他過去所抱持的理學家的心情，根本懷疑起來。他覺得，這不能用什麼慾念與理性的鬭爭等名詞所能解決的。「這不是慾念！」他堅決的對自已說。這是現實的矛盾，生活的矛盾。這完全是理性的，理性的事。把自己的矛盾掩蓋起來，正有如駝鳥。關起門來，躲入學術的研究當中，卻不能，把這世界關於門外，而所謂學術也者，也只是沙漠之於駝鳥，你的屁股還是翻在外面的。

什麼是政治哲學，什麼是人生基本態度？好像離開了政治哲學，真的還有什麼孤立在現實生活之外的人生基本態度似的。講理罷，談道吧，甚至什麼堅信公平、理性，什麼自由平等的信念吧，當一陣暴風襲擊着你的時候，看你還能說什麼坐在沙發上，與挺立在斷頭臺上，信念一般堅定的漂亮話否？應該有個抉擇，應該有個果斷了吧！歷史到了轉捩的邊緣，人生也到了轉捩的邊緣了。

這一天晚上，他想得很多。他想起有個姓范的老頭子，他攪的一套東西，原來不是和自己一樣，而且是更加陳腐的嗎？但是，有一個環境，有一個機會，就可以弄出一些成績來。就在這兒，只是一種生命的浪費，而這一條生命，卻是再沒有多少時間可以讓你浪費了的。

他想得很遠很遠，但立刻又回到了眼前的現實。孩子？孩子也不要緊了。這生活不是很簡單嗎？等小渝的病好了，不聲不響

離開這裏，難道不會找自己的路？

這一天晚上，他不曉得自己有沒有閉過眼睛，這一種精神的重負，幾乎是這一生都沒有經歷過似的。他把過去的生活情形，幾乎盡其所有的都回憶起來了。年青時候的剛氣，老婆的客死，兒子的夭折與遠離，自己生活的坎坷！大轟炸大屠殺的遭遇……呵，呵，這樣的脆弱的腦筋，哪裏經得起這野馬一般的馳驟呢？到了第二天，他走不起來了。在上午十點鐘的時候，他還硬掙的掙起了一次，覺得昨天一晚的決定，似乎增加了精神的活力。但是，等到十二點鐘過後，他的擺子又發作了，而且比昨天還提早了一些時候。

他發抖，他打着冷慄。整個身體，四肢八脈，完全放在冰山裏一般，牙齒對牙齒碎擊，每一個毛細管都在發抖。頭顱發痛，好像有一個無形的錘子，繼續不斷的在猛擊。

他難過極了。他想到死。——難道就這樣死去嗎？這豈不太冤枉了。呵呵！他明知道這是不一定會死人的。但他卻這樣的擔心，而且，自己還是不斷的和死掙扎。——我不能死，我不會死！呵呵！他這樣自己囑理着。——坐在沙發上，挺立在斷頭臺上，好漂亮的話，這，這有什麼用呢，你的堅定的信念！

他熱起來了，熱起來了。天地在旋轉，一切在旋轉。他幾乎到了昏迷的狀態。他不曉得世界是怎樣的，他也不曉得自己的存在。

就在這一天的下午，當大正張開了眼睛，意識到自己的存在的時候，他卻感覺到有一些驚異。他看見他的屋裏，呆呆的在着他的老友仲甫，而他的小渝，卻在有氣無力的哭着。他想不起這是怎麼一會事情，難道自己這一圈圈去，竟然什麼事情都不大清楚了嗎？

「大正兄，你醒了，覺得舒服一些嗎？」

「呵，你什麼時候來的，仲南？」他閉了閉眼睛，纔想起自己剛纔發熱的情形。「我又打過一個擺子。——呵，小淪，你怎麼哭，爸爸囑着是不是？你乖，不要哭。——仲南，對不起！我病了，還沒有去找過大剛呢！」

「沒有關係，你自己的病要緊。你現在退了熱了吧，不覺得什麼吧！」

「沒有什麼，不過有些倦！」他想翻一翻身，但好像自己的四肢都不肯接受他自己的調配，四筋八脈，都脫了連絡似的。「呵！腰還有些痛，唔，痛得厲害，腦壳也非常的沉重，一陣一陣在旋轉。唔！看東西也有些昏眩。——哎，病起來真是要命的事。」

「剛纔到給我嚇了一大跳。——打針的事，你不曉得吧，醫生纔走不久呢？」

「我可打過針？——怎麼我一點都不曉得？」

「我來的時候，你是滿口的昏話。探探你的額角，卻是燒得燙人。我叫你，你也不知道。小淪卻坐在你的身邊哭着，大聲的叫着爸爸。——天氣這樣熱，而你卻熱得發昏；我想，我得給你找醫生去，一面又跑到旅館裏寫個條子，叫茶房送到大剛那裏去，請他立刻就到這邊來。我找了醫生，他說這不要緊，且先打一針退熱針。——他纔走不久呢！可是，大剛那邊，卻不見有什麼消息，不知茶房已回來了沒有？」

「呵！」大正好像領悟到什麼似的，長長的嘆了一口氣。好久好久，他說不出什麼話。「仲南兄，這可累了你！」停了許多時候，他方纔這樣補說一句。

「你好好的將息吧，我明天再來看你；呵，這天氣真熱。」仲南正想立起來走的時候，旅館裏的茶房，卻滿頭大汗的衝了進來。

「呵！徐先生，你還在這裏。」旅館茶房緊張的訴說着，一面在解着衣服的扣子。「這位朱主任真難找。我找到某某部，某某部說在公館裏；我找到主任公館，又說出去了。你問我說，這是性命關頭，徐先生，我非找到他不可。」他用眼睛斜看了看這位朱大正先生。「我又回到部裏，問問他們，說主任來是要來的，但靠不定什麼時候；你有緊要事情，在這裏等他吧。沒有辦法，我就在那裏老等。唔！……」他從袋裏摸出一張字條，交給徐仲南。「徐先生，——喲，被我的汗溼了呢！——你看。朱主任說是，現在有公事，太忙了，不能來。」

「你碰到朱主任嗎？」

「碰到的。我親面對他說了的，你告訴我的話。」

「他怎麼說呢？」

「他說，他說，——」這茶房又看了看躺在牀上的朱大正，「他說，他沒有工夫。——我說，報告主任，病勢很嚴重，他說，……他還罵我，說我是送信的，為什麼這樣多嘴。寫一個條子給我帶去，什麼話都寫在裏面了。」

「好好，謝謝你，你先回去吧！——呵，喂，你先拿點錢吃冰點吧！酒錢我再給你。」

仲南展開那一張字條，上面寫着的字，是：

字悉。昨日從會兄處來，未見有何重大病情，生命之處，恐不可靠。剛以冗事多忙，不克分身，祈代看護。并祈轉致會兄，在此勘亂時期，一切言行，務須特別當心。卿當於日內前去探視。此覆

仲南兄

弟剛即刻

「這叫做什麼話喲！」仲南看了這張字條，心裏不禁這樣的暗叫起來。「這難道算是兄弟嗎，這難道還有一點兄弟之情嗎？難道我來造謠不成？我的信寫得這麼懇切，而他卻說什麼勘亂時

期，這與勘亂時期又有什麼關係呢？」他把這張字條一搓，順手放在桌子旁邊。

「大正兄，大剛兄來的字，說改日來看你呢？」

「這傢伙，這傢伙，不理他吧！」

「我得回旅館洗個澡去。大正兄，明天我再來。」

仲南走了以後，大正還在靜靜的躺著。他想掙扎起來，但精神仍舊有些不濟。一直到了傍晚，他掙扎起來了，看見桌上那個紙團子，又給拾了起來，打開一看，簡直氣得有些發抖。「這叫做什麼話？這哪裏是人呢？鳥獸不可與同羣，這連人性都沒有了呀！」

他覺得，他應該有一條路，在這個辱沒人性，沒有人性的地方，這是不適宜於人的存在的。自己的忍受，既然不能發生一些什麼作用，徒然浪費了自己的生命，這又算得什麼？我還沒有忘記了這時代的人民的力量和呼聲。在一個大的新的環境中，別人能背上三十斤甚至背上五十斤的負重，我就背上三十斤或五十斤的負重吧，把我的能力貢獻出來，在人民的力量當中加上自己的一分力量，雖則是微薄的，但也不會拒絕了我的吧。我也得過我的人的生活，盡我的人的能力去。

第二天的早晨，仲南又同着醫生來了。他打針，他吃藥。一連過了幾天，他的心地反是清明起來，他的病也就痊癒得很快。

等到仲南離開南京以後，不久，大正也帶着他的小漁離開了南京。他要到另外一個地方去。他曉得一塊烏炭，是要放到爐火裏面才能發揮烏炭之所以為烏炭的道理的。放在廢鐵的堆裏，好鐵也會變成廢鐵；但如果把廢鐵也放入熔爐裏吧，多少總會鍊出一些純鐵出來的。時代已經把這樣的一批人物拖到熔爐的前面，如果曉得這樣的廢鐵，本來也不在少數，那末，你為自己打算，

為這許多人打算，膽子不就大起來了嗎？

大正到了上海的時候，還去找過一次仲南。他本來是想把這樣的心情和他談一談的，但他卻沒有碰到仲南。他在仲南那裏，留了一個條子：

弟在病中，忽得一種覺解，覺過去所思想，俱無是處；因決定變更環境，以糾正過去無補於歷史之生命浪費。昨已離京來滬，今日攜小漁同來奉訪，不遇為悵。不久當有新的機緣，另謀談聚也。

大正留字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上接第七十二頁）他自己也驚奇地發起楞來。是的，自己不會買嗎？為什麼不會，當然會。化錢，自然的，但他這一趟不是也賺了四五萬嗎？化一點兒算什麼呢？張桂英有兩個孩子，買了兩萬，而他只有一個孩子，買一萬也就够了。一萬塊錢，自然是一萬塊錢，不容易來的，要賣百來個雞蛋纔能賺到，但是，這一萬塊錢化了，孩子將會怎樣呀！六妮，他可憐的六妮，從出生到現在，他都還沒給她買過一樣東西哩！

「我真是個豬，吃屎也不知道臭的，我還是人嗎？該死的！唉，該死的，還算個人……」劉三友興奮而又愉快地咒罵着自己，挑起擔子爬上岸來，順着馬路又走進城去了。當他遇見第一家雜貨鋪的時候，他就非常爽快地掏出一萬塊錢來，朝櫃臺上一扔，響亮地叫着：

「老闆，紅棗，一萬塊。包好點兒。」

一九四八，二，四，夜，南京。

## 歸 本

## 求 眞

羅振生的精神狀態，正像浮游在這個大城市裏的所謂有正義感的其他知識分子一樣，孤獨而寂寞，鬱憤而煩躁。一方面，他自覺正直，熱情，坦白，誠懇，有所不為，敢做敢當，愛憎分明，與市儈文氓之流絕然相反的，或者可以做齒輪的一個還新式的人物。另一方面，就是說，當他半夜躺在床上作自我反省的時候，覺得自己的血液裏確實有着許多封建的個人主義的毒素，並不見得比別人更好或者更有為；而且，出奇強烈地感到一種慚愧情緒的襲擊。如果用他在反省時的內心語言說來，在這新舊歷史急速交替的大時代裏，他所扮演的角色，是外表倔強，內心虛弱，空無所有的，可憐而無聊的人物。

他住在堂兄弟租的亭子間裏。堂兄弟是一個小公務員，無緣無故被裁掉後，帶了家眷投奔廣州的親戚去了，將房子和簡單的傢具全部送給他。當他搬進這個小房間的時候，他是興奮而又幸福的，幾乎忘記了飢餓。在這大城市裏浮游了將近一年，現在他總算有了一間小房擺置沈重而疲倦的身心；於是，他開始打算好好地生活一個時期，好好地寫出一點自己所想寫的作品來。

他是一個文藝工作者，也許可以說是各色「文藝」用以自炫和拼命釣取的所謂「作家」罷。至於他怎樣會做起這種近似「買空賣空」的行業，那卻是很自然的。最主要的是由於性情接近和環境的關係。其次，他確實沒有一種比較專門或實際的技能，除了有一個敏感的頭腦和一張善於言說的嘴巴。抗日戰爭以前，他是文史系的大學生，之後，是失業者，中學教員，新聞紙編輯，

寫作，社會變革運動的同情者，某一個時期的直接參加者。而在抗戰時期，他狂奮地跑到前方去，但在那裏，他只有被防範被傾軋，只有鬱憤的失眠和無聊的散步。於是，回到後方，仍然是失業者，中學教員，新聞紙編輯，寫作；不過因為已經寫了幾本書，好像有幾個人知道他的名字，莫名其妙地就變成了隨自己高興而出席集會，或在什麼文件上簽名的「文化運動之一員」了。以後就乘興專門以寫作為職業。如果從他學生時代開始寫「我用燃燒的熱情向苦難的中國人民歌唱」一類的詩算起，斷斷續續倒也有十五六年的「創作活動」。抗戰結束，內戰開始，他從興奮的空幻的雲端，跌進悲憤的現實地獄。於是，恨恨磨墨，日以繼夜地書寫控訴統治者的罪行的篇章。九個月以前，他來到這個大城市，似乎只有繼續那種近似「買空賣空」的行業——文藝工作。如他自己所說，真是沒有法子。

他閱讀書報雜誌很勤，倘使一天不接觸它們，他就感到了最大的空虛。但在閱讀過程中，他卻又陷入極複雜極紊亂的感受裏面。當他看到工人學生被慘殺的消息，他咬牙切齒，憤怒得全身發抖；當他看到舞女們暴動的記載，他高聲狂笑了；當他看到新人羣的大踏步的進軍，他興奮得甚至停止了呼吸；當他看到屠手們的誣賴，撒謊，對外國主子的獻媚，懼怕歷史鐵則裁判的窘態，他大罵並且不斷吐口水。就是這樣複雜與紊亂地，他在新舊歷史翻天覆地掉換的氣氛籠罩之下，憤怒，憎恨，狂笑和興奮。而對於那些在小圈子裏昂首闊步，但所言所行以及實生活與



的壓迫，連呼吸都困難了。他鎖了房門，撲下黑暗的狹窄而陡的樓梯，打從樓梯間走向後門，一眼看到二房東太太在稱娘姨買回來的小菜，彷彿聽到她在質問娘姨：

「這兩條小黃魚阿有一斤？儂自家稱稱；格黃魚眼睛發白，阿要四萬五一斤？……」

他急速走出污穢的弄堂，來到馬路上了。

果真已經是春天，乳色帶微藍的天空，似低垂似高遠，那麼地柔嫩；而太陽輝煌溫暖，兩旁的梧桐樹修剪得如此整齊。春天確實是輝煌的愉快的。羅振生的陰暗的心情，開始變暢朗一點了。心境正在暫時「解放」的時候，從他的對面的馬路上馳來一輛三輪車，上面坐着一個穿銀灰春大衣的女人，車後卻吊着一個破破爛爛的少年。他跟着車子用腳尖點地奔跑，一隻手死死的抓着車篷，這就使三輪車轉動不靈了。起初那位銀灰春大衣女人，若無其事，傲然端坐，過後憤怒起來，揮手蹬腳驅逐那少年苦主，同時露出牙齒咒罵，兇得像一匹狐狸。羅振生看着這一幕滑稽劇，狂笑了。「坐三輪車的人們實在應該碰上那樣強討佈施的苦主，有一天他們就會全被苦主們拉下三輪車來。」想到這個，他就狂笑得更厲害了。他一路笑着向前走去，覺得有趣和痛快；但驀地在他面前跪着一位纔八九歲的小孩子。他立即明白他應該怎樣做，掏出一張千元鈔票給那小孩子。可是走不到幾步又在他前面跪着一個小孩子，接着是大姑娘，乾癟的老太婆，老頭子們。他們向他嗷嗷的哀求，伸手，跪下。他完全窘住了，揚手說：

「沒有啦。」

「您老爺哪會沒錢？」一個瞎去一隻眼睛的老頭子說，污穢的手伸到他面前：「總比俺窮要飯的強多啦。給個萬把塊吧，老爺！」

老頭子的聲音一點不悲哀，而語調是諷刺的，態度卻又倔強得很，好像不給不行。這使羅振生突然生起反感，一種厭惡的情緒湧上心頭；但立即他又狼狽了，覺得自己同剛纔那位被少年苦主糾纏得厭惡地揮手蹬腳，露出牙齒詛咒的銀灰春大衣的女人的心情並沒有兩樣，並不比她「可敬」得多少。他車轉頭，照來的路向逃走，好像是一個賊，有人在追趕他。

「我是人與魔鬼之間的一種動物，或人與魔鬼相混合的一種動物，」他自語着，一面低頭疾走，「靈魂充滿封建的個人主義的毒素，可笑可恥，無為而自負，真是扯淡！」

依舊回到亭子間裏，躺在小牀上，十分疲倦。二房東的大小姐還在哼唧「四季美人」。他又一次感到污泥漿一樣的惡臭氣息的壓迫。

房門輕輕的敲了三下，隨即門被旋開，走進來他的朋友柏生。

他坐起來想去倒開水，但柏生卻自己去摸小寫字臺上的竹壳熱水瓶了。

柏生是羅振生在這大城市裏所有朋友中最敬重的一位。四十年以上的中年人，頭髮灰白，生活經驗豐富，階級意識岩石一樣堅強，是一個詩人和政論家。現在他在人家的走廊裏打鋪，半夜以後坐在朋友的辦公桌旁寫他的精闢而銳利的作品的。羅振生每次和柏生會面，他的激動而紊亂的心境總會被寧靜下來。

「唔，好像又在發悶的樣子。」柏生在吸馬蹄牌紙煙，一面遞給羅振生一支，靜靜地說。

「可不是，簡直悶死人。你聽，那惡臭的「四季美人」的哼唧。」

「這是小事。工作起來，就可以完全聽不見的。」

「但我不能夠安靜。可憎惡的人和事太多。」羅振生憂惱地

說，覺得這不是他所感覺的真正的理由，但一時不能具體把握。「比如那些市儈文氓的欺騙的，然而自豪自誇，並且沾沾自喜的言行。」

「有這種情緒和感覺是好的；但爲什麼儘看見這些少數的無物之物呢？」柏生很平靜的吸紙煙：「他們看來雖然存在，而在歷史的肯定和力量上是不存在的。」

「但他們很會投機，而且陰險。」

「這是一樣的，不論怎樣投機和陰險，在歷史的肯定和力量上，他們是不存在的。問題在於自己，是否實事求是，有一分熱發一分光。而且，倘使作爲一個作家，最主要的是拿出作品和讀者相見。」

如以前每次和柏生談話時的情形一樣，羅振生的心境開始寧靜下來，覺得至少應該學習柏生的工作態度，沈默的隨時隨地做些能做的事。於是，在這一瞬間，他就更明朗地看到了他自己，同時感到空虛和軟弱。

「我逐漸感覺到自己不適用於寫作了。我有很多從舊社會帶來的缺點，時常難於控制。原來是農民的兒子，受了一點不倫不類的教育，變成了沒有根的所謂知識分子，仔細想來，真是無聊。」羅振生苦笑着說，憔悴的臉孔顯得更乾黃，思路不集中似的繼續說：「而且，我也懷疑，文藝到底有什麼力量。目前的現實，是鐵和火的碰擊。文藝，無爲和膽怯者玩弄的清供罷了。」

柏生沈思起來，皺起多紋絡的額部；過了一會，嚴肅地說道：

「文藝或文化有它的崗位和力量的，在總的任務上，它是分工。我不相信你會否定這個。」柏生側着頭，不斷睜着眼睛，好像無感覺的吸着紙煙，「至於一個人適宜不適宜這種工作，那個是值得考慮的問題。」

談話正接觸到羅振生認爲最主要的一點，他聽到樓下二房東太太在用輕視的語氣答覆一個人的詢問：

「姓羅的住在二樓亭子間裏廂。」

柏生拿起帽子，誠懇的對羅振生說：

「不要想得太多，工作起來罷。過一兩天，我們再談談。」他走出房門，逕自下樓去了。接着走上來一個陌生人。他對站在房門邊的羅振生問：

「請問羅振生兄是住在這裏嗎？」

那位陌生人穿着深藍布長衫，頭髮向後梳，臉孔黃黑而瘦。羅振生一時認不出是誰來，沈默地讓客人進房。

「請問……」

「哦，哦，你不是振生兄麼？」那位陌生人看定他的眼睛，忽然興奮地對他說，「別十五六年，完全認不出來了；但你的眼睛沒有什麼大改變，還是很厲害的樣子。」來客詼諧的笑着，並且去拍羅振生的肩膀：「不認識了麼？我是黃世馨。」

羅振生完全愉快了，開始安心的笑起來。這黃世馨是他在家鄉縣中時代的同班同學，一個滑稽家，讀英文像讀中文一樣一字一音硬讀，使全班同學大笑，而他自己照舊一本正經硬讀的滑稽家。他是自耕農的兒子，中學畢業後，沒有再升學，後來聽說在縣中教書，相當受學生歡迎。

「倘不是你還有一個『黃滑稽』的外號，我簡直想不起來呢。」羅振生在同學面前，似乎變年青了，坦然地笑着說。

「可是現在滑稽不來嘍。活不成嘍。」黃世馨一面喝開水，一面接受羅振生遞給他的紙煙，「我依然故我，你可做了文學家。」

「別談什麼文學家罷。」羅振生不禁有些赧然。「你來這裏很久了麼？」

「半個月前來的。家鄉不平靖，打算來這裏找飯吃。」

「結果怎樣？」羅振生不能不暗笑這位冒險家的天真。

「哼！這裏是餓死人的大城市，自殺的大城市。」黃世簪恨恨刮火柴吸紙煙。「四門絕路，在堂叔家裏「打飯團」，堂孀子的臉色比閻王婆更難看。」

「那末怎麼辦呢？」羅振生覺得可以這樣對老同學追問。

「最近有船，我就回去。家裏番薯總有得吃的。」黃世簪平靜下來了：「管它平靖不平靖，那邊的人來了，也不會要我的命。」

羅振生肅然了。

「對，老兄。應該回到產生糧食的家鄉去。這裏是只有水泥鋼骨的房子，堅硬的馬路的；這裏是只有人吃人，或者給人吃的。」

「我算是領教了這個大城市，白花了「筆來回路費。」

「現在家鄉到底情形怎樣呢？」

羅振生調換話題，詢問他所最需要知道的鄉情，出人意料之外，黃世簪的答覆十分簡單：

「滑稽而已。」

「滑稽而已？」羅振生睜大了眼睛，「這是什麼意思呢？」

「什麼意思也沒有；要有，就只是滑稽。」黃世簪說，「縣太爺一千人等只要一聽到「來了」的風聲就逃走了。人心可真也大變了，誰都說：「來就來吧，人家父不要我的命。」你說，這不滑稽？」

「這是嚴肅。」羅振生認真的說。

「縣太爺以及帶槍的一千人等，一聽到「來了」就嚇逃一通，這還不算滑稽麼？」顯然他沒有懂得羅振生所說的嚴肅的意義；而且，顯然他有一段所謂滑稽的故事要敘述。他喝了一口開水，

於是開始：「我告訴你，本月初旬，聽說那邊的人要來了，縣城的人都有點心慌，因為這是第一次。縣裏只有一中隊保安隊，大概搞不住的。我帶了女孩子躲在近城門的禮拜堂裏，以為是英國人設的教堂，比較妥當些，哪知道偏偏碰到那邊的人。」

「你真好運氣。」羅振生笑起來。

「不壞。」黃世簪坦然承認。「黃昏以後，我隔牆聽到守城門的中隊長對他的隊員訓話：「死守，我們要死守。」過了一些時候，天全黑了，我忽然聽到一個隊員在大罵：「他媽的，中隊長不見了！」又聽見另一個說：「他溜啦，留我們等吃紅棗，那王八旦！」於是隊員們大吵大鬧。但就在這時候，城門外有人開始向城裏射擊了。我聽到有些隊員在大聲喊：「別，別放槍啦。槍在這裏，拿去算啦。」但城外的人還在射擊。隊員們又喊：「告訴你們別放槍啦，射死幾個老鄉算本事嗎？」接濟有人爬城上來繳槍。他們一聲不響，像捉老鼠的貓一樣。」

羅振生爆發出這兩年來不會有過的大笑聲。

「別笑。真正滑稽的事情還在後面。」黃世簪阻止他，「就這樣他們進了城。我在教堂裏面，聽到有隊伍從外面街上走過。他們好像很悠閒地唸招牌字：「這是同和成，那是福興泰，」表示他們也是識字的。聽口音都是上水人，那些口音很硬的大牛角一帶的佃客。不久，有人敲教堂的大門。你知道，不開門是不行的，他們已然進了城。於是就走進來一個短衣束布腰帶揹槍的漢子。他的臉孔黑得像打鐵師父。」

「他很客氣，對我們說道：「老鄉們受擾了。但不幹掉這城裏的貪官污吏不行。他們吃喝得肥豬一樣。」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漢子，他看我穿了很多衣服——這裏我得說明一句，因為逃難怕冷，我把所有的棉衣都穿在身上——對我說道：「你不怕熱出汗來，穿這許多衣服？送一件給我吧，你



看，我只穿夾襖。」我說：「你老鄉也隨便要人家的東西麼？」他優笑着，黑臉有點發紅：「那是因為我沒有棉襖呀。那麼，得了。我們來開小組會吧。」

「我們就聽他說。別看他粗魯，他可有他一套的道理，新字眼一連串，就是報紙上常常刊載的。最後他說到他們的戰法是剪指頭的戰法，一個指頭一個指頭的剪斷，就有手掌子也沒用了。」最後完全把他消滅！」他說。優笑着，很自信的樣子。」

「他們是連小孩子都很自信的。」羅振生說。

「他講了有一刻鐘，後來宣布說，小組會開完了。臨走時他說：『以後對於捐稅壯丁什麼的，要一概不理睬。這是不能含糊的。』說句良心話，我對這個漢子開始敬重了。我說下外面的一件棉襖對他說：『老鄉，這棉襖送給你吧。』他搖頭，說是已經開過小組會，不好意思了。於是，他就大模大樣，像一個極自尊的人一樣走掉了。」

羅振生完全沈入新鮮的境界裏面去了。他興奮而又愉快。他微笑着給黃世響添倒開水，給他馬蹄牌的紙煙，並且計劃着怎樣招待他。

「以後的情形呢？」

「以後麼？」黃世響吐着煙圈，「以後又有人打門，又進來兩個漢子。一個是四十多歲的中年人，另一個是二十三四歲上下的小夥子。那個中年人，你知道他是誰麼？」

「快說吧，別讓我猜謎！」羅振生性急的叫着。

「就是那個當我們在縣中讀書時，常來量制服的裁縫匠，那個十多年前就帶領佃客到處游擊，後來傳說給打死了的劉阿六。」

「他沒有認出你來？」羅振生愈來愈興奮了。

「沒有。也許裝着不認識我，正像我裝着不認識他一樣。他問我幹什麼的。我答覆他我在縣中教書。又問我的姓名，我照實說了。他仰起頭想了一下，說道：『有這麼一個教員。你在縣中教書十多年了是不是？學生對你還好，我知道。』接着他向我宣傳了：『教育界人士生活很苦，這是反動派的罪惡之一。不過教育工作是很重要的，應該把握真理，認清責任，不能跟反動派胡說白道，做反動派的爪牙。你一向老實，我知道。』他們不久也就走了。但是只過了十分鐘的樣子，忽然大門被擂鼓似的急敲着。這一次我們真的恐怖了，說不定有危險事情發生。不久就衝進來跟隨劉阿六來過的那個小夥子。他一手拿着剝壳槍，一手握着一大疊鈔票，對我吆喝着：『拿去！這是縣長給你的！』我怔住了。縣長給我的？哪個縣長給我的？『趕快拿去呀！這是我們的劉縣長給你的，剛纔我跟他一塊來的那位就是。』那位小夥子又催了：『我們要出城了，趕快拿去！』有什麼法子呢？這好意，我只有接受。但是，劉阿六我們的縣長了。老兄，我們貴縣有兩個縣長了。」

「這是不錯的。」羅振生刁着紙煙直笑。

「當然不錯，唔。」黃世響斜眼看子羅振生一眼，繼續他的敘述：「他們出城後將近天亮了。但全城的厄運跟着到來。土匪要乘機來劫城了。大家急得沒有辦法，縣長逃走了，保安隊的槍給繳光了，土匪來了怎麼辦？他們都是地痞流氓，真搶劫真殺人放火的。後來我們只好放鞭炮嚇他們，但是給他們看穿了，他們就一擁進城來了。你可以想得到，所有的商店都給搶光了，並且在空地上架電頭，殺豬殺雞，做飯吃，好像過年節一樣。大膽的人走去看，忽然有一個人大喊：『來了！』正在要吃飯的土匪們驚慌了：『什麼！老×來了！』接着他們就沒命的跑出城去逃走了，丟下了許多搶劫來的東西……」

「這還算有趣。」羅振生平靜的評論着。

「土匪們最怕老X。因為他們對土匪最厲害。剛纔我說到有人對土匪大喊『來了』倒是有來歷的。原來縣長聽說老X退走了，從藏身的王家岩帶領隨從衛兵回城『安民』，無意中給當作老X的隊伍，嚇走了土匪。縣長回到城裏，在土匪燒飯的空地上，對檢東西和觀看的人們演說：『大家有目共見，這就是暴行的證據；我們要動員全縣民衆，消滅他們！』其時我也在場，的確看到縣長是咬牙切齒的。但是就在這個時候，一個被繳了槍的保安隊員，忽然大聲喊道：『來了！』縣長的臉嚇黑了：『什麼！來了！』他回過頭去飛也似的逃跑了，兩隻手就像中槍的烏鴉的翅膀一樣，致命的亂幌亂搖，而頭縮着……我親眼看見的。」

「哈哈！」

羅振生完全不能控制自己了，他狂笑，以致亂跳，幾乎把亭子間裏的東西全攪翻了。他出力地拍黃世馨的肩膀，無法說出一句話來。

「你說，滑稽不滑稽？」黃世馨也笑了：「只要一句『來了』，就有這樣的效力。」

羅振生稍稍平靜下來，覺得可以比較具體的說話了。

「也許滑稽。不過那個大喊『來了』的保安隊員真有趣。他爲什麼要嚇那個官？」

「鬼知道他爲什麼。也許氣憤縣長橫着脖子瞎說，故意嚇他一下。那些保安隊全是老油子。」

羅振生興奮而且滿足。他拿出那張載有關於他的家鄉消息的報紙給黃世馨。

「請你看看，你所說的滑稽新聞，在這裏的報紙是這樣登載的。」

黃世馨細心的讀那一張報紙，最後嫌惡地擲開了它，罵着：

「激烈巷戰？殲滅二百餘？見他祖宗的鬼！」

羅振生嚴肅地聽黃世馨的咒罵：「因為現在他的心境是嚴肅的；這嚴肅清除了他的由於無爲而來的紊亂的情緒。他具體的感到，黃世馨的鄉情敘述，雖然被看作滑稽，然而卻是一種歷史意義的現實。他，羅振生，一向來的悲憤，憎恨，寂寞，煩躁，不就是因爲和這種現實脫節的緣故麼？不就是因爲似看見似熱中這種現實，而實際是茫然和輕浮，躲在『文化人』的名義下，過着個人主義的生活，自欺欺人的緣故麼？他還能這樣繼續下去麼？不能了……」

他有一種新鮮活躍的感覺，正如一個結束了債務將要遷行的人的心境一樣。

「不必咒罵了，即使把官們的說謊看作滑稽也是不必要的。這是快要滅亡的人的一種絕望的自慰。」羅振生說，「你什麼時候回家？」

「有船就走。大概在這三天之內。」

「我們一道走吧。」

黃世馨懷疑地看定羅振生的眼睛：

「別開玩笑，老兄。你回去做什麼？」

「我要回家鄉去。」羅振生意味深長地微笑着。

「奇怪的想法！你在這大城市裏做文學家不是很好麼？」

「別再說什麼文學家吧，這不外是無所爲而爲之的扯淡而已。」

「也許你在外日子多了，真的想家了。」黃世馨用同樣流浪漢的語調說：「不過我還是勸你別回去。」

「是的，我在外面太久了，實在應該結束浮游的生活了，應該回鄉歸本了。」

(下接第六十一頁)

# 送草的鄉人

路翎

十月間的一個早晨，兩匹載着高聳着的稻草的瘦小的驢子在往城裏去的路上走着。前面的一匹驢子左眼是瞎了的，因此老是往左邊偏着頭，在它底後面跟着一個體格強壯的，麻臉的，愉快的青年，他似乎是太高興和太健壯了，有時禁不住地要在陽光下試試他底聲音，大聲地怪叫着。後面一匹驢子旁邊卻是走着一個矮小的，神色疲倦的老人，他底褲子後面有一塊很結實很大的補釘突起着，成了一個似乎是和褲子無關的獨特的東西，隨着他底每一走動，這塊像貼在褲子後的棉墊子一般的大補釘就跟着跳動着；而且他底走路的姿勢也是特殊的，他底腿彎在動作中間彎屈得特別厲害，於是他底圓形的，窄小的肩膀就不規則地兩邊搖擺着。他底兩手就像拙劣的游泳者在水中一樣地在空氣中划動着。他走得很吃力，他底神情是莊嚴而冷淡的。他底右肩膀上還掛着很大的一個白布包袱，把他壓得更彎屈了。

這兩擔稻草和這一個白布包袱裏面的東西，都是地主東家拿來送給女兒女婿的。幾天以前這女兒從城裏帶信說，天冷起來了，需要稻草鋪牀；她自己底和孩子們底棉鞋也得準備了，此外她還很想要，想見見爸爸媽媽，想吃一點媽媽親手做的鄉下甜食，糯米糕，酥糖，和炒米。她尤其多麼想吃鄉下的，媽媽做的炒米啊，城裏面買來的都是一點也不香的。於是地主東家就叫了老頭子董家貴和麻子劉福山的母親去，要他們一家準備一擔稻草。這就是這兩頭驢子在這條路上走着的由來了。董家貴和劉福山兩家都是這地主東家底佃客。尤其是老董家貴，他是每年都在

給地主的在城裏的女兒送東西的，三四年來，祇是在前年中斷過一次，因為那時候那女兒女婿恰巧到鄉下來住了。麻子劉福山卻還是頭一次幹這件差事，因為那些年他根本還是一個放牛的小孩子。董家貴對這小孩子很不滿意，而他又是對這件事有着莊嚴的感情的，所以當小孩子要把那白布包袱放在自己底驢子上面的時候，他拒絕了。他拿過來自己背着，因為他是很愛惜牲口，害怕它會被壓傷的。

小孩子劉福山看不起他底這種自輕自賤，走出村子來，就儘管自己在怪叫怪唱着了。原來是董家貴的驢子走在前面的，他卻不客氣地沒有半里路就搶了先，因為他討厭老頭子屁股上的那一塊一跳一跳的大補綻。他是穿着新的青布夾襖的，他底母親今天早晨纔把這做成了有半個月的夾襖拿出來，放在他牀頭上，對他說：「驢子，穿就穿吧！見到東家小姐千萬要有禮性啊！」

平坦的黃土路的兩邊，水田裏的黑色的，潮溼的泥土愉快地曬着秋天底溫和的太陽。這是晴朗的好天氣，平原底筆直的盡頭的村落和樹木都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們走了有一個鐘點了，現在黃土小路已經斜了過來，經過一大片蘆柴塘，穿過了鐵路。那些焦黃的，柔韌的蘆柴都戴着白色的羽毛一般的冠冕，在微風裏輕輕地擺動着。小路穿過了一些荒墳，在陽光下，這些滿生着枯草和蕭條小樹的荒墳也充滿了愉快的生氣，顯得親切，潔淨，蒸發着芳香。小路略略向上高昇起來的時候可以看見在遠處的淺藍的天氣底下發亮的長江底水線，和那裏面的一些很美麗的黑點子。

左邊的遠處，一座小山底下，有一些細長的煙囪豎立着，噴着細線一般的煙。劉福山正看得出神的時候，火車狂叫着，震動着從他們剛纔走過來的地方衝過去了。劉福山趕快地回過頭來，並且跳到一塊大石頭上去，眼睛裏閃着快活而愉快的光，興奮地看着。

「哎喲！」他叫着，好像被什麼東西打痛了一般，「這龜孫子走的好快喲！」

老董家貴站下了，輕蔑而憤怒地看着他，然後，像被一陣疾風捲着一般地向前衝去了。他不願意看見這種幼稚的事情。

火車過去了好久，劉福山纔帶着滿足的幻想的微笑——就是所謂傻笑，從石頭上跳了下來。老頭子已趕着驢子走在他底驢子底前面了，他底眼睛在那裏極其斯文地踱着慢步，向左邊彎着頭茫然地找尋着什麼，他於是大叫了一聲而在它屁股上捶了一拳。驢子受了驚駭，頭一仰，跳躍了一下，向前狂奔了。看着這種情形，他就高興地大笑了起來，跟着跑了上去。

瞎眼驢跑了沒有一下就停止了，因為它背上的一擔稻草畢竟是很沈重的。它正好超過了老董家貴，又走在前面了。

「這龜孫子！」劉福山喘息着快活地說，「我看你走老爺步子吧！嚇，我看你還要吃肉餵頭哩，這龜孫子！」

老頭子瞪大着眼睛，鉤屈着嘴脣，並且連下巴都發抖了，痛恨地看着他。

「跟你走路，」他忍不住大聲說，「算是倒了一百代的霉！你家媽辛辛苦苦地餵的這匹牲口，也是倒了一百代的霉！」

劉福山不回答，停了一下，故意地唱起戲來了。老頭子也不再說什麼，只是狠狠地盯着他。現在他們走着下坡路，彎了過去，走上了一條寬闊的公路了。在左邊遠處的長江可以看得很清楚，隔着一叢稀疏的樹木，一條大輪船的煙囪顯露了出來。劉

福山戀戀不捨地看着，等待着看見輪船底全身，生怕在沒有看見它的時候路就轉了彎。它好久不露出來，並且連那一條煙囪都隱沒了。劉福山伸長了頸子，踮起腳來看。這樣也看不見，他就跑到幾十丈以外的前面去看。然後他又跑回來，跑到後面去，像在忙着什麼大事似的，這種情形是叫董家貴氣得發抖了，但輪船終於從樹的後面出現在廣闊的水面上了，它底上面有無數的金屬的東西在陽光下閃着亮光，它底頭上插着幾面小旗子，它冒出一陣濃煙來又尖叫了一聲。

「啊！啊！」劉福山神奇地叫着。「它怕是開到上海去的吧？」他忍不住地高興地和老頭子說。

「我不曉得！」董家貴說。

劉福山做了一個鬼臉，就又呆看着，戀戀不捨地站在那裏。這之間，他底眼睛驢停了下來，在吃着路邊的枯草了。老頭子歎息了一聲，搖了搖頭。

平原消失了，他們沿着稀有的一大片高崖走着。公路和江流中間，本來是大片的生滿了雜亂的植物的曠地和泥沼的，現在卻被一片平坦，整齊的田地代替了。大約因為土地特別肥沃，這田地收割了以後又生出了很稠密，很長的稻穗來，現在是有好幾十個男女散佈在裏面，收割着這些稻穗。劉福山很羨慕他們能有這種額外的收穫，貪婪地望着一個彎着腰在勞作着的年輕的女人，後來又望着另一個。但終於他底好奇的視線被幾個人家旁邊的有一座小山那麼大的稻草堆吸引了。

「看哇，」他禁不住地說，像發現了一個秘密似的，「這裏這樣多的稻草，還要叫我們走這樣老遠的路來送！這裏這樣多的稻草喲！」

他是覺得，那東家和他底女兒是有着奇特的權力，可以獲得，動用任何人家的稻草的。那麼為什麼還要叫他們跑幾十里路

送來呢？對於這種幼稚的想頭，老頭子董家貴祇是哼了一聲；此外他還對那一堆可愛的稻草極其輕蔑地看了一眼。

但，經過這一個迷惘的想頭，劉福山的興致就顯着地低落下去了。同時他也感到疲倦；他們已經走了兩三個鐘點。他沈默着走了一大段路，低着眼睛望着道路，好像仍然在想着稻草的問題。他開始憤懣起來了，他對於在路邊的田地裏勞作着的人們也覺得很痛恨，好像他們總不該這麼似的。

「這算什麼喇！」他毒辣地說，「有這種樣子割草的？簡直狗屁！」

後來他又說：

「你看那個女人那種笑法呀！我看她就是弔膀子！嚇，高興得很呢。」

他又檢起一根枯枝來抽打着他底瞎眼驢。他不知爲什麼非常的煩悶，難過，覺得一切東西，那走得快的火車和那漂亮的輪船，那美麗的蘆葦叢和那寂靜的墳地，以及輝煌的藍天和寬闊的平原，一切都在騙他。它們在他底想像裏並不是這様子的；到城裏來旅行的快樂也不是這個樣子的。他覺得他要笑出來了。

「老子們天天做苦工！」他想：「晚上回去，娘就要問了，準是的：『到城裏用了幾多錢呀！』嚇，老子們是不作興用錢的！」

他走在董家貴的黑色的驢子底旁邊了，順便就抽了它一下。它雖然沒有受到什麼驚動，董家貴卻叫罵起來了，罵他，像這種野種樣子，不該到城裏來的，他媽居然叫他來簡直是沒有眼睛。

「我是野種？」劉福山叫，站了下來，瞪着眼睛，「那我就去好嘞！不去！說不去就不去！人家城裏頭有的是稻草，我不去！」

他就跑過去拉住了瞎眼驢，使它轉過身子來，拉着它向回走

了。老頭子氣憤地看着他。

「怎樣搞的呀！」

「不去！」他用要哭了的聲音回答。

老頭子急得跳起腳來了。末後就跑過來攔住他，對他大叫着，又哀求着他。他站住不動，對他呆看着。但忽然地他就一聲不響地把驢子又拉回來，向前走去了，走得很快，眼睛裏含着眼淚。

老頭子覺得寬慰，並且開始同情着他。

「你想想呀，你媽守寡十幾年，不過你這個兒子，不要叫她難過吧！」老頭子激動地說，望着他底背脊而追在他後面。「你想想看，你媽爲你是吃了多少苦！那幾年，你纔十一二歲，她是替人家做活洗衣裳過過來的！一個銅板一個銅板地聚起來，爲了一個小錢，好話總不止跟人家說千萬萬，那是我親眼見到的！日本人進南京城那一年，你媽不是爲你鬧禍，就不得挨日本人那一頓毒打！你拿一塊石頭砸人家日本人底洋馬！人家馬又不惹你，你砸它幹什麼呢？你脾氣一直不改……」

「我高興囉！」劉福山望着前面，走動着，用慢而大的聲音回答。

「高興？世界上的事情由你高興？」老頭子憤激地對着他底背脊喊：「你也是二十幾歲的人了，我看你脾氣不改有苦吃的呢。就說送稻草吧，這是我們做佃客的老例，你就儘是由你底嘴巴說！什麼城裏頭有稻草有稻草的！城裏是要化錢的，告訴你！人家肯化錢早就不用着你們佃客了！」

董家貴憤怒地教訓着他。但是他卻不再開口了，他底煩悶已經消解了，他安靜地，慢慢地，大步地走着，什麼也不看，好像那些下了決心而走向不可避免的命運的人們一樣。老頭子一說起來就很難停止，他愈是不答話，他就愈是渴望說服他。他舉了很

多例子告訴他說，一個人是不應該忘本的，一個人是應該對東家誠心的，即使是壞的東家——何況這是好的東家呢。這時他們已經走出那一片陰涼而滿佈着草藤的岩壁，看見遠處的好像玩具一般的細長的城牆，以及城樓和城門了。江流已經在他們的很遠的後面了。一輛重載的汽車從他們後面發着大轟響駛來，向前滾去，從它的那些巨大的輪子下面，旋轉着，噴射着塵土——塵土一直揚到空中。驢子們靜靜地站下了，它們是不想認認這怪物，對它也無所驚異似的。雖然先前也看見過，劉福山卻仍然數了一數它底輪子：輪子一共有十個。不過他也沒有什麼興奮。

「十個輪子，有十個輪子呢。」他淡淡地想，走着大步，但忽然他想到什麼，笑了一笑。「董家貴，我問你一樁事。」

「什麼事？說吧！我，我頂喜歡年輕人談談心的。」

劉福山要忍住他底惡意的嘲弄的笑，他底臉奇怪地扭曲了。

「我聽說你當了幾天和尚，是吧！」他說，沒有回過頭來。

「那，啊！」老頭子說，忽然地咳嗽了一陣；劉福山費了很大的努力，纔把他底要爆發的大笑忍住了。「那，你不要聽他們瞎說！」老頭子說。

「真話！」劉福山說，「聽說你老婆不跟你了，你就去當和尚，當了三天……」

「沒得這回事！」老頭子紅着臉叫。

「聽說你老婆又漂亮又貪玩，跟一個裁縫跑了，你就當小和尚，當了三天……」他的話被笑聲衝斷了。這狂暴的，惡毒而嘲弄的大笑終於噴發出來了。他笑得按住了肚子，彎下了腰，咳嗽着又流着眼淚。他瘋狂地搖動着身體，好像在和什麼東西掙扎似的。「你底……老婆又回來……三天小和尚……哈哈……」

董家貴臉色發白，直着眼睛一直往前走去了。劉福山笑過了以後，看着這蹣跚在黃土路上的矮小的老人，忽然地覺得一種嚴

肅的壓力，很有些後悔，但即刻又大笑了。後來他快跑着追上去。

「喂，不要生氣啊！」

「小孩子，不作興的！」老頭子嚴厲地說，「我這麼大的年紀你看見沒有？」

劉福山看着他，果然看見了，他是很大的年紀，短硬的鬚子和頭髮都有些發白了，灰黃的小臉滿是皺紋，像一個萎縮了的南瓜似的。漂亮而貪玩的女人，以及其他的那些東西，似乎是完全不能和這樣的老年連在一起的。

「我說的玩的啊！」他說。

老頭子不理他，隨着他底驢子向前走着，吃力地擰動着肩膀上的那個白布包袱。劉福山注意地看着他，覺得很難過，於是又說：

「我真的是說的玩的啊！」

董家貴把包袱換了一個肩膀，做夢一般地望着前面。他流淚了，但他不擦去它，仍然望着前面。

「我來背包袱吧！」劉福山說。

老頭子搖搖頭。

「死都死了的人，」稍停，他用顫抖的，悲憤的聲音說，仍然望着前面，顯然是在看着一件別人所不能看見的東西，「不作興再提她的！她也沒有什麼對不起我的地方！不過要是我有一個兒女，我也不得像今天了。我本不願，本不願像這樣的——仙人家田地又有什麼意思啊！不過呢，我是爲了我的那個妹妹，可憐三十歲就守寡，帶上四五個娃兒。我一回家，娃兒們就喊，舅舅！舅舅！我心就碎了！我那個妹子又是老實人，連跟生人講話都要紅臉。她那幾年吃的什麼啊！整年啃山芋皮！我說，我還沒有老，我是孤單單的一個，一生就算是爲了娃兒吧，就好比是我底

娃兒……」

現在他們快要走進城門，老頭子沈默了。他們底精神都有些恍惚，不注意現實，因為他們心裏都充滿着蒼涼的懷念。他們被一聲大叫驚住了。那是一個站在城門前的鐵絲網前面的戴着鋼盔的兵，端着槍走過來了。

「哪裏來的？」

「走李家村來的，老爺！」董家貴忽然地露出了媚悅的笑容，溫柔地說，「是我們李家老太爺跟他女兒女婿送草的！」

那個兵士沒有什麼表情，機械地，很不願意地走過來，在稻草上面用力地按了一下。

「是什麼？」

「稻草，老爺。」

「稻草我還不曉得嗎？裏頭是什麼？」

劉福山覺得這問話很奇怪，稻草裏頭自然還是稻草咯！他不以為然地對老頭子笑了一笑。這卻激怒了那個站得疲乏了的，寂寞的兵士了。世界上最容易被激怒的一種人物就是這些寂寞的兵士了。他變了臉色，拿起刺刀來就把董家貴的「捆稻草割開，使它立刻撒滿了一地。發現並沒有什麼，他就又來動手割第二捆。

「老爺，稻草呀！年年來的！」

「我怕稻草都不認得？」那兵士極其悲傷似地小聲說，第二捆稻草撒開了。

到了這種地步，受了驚駭的鄉人祇有一聲不響了。他卻也沒有再割第三捆，祇是用刺刀往裏面戳了兩下。

「有身份證沒有？」他終於說。

「沒有，老爺，」老頭子溫柔地說，「是規規矩矩的鄉下人。」

那兵士看了他們很久，就發現了老頭子肩上的那個白布包袱了。但一打開來，發現是小孩底鞋子和炒米之類，就都不再看，輕蔑地轉開頭去，揮了一下手。老頭子和劉福山開始捆稻草，他就退回到鐵絲網前面去，一動不動地寂寞地對田野裏望着。

鄉人們進了城。他們受了這種打擊，都不開口。他們走在一條寬闊，寂靜，兩邊生着凌亂的樹木的筆直的路上。劉福山還是十二歲那年進過一次城的，他很想溫習那美麗的回憶，可是實際情形卻一點都不對。這一條筆直而寂靜的大街使他們疲乏透了。後來，有一座小的山丘，和一些紅色的房子出現了；在遠處的路口閃過的漂亮的天藍色和黃色的汽車也可以看見了，劉福山漸漸地振作起來。

他們走過街口，彎過一條燦爛的大街，向着更熱鬧的一個街口走去了。這時候劉福山已經沒有力量看車輛了，因為車輛是這麼多，不斷的轟鬧的大聲和各種尖銳刺耳的聲音已經衝昏了他的頭腦。他覺得是落在一個聲音，光芒和顏色的大海裏，各處都是閃光，各處都是刺耳的叫聲，各處都是迷人的可怕的形象。正在他這麼恍惚的時候，他後面的董家貴發出了一個大聲的警告，同時他聽到一種尖銳的聲音，他跳了起來：一輛汽車正好衝到他底面前停住了。

車門開了，跳出了一個狂怒的司機，對他咆哮着。他被擾亂了，覺得難過，不明白這究竟是怎樣的事情，以及為什麼那個胖大的，濃眉的司機要對他叫罵。董家貴對司機說了很多好話，汽車纔開走，他們纔繼續前進。劉福山這時覺得難過極了，他覺得自己非常渺小，任何人都可以罵他，非常孤單，就對董家貴發生了淒涼的依戀的感情，覺得這老頭子是他要有力得多的。

他想到他們應該回去了，家裏面的一切，門前凌亂的車輛



和成羣的雞鴨，他自己餵的小黃狗，以及小河邊上的他們底破爛的小船，這些都是多麼親切啊！他底母親在他臨走時給了他五千塊錢，他自己還存着有上幾個月聚下來的一萬二千塊錢，他是決定要買一頂帽子回去的，那種一塊紅一塊白的瓜皮似的線帽，村子裏的小黑子和吳二呆子都戴着的，是已經叫他羨慕了好久了。不管怎樣失意，他還是要完成這個願望，於是他就對街邊的地攤上看著，看有沒有賣這種線帽的。

這是一個非常強烈的渴望。多少時來，這龐大的城市在他是以這一頂線帽來象徵的。在睡覺的時候他夢見城市，那是街邊上到處都陳列着線帽的城市，那是本身也是一頂巨大而輝煌的線帽的城市。這線帽代表開通，愛情，青春的力量和勇敢；它是使姑娘們艷羨，同伴們眼紅的。但現在這路邊上沒有這種線帽。好久之後，他看見一個在人羣中高高地坐在車裏上的馬車快載着這種線帽了，他就非常了解這馬車快，對他覺得非常親切，好像遇見了老朋友一樣。不過這馬車快在人羣上面大聲地吹噓着，不久就轉過彎去而消失了。

受到了這鼓舞，劉福山重新振作起來了，好奇地看着兩邊的漂亮的櫥窗，華貴的女人們和閃着光輝的各色車輛。大體上他是受着這華貴的驚駭的，不過他卻也注意到，這街上有半數以上的人，是穿着破爛的衣裳，赤着腿，在緊張地奔忙着的。他們是那些車快，小販和苦力。雖然他們底數目是這樣多，卻不容易被注意到，他們似乎顯得比那些漂亮的人們矮些，一個穿紅衣裳的小姐穿過街道的時候差不多所有的人都看到了，但那樣多的窮人們人們卻不看見，他們不僅是似乎矮些，而且他們沒有顏色和光芒——因此人們纔覺得這大街是美麗的和燦爛的。沒有別的什麼。劉福山漸漸覺得他是走在並不生疏的地方，他覺得連他和董家實也在內的窮人們好像是水，而且那些漂亮華美的顏色是油：

浮在水面上的油。他是被水底的景色吸引了。一個提着一隻破籃子的十幾歲的少年一邊走一邊哭著，眼淚在他底憔悴的臉上流出兩條痕跡來。他底哭聲在大喧鬧裏面是微弱得幾乎聽不見的。一個老年人坐在路邊上，伸長着他底一支生瘡的流血的腿，瞪着呆鈍的眼睛看着前面，一個車快坐在車板上在拿開水泡油條吃。一個婦人蜷曲着躺在一家櫥窗下，好像已經死去了。再過去一點，有一個老人跪在地上，面前擺着一塊寫着字的白布，很多人呆站在那裏看着。

警察出現了，街邊上的擺攤子的人們和車快們裏面起了一陣騷亂。但是他沒有來得及看見這陣騷亂的結果，老頭子又對他發出警告來了。老頭子叫他快些走，好趁着車輛稀少時候通過十字路口。隔了一下，老頭子就對着兩匹一直在安靜地慢步着的驢子喊叫了起來，像一個指揮作戰的將軍似的，毫不顧惜地鞭打它們，使它們向街心奔去了。但忽然地前面來了車輛，並且立刻左邊和後邊都來了車輛。後面的車輛一直頂到劉福山的腰上攔住，而這時候他正處在惶急的心情中，痛恨着老頭子弄壞了事情，對他底樣子非常討厭。他對老頭子大叫着，老頭子也對他罵着，左邊的車輛開過去了，老頭子開始驅策驢子，右邊的車輛又開過來了。他們現在是陷在四面八方開來的這樣多的車輛中間了。劉福山就做出一切不管的態度來，痛恨地看着。但老頭子又大叫起來，叫他快跑。他開始跑動，眼看著左邊又有車輛衝過來，但終於跑過去了。

他忽然覺得剛纔的窘迫是非常的有趣，輕鬆地大笑了起來。路邊上站着的兩個替他們着急並對他們發脾氣的閒着的車快也有趣地笑了起來，這就使得劉福山莫明其妙地快樂而騰躍，笑得更高聲。但崗亭上的警察卻在向他們走來了。

這個警察剛纔是跑到路邊上去驅趕人力車的，因此使得交通



混亂了。他非常憤怒地瞪着這兩個大叫着，狂跑着，終於又大笑着的趕着騾子的鄉人。特別是劉福山底那呆傻的笑聲叫他生氣，他走過來了。

「笑什麼？」

劉福山惶恐地看着他。

「壓死你個王八旦！」

就有一記耳光打在劉福山臉上。警察自己也沒有料到這個，他底心情是非常惡劣。立刻就有閒人們圍攔來了。警察罵着又跑去指揮車輛了，但劉福山還呆站着，好像在等待着什麼似的。

「走呀！」董家貴說。

「走吧！」閒人們裏面說。

「走！他打了我還走！」劉福山大叫着。

董家貴着急地推了他一下，推着他，他也就往前走了。他又看見了一個戴線帽的——這次是一個在走路的，穿藍布衣底青年。他想，他總歸要買一個帽子纔是，可是他底眼淚流下來了，他看着他底慢慢地走着的瞎眼騾，替它覺得委屈，慘痛。

「怎麼還不到呀！媽的個！」

「就要到了。」董家貴疲倦地說。

「送他媽的什麼草，老子送給他墊棺材的！」

「你這又罵人幹什麼啊！」

「我罵……」他流着眼淚叫，「就是你這個老混蛋！」

街邊上，收音機傳出嬌柔的歌聲。劉福山難過極了，開始打他底騾子，並且高聲地一面走一面叫罵着。他看見了路邊上有賣那種線帽的了，可是他只是看了一眼，又叫罵起來。

「帽子，你的媽嘞，帽子！」他罵着，「哪個王八旦纔相信這裏頭有半個好人！日本人進城的時候，要是我是日本人，就一路殺光，你底媽嘞！」

他想到，母親這時候已經弄了中飯吃了吧，於是又罵着。他們已經走進小街了。彎彎曲曲的不斷的小街。他們走下一座腐朽的木板橋，瞎眼騾的一支腿陷在木板縫裏了。而正在這時候，橋上面一輛板車衝下來了。那年輕的車夫大叫着勒住了拉車的騾子而避讓着，可是已經來不及，板車衝在一根橋柱上了。

那盛怒的車夫罵了起來，劉福山也罵了起來，並且露出了要打架的樣子。周圍又是圍了很多的閒人。可是他們並不打架，只是罵着。董家貴也不做聲，聽着他們罵——也好像是什麼都沒有聽見的樣子。

「算了。」後來他說。

「今天老子饒了你！」劉福山對板車快說，搖搖拳頭。

「老子今天也饒了你！」板車快說，也搖搖拳頭。

他們就又走着，繞着彎彎曲曲的小街和巷子。忽然地劉福山叫起來了。

「他媽的老子好無聊啊！究竟到了沒有呀，老子要回家了！」老頭子望望他，繼續走着。他也就跟着走。好久之後，老頭子在一家緊閉着的黑漆大門前停了下來。

「到了。」他這纔說。

「這就是那火燒的房子啦！嚇，老子還以為它真的失火燒光了呢！」劉福山恨恨地說，在臺階上坐下來，伸開腿，開始吸煙。

老頭子董家貴整理了一下衣服，把包袱背高一點，鄭重地推開那有着兩個大銅環的黑漆大門，進去了。但即刻又伸出頭來。

「停下小姐先生出來，你千萬要有禮性啊！」他說，顯得是所有的疲勞都消失了，很莊嚴，很高大，很陶醉的樣子：他是用着非常柔和的聲音在說着「小姐先生」這幾個字的。

劉福山卻只是對他翻了一下眼睛。劉福山呆看着從對面的高

高的牆頭上垂下來的兩條半枯的，裹着一些亂草的枝條，然後又看看街那邊的一家冒着熱氣的開水爐子，吸吸煙，吐了一口口水，又看看身後的半開着的有着兩個大銅環的黑漆大門。他充滿了惡意，相信這黑漆大門簡直是和棺材一樣的。他咒罵着他所見到的一切。

「那根枝子，」他對牆頭上的那兩根枝條罵着，「你怎麼不死喇！你就要斷了，跌下來跌死！那個茶爐子明天早上就要遭火燒，一直燒到這邊。」棺材裏頭來！……還有他媽的這塊狗石頭，躺在路當中，你看那樣子好難看喇！——老子再也不買那瘟帽子了，好難看的，——還有這兩匹死頭死腦的驢子，一聲都不響呀，你底祖宗！」

裏面發出女人底愉快的聲音來，接着人們跑出來了——他正沈沈在這充滿着呆笨的幻想的咒罵裏面，這是給了他很大的欣慰的。他趕忙地站起來，就站在那裏不動了，惡意地瞋着。

歡叫着而跑出來了的是一個穿着紅色的衣服，頭上的頭髮捲成很多小卷卷的漂亮的女人——和劉福山在街上看到的那些女人一樣的。她底臉快樂得發紅，衝了出來，什麼也沒有看，就又發瘋似地衝進去了。而董家貴卻在這個時候走了出來，已經卸去了包袱，神聖地站在一邊。

「寅琪，你來看呀！」那女人在裏面叫着，「叫你出來呀，死東西，你看媽媽跟我們送了多少草來喇！丕丕，妹妹，都出來看，看外婆送了草來了呀，給丕丕妹妹睡覺的呀！吳媽！吳媽！死吳媽！」

小姐又出現了，但又跑了進去，又叫着寅琪，同時拉了兩個穿着絨衣裳的神氣的小孩出來，忙亂得像一陣風似的。劉福山稀奇地想，這寅琪是誰呢，怎樣躲着不出來呢？一個穿西裝的，頭髮光潔的，戴眼鏡的男子出來了，站在小姐的後面，很勉強地看

着那兩匹驢子。

「先生，就是這個。」董家貴神聖地說，「老太爺叫我們檢好的送來，我們就送來了。這個是劉四孀子的兒子，劉四孀子也是老太爺的老客戶，忠厚人！他叫做劉福山，劉四孀子求先生小姐將來多多照應……」

他底話嫌長了一點了，因為小姐，先生，和小孩子們，還有幾個鄰居，已經圍住了稻草在欣賞着了。董家貴住了口，呆住了，嘴脣有點發白和顫抖。劉福山就露出輕蔑的神情來看着他。

「這個是頂好的草，頂乾頂乾的……」董家貴說。

「那就快些搬進去吧！」先生說。

「是！」董家貴說。

劉福山很懶散，很勉強地隨着老頭子搬起草來。這時候先生，小姐，孩子們和鄰居都在屋子裏面了，小姐在那裏對着鞋子，軟糕，炒米等等歡叫着，兩個鄉下人一捆一捆地把兩擔稻草搬到指定的廚房裏去，搬完了，裏面還在那裏叫鬧着，董家貴就恭敬地問女僕借了一把掃帚，把院子裏散落下來的草一齊掃乾淨。劉福山則是在臺階上坐下了，慢慢地抽着煙。

「天啊，還繡了花的，這鞋子做的好笨呀！」小姐在裏面叫着，「真是老古董！我底意思就是要做兩雙棉鞋，哪曉得是這種玩意，哪個鬼纔穿的！妹妹，你說，你穿不穿？」

「我穿，」女孩子說。

「狗屁！你穿，你明天連草鞋都穿的！丕丕，你穿不穿呀？」小姐興奮地叫，使劉福山想像到，她一定是把那雙小鞋子高舉在頭上，而跳着脚叫着的。

「我不穿。」男孩子說。

「不穿？你倒了不起呢。」小姐說，這男孩的回答也失敗了。「你算個什麼？你要曉得，是外婆親手做的呀！」

「你這個人底意見根本自相矛盾！」先生譏諷着。

「你纔矛盾！不跟你們說了！」小姐說，劉福山於是想像着她把鞋子摔得遠遠的那種姿勢。房內沈靜了一下。有低的聲音傳出來了，好像在說着是不是要留他們吃飯的問題，劉福山於是注意了起來；董家貴也注意地聽着，顯出了很難過的神情。但後來發覺了劉福山也在偷聽，就咳嗽起來，故意地走開去了。

小姐出來了。

「董家貴，」她說，「這兩萬塊錢給你們吧！」

董家貴看着錢而紅了臉，很可憐地，很無力地拒絕着。小姐和他叫嚷着，也紅了臉。忽然地她向劉福山望過來。

「哪，拿去吧。」

劉福山站起來就接住了，一句話都不說。

這時候已經是下午兩點鐘了，送草的鄉下人走出了狹窄的巷子，大家都不開口。劉福山覺得很餓，就提議吃一點東西，董家貴聽到了這個，就站了下來，憤怒地看着他。

「吃吧？」劉福山說。

「你吃！那個狗纜吃！」老頭子暴叫着，顯然地他是憎惡到了極點了。「把我底一萬塊錢還我，我先走！」

「噢，你這纜怪：發我底脾氣做什麼呀，本來人家就不會放炮仗迎你的！哪，兩萬塊錢，一人一萬！」

老頭子顫抖着，奪下了錢，牽着他底驢子向前直跑。劉福山於是也沒有心思吃什麼了，跟着他走着。他們來到大街上了，走了很久很久，不說一句話。劉福山這時又在想着線帽的問題了，他看見街邊上擺着很多線帽，他想，總不能白進一趟城的。可是他又害怕董家貴反對他。

「你看那個帽子呀，」他笑着說，希望引起老頭子的注意來。

老頭子看都不看。他只好驢美地對那些帽子呆望着。再走了一下，老頭子卻站下了。

而且，他向一家糖食店裏走去了。他看了很久，指了兩樣糖讓店家包了，付出了東家小姐賞給他的那一萬塊錢——這張票子是已經被他在手心裏捏成了難看的一團了。他張開他底骯髒的，枯瘦的手，這一團東西，帶着溫熱的汗氣，就落在櫃臺上。而當店夥計輕視地把它展開來的時候，他就用一種為老年人所特有的仇恨的，冷靜的神情看着它。

這是一樁不平常的舉動，他從來不會化這麼多的錢來買這些被看做奢侈品的糖食的。

「買糖？」劉福山小心地說。

「糖。」董家貴侮慢地回答。

「我倒是想——買一頂那個帽子呢。」

「你買嗎，唔。」董家貴說，「你買就是了，反正這是人家賞你的錢，人家要是不賞你呢，哼！你買，你就說：買帽子！人家就拿給你。你要多挑一下，有的高頭，是漲線的，有的還有洞！」

老頭子是在毫無感覺地說着，但劉福山卻非常高興，飛跑回去了。老頭子侮蔑地拿着那一包糖，目送着這向線帽飛跑而去的青年底強壯的背影，終於歎息了一聲。終究他是完成了這件莊嚴的送草的任務了。

好久好久劉福山纔走了回來，跑了幾步，站下來試試帽子，又跑了幾步。老頭子已經失去了侮慢的神情，重新變得莊嚴了。他溫和地看着劉福山底那頂帽子，好像大人看着小孩底玩具似的。這是一頂藍色和白色相間的瓜皮線帽，上面還印着有幾個英文字。

「五千塊錢！」劉福山大叫着，「他要九千，嚇，我還四

千，再添一千，他就賣了！」

董家貴搖搖頭，好像說，祇有這樣得來的沒有意思的錢，纔能這樣花的。他同時很憐恤過着那樣的生活的東家小姐了。

「貴是不貴的——不過，不大正經。」

劉福山一面看着帽子一面走着，終於帶着非常羞澀的神情偷偷地把它戴在頭上了。

走到城邊的時候，劉福山買了兩千塊錢的燒餅，給了董家貴一半，董家貴默默地接住了就吃了起來。他們實在餓得太兇了。後來，他們都振作了一些。城門外面，鐵絲網前面，已經換了另一個兵在站着——也許並沒有換，不過他們記不清楚了。天色已經陰沈了，曠野是灰暗而瀰漫着霧氣的，顯然很快地天就要黑了。送草的鄉人們牽着驢子走進了蒼茫的平原。

「這個糖，是跟我妹妹的娃兒買的。」老頭子這樣解釋着，「本來，老實說我看不上那一萬塊錢！我們是捧着心來的，一句話都沒有，就是錢嗎？去年還不是這個樣子，去年還叫我進裏頭坐，說：『辛苦了啊，真是對不起了呢！』今年呢，想必是先生出的主意了！不過，不管怎樣，我們對東家還是要盡仁義！他們儘管不合情理，我們是合情理的！」

「老實說，我倒是高興他給兩個錢呢！」

「哼！哼！小孩子！不講情義，上對下下對上不講規矩，還叫個世界嗎？」老頭子說，被什麼東西感動了，浮上了眼淚，沈默了很久。「你底那個帽子呢，」他用甜蜜的，嘶啞的聲音說，「不太正經。不過你買的還算好，不然的話，不是漲線就是破洞。日本人來的那年，何順昌底兒子戴了一頂這種帽子進城，也是送草的，日本人一看，說，你是游擊隊！不是？不是何以戴這種帽子呢？就拍達一槍打死了。他們說江北的游擊隊全戴這種帽子。所以你下回進城，走那些兵面前過，千萬不要戴這個帽子

——他們又在檢查游擊隊了！」

劉福山，不覺地取下他底新線帽來看了一看，憤怒地笑了一聲，把它捏成一團。他在昏暗的暮色中往前走，捏得指甲都要陷到手心裏去了；而他底牙齒在動物般地痛苦地磨響着。但忽然地他又站下想通了似地，決然地把帽子重新戴到頭上，放開大步一直往前走了。

一九四七，十一月。

（上接第六十九頁）

坐在窗口的人們眼睜睜地瞪望着他，背後有人「噓噓」地干涉他，他卻祇顧拔着，好像從土裏拔着蘿蔔一樣。哥哥從人們肩頭跨下來的時候，差點兒把一個乘客的眼鏡也踢落了。

太太把小女孩遞給張光甫以後，就攜着安琪趕到車門口，和男子們一樣粗蠻地推着擠着，好不容易才摸到了車級上的那支黃銅扶手。母女兩個還沒有把自己的腳安排妥當，車子就開始了。人們肩碰着肩，頭捱着頭，後頸部和臉上被隣人的鼻息或咳嗽噴得發潤。疲勞、飢渴、頭髮蓬亂的張太太，被濃濁的脂粉氣和汗臭蒸薰得睜不開眼睛。

擠在車尾的張光甫，洩着一臉油汗，右手抱着小女孩，左手拉着車頂的鐵棍。弟弟抱住他的膝頭，還在啜泣，臉上糊着淚水和鼻涕。哥哥生怕又會跌倒，也緊緊地抓着父親的衣襟。

張光甫覺得今天的出遊，倒有點兒像往年從桂林撤退的情形。不過，能够把一家人統統拖上車子，私下裏還不得不感謝鄉下人的那個包裹。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於臺北

# 閃灼的星

碧野

「你認識她嗎？」

「認識的。」

當我的朋友楚琮激情地談起他的一同患過難的一個女朋友：樣子小巧的，有着一對藍得透亮的眼睛，我就性地插嘴說我認識她。

「你真認識她嗎？」朋友楚琮用炯炯的眼光逼視着我，嚴肅而又驚異地追問我。

我突然遲疑起來：天下樣子相像的女人多得呢。朋友楚琮所說的女朋友名字叫呂虹，而我所認識的那個女子叫呂媽。我知道朋友楚琮性子很認真，我後悔自己為什麼要插嘴說我認識他的女朋友呢？

朋友楚琮看出我態度的猶豫，好像有點失望。他抬頭望着窗外的庭園，庭園裏的紫藤花和丁香花在黃昏中靜靜地吐放着香氣。他睜着夢幻似的眼睛，輕聲地說：

「她梳兩根辮子，額頭上有塊淺淺的傷疤。……」

「那沒有錯，就是她！」我驚喜於自己剛纔說的話沒有落空。

「呵，你真認識她呀！」朋友楚琮黃腫腫的臉孔，因興奮而透出了紅暈。

朋友楚琮是剛剛出獄不久的。我和他已經是十年的老朋友

了，十年前我和他在游擊隊裏一塊工作過，動蕩的時局使我們分離後，中間就一直沒有再碰面。他現在頭髮已微斑了，而我也已踏上中年。我們分離這悠長的十年間，人世的變化是急遽的，不可捉摸的；但我們的心靈卻永遠貼近，互相緊結着不可破解的信賴。

前兩天我在一個朋友的家裏碰見他，我知道他就要離開這個監禁過他兩長年的城市。人總是孕育在感情中的，何況我在十年前認識他之後，一直在心靈的最深處保存着崇高的友愛，十年後的現在剛剛再碰面，他卻又要離我遠去了。我珍藏着這十年的友愛，但也為他的重新離去而感到惋惜。為了表示微誠，我給他在這小小的房子裏餞行：一瓶酒，一包花生米，一盤切肉。

他堅強，但身世是不幸的。我相信一個身世愈不幸的人，他愈堅強。朋友楚琮三歲的時候，已經成了一個沒有母親的孩兒，父親漂流在外，他是由年老的姑母扶養長大的。大前年冬天，他被捕入獄後不久，他的太太把唯一的女兒留在他的一個窮朋友家裏，離棄了他，改嫁了一個商人。這正如我們在這個時代所經常看到的一樣：抗戰初期因衝動的熱情和迷離的幻想結合的夫婦，到抗戰末期熱情已消退，幻想已破滅，而抗戰結束後，一個更殘酷更陰慘的災難襲來，於是從痛苦的精神生活一變而為追求豐滿的物質生活。只要你看看從前穿着棉布軍衣，剪短頭髮，穿着草鞋在前線的山野裏奔跑的女子，現在卻換上了「海勃龍」大衣，燙卷了頭髮，喜歡在繁華的都市坐私人小汽車的一件微小事上，

就可以知道爲什麼現在會有成千成萬結過婚，甚至生過孩子的女人要和原有的丈夫仳離。

朋友楚琮也正遭遇到這種平凡的事，但這事對他卻像塊烙鐵烙傷了他的心；他的太太偏偏在他失去了自由後不幾天就丟下他的女兒離去。

聽說他的女兒在大半年前就給他那個同患過難的女朋友帶走了，帶到那草深雪厚的遠方去了。

現在他就要離開這城市遠行了，他願意冒險去追尋他的女兒，去追尋一個莊嚴而美麗的生活。

「來，請喝乾這杯！」我把酒杯舉向他，我想用真摯的友情來添加他心頭的一分熱力，「祝你一路平安，父女團圓，並且祝她……」

他已先把酒一口喝乾，兩頰帶着興奮的紅暈猛地截斷我的話：

「告訴我，你怎麼認識她的？」

他的眼睛真切地發着光，我低頭沈思了一會，我想我不應該有所遮瞞，有所保留地把她的事告訴我的十年的老友。

## 二

去年，也是這樣一個醉人的春天。

我坐着沒篷的轎子，像喝了幾兩酒似的，懶洋洋地躺在轎子上，春天的旅程使我感到微醺。這時，我正到距離城市八十里外的一個開滿了野花的山鄉裏去教書。

在一個披滿了杜鵑花和野梨花的山崗上，轎夫突然停下了脚步。這裏正是三岔路口，轎夫猶豫起來。城市離學校只八十里路，但今天已經走過的少說也有百里了，師範學校的學生很少是城市的子弟，因此轎夫不會拾過學生進城下鄉，對這條路並不

熟悉的。

現在已經傍晚，又走到三岔路口，四周連個可以問路的人都沒有。我焦躁起來：

「走呀，往左邊！」因爲左邊的路比較大。

「你認得路嗎？先生！」前邊的轎夫回過頭來疲倦地橫了我一眼。

「當心走進土匪窩！」後邊的轎夫喘着氣在聲援他的伙伴。焦急無用，於是我沈悶地望着快落進山凹裏去的太陽。

在傍晚的沈靜的山野中，我銳敏地聽見右邊的山崗下有滾動的水聲，在幾棵野梨子樹的枝隙間，我看見有一個女人在清淺的小溪裏洗衣裳，於是我快樂地叫轎夫拾下山崗去問路。

當轎子斜斜地從山崗上往右邊小路滑下的時候，我遠遠地看着那個蹲在水石上，彎身在清淺的溪流裏洗衣裳的女人，那女人穿着天藍色旗袍，在被落日映紅的溪流裏，顯得很幽雅，和諧。一個小女孩在溪沿上挖水裏的沙玩，小手泡在水流裏，像一尾閃光的紅鯽魚。我想她是一個年輕的母親。

剛剛走下半個山崗，前邊的轎夫就性地大着喉嚨對那女人問路：

「嫂子，董家坳往哪裏走？」

那女人好像吃了一驚，突然抬起頭來，往後掠了掠深垂的頭髮，疑慮地往我這邊望，我覺得轎夫問得太含糊，於是我很客氣地添了兩句：

「太太，請問到鍾文師範走哪條路？」

那女人驚疑地望了我一會，然後指着這條路的前邊，輕聲地說：

「繞過前面的杉樹林子就是。」

當我的轎子走上小石橋的時候，我清楚地看出那女人垂着幾

根髮絲的臉孔，使我吃驚的，是她晶藍的眼睛，顯得像海洋，也像海洋一般深湛得不可測量，無邊得不可捉摸。她本來是一直驚疑地望著我的，但是當她發現我注視她，她突然端莊地收回了她的視線，故意回過頭去招呼她的女兒。

+

+

+

第二天早上，頭一堂就有我的英文課，因為我是一個遲來的老師，總得表現得勤快點；當上課的鈴聲一響，我就匆匆地走向教員休息室去拿粉筆和點名簿。我的第一隻腳剛剛跨進那殘破的門檻，突然一個女人正邁步走出，我迅速地避讓到一邊，走出門來的正是昨天傍晚在溪流邊看見的那個女人，她腋下夾着點名簿，牽着她的女兒，似笑非笑地輕輕地向我點了點頭，端穩地往初中部那邊的教室走去。在一棵遮蔭的高大枇杷樹的轉角處，傳來了那小女孩尖脆的聲音：

「媽，你又要上課，不帶我出去玩！」

我驚異她原來是我的同事。為了好奇心的衝動，我寧可就攔分把鐘課，逗留在教員休息室裏查看她的名字。昨天晚上熄燈的時候，我就聽見學生寢室裏傳來對教員們的半譏半唱：「上課如拉繃，下課如射箭。」教員休息室裏別的教員一個也沒來，因此我很容易看出掛在牆上的點名簿只少了初中三年級的一本，接着我查掛初三班的課程表第一堂是國文，課目下有個小小的「呂」字，因此我很快地就從本期教職員姓名表上查出她的名字叫呂媽。「呂媽，一個多麼漂亮的名字！」這是我開始把她的模樣和姓名扣合在一起的印象，這印象在我的心頭是異常鮮明的。

下午我沒有課，我在學校裏各處躊躇，看看這貧瘠山鄉裏的學校的簡陋設備。當我躡着腳尖輕輕地走過初二教室的時候，我忽然看見那個小女孩坐在教室後部的牆根下，她單獨地坐着一隻凳子，距離學生最後一排座位還有半丈的間隔。小女孩顯得那

麼的孤獨，寂寞，車轉半個身子，用小指甲在輕輕地刮着牆上的泥巴。而她的媽媽，卻坐在講臺的一邊，臨窗低頭在看書。我偷眼看看黑板，知道是作文課，而使我驚歎的是：我的這個女同事所出的作文意思很新。

整個下午，就是說從我走過初二教室後一直到我黃昏散步在野外，我的思想常常被以下的一些問題所煩擾：她為什麼帶着女兒上課堂呢？為什麼要叫那小女孩寂寞而孤獨地坐在那小凳子上呢？她是一個寡婦嗎？是一個與丈夫異居的女人嗎？抑或是被丈夫離棄了嗎？……

我沿着兩岸生長着淡紅的刺梅花、血紅的杜鵑花和抽長着嫩葉的蘆葦的小溪散步，春天的山野籠罩在輕柔的暮靄中，發散出無邊的香甜。我慢慢地往前走，一邊聽着溪水的流音，一邊聽着脚下砂礫的躁響，我這樣走到了昨天傍晚經過的小石橋。

我在小石橋上佇了片刻，昨天傍晚她在這橋下洗衣裳，而她的女兒在玩沙。但是那種疑慮的思想又在開始煩擾我。我立即離開小石橋，往回學校的路上走去。

當我繞行到學校後面的杉樹林的時候，我突然聽到一片笑聲。我快步地穿過陰鬱的杉樹林，突然看見在一片平鋪的茵茵的草地上，她們母女倆正互相抱着在草地上打滾，發笑。

她一眼瞥見了我，突然臉紅地從草地上爬起，而那小女孩卻坐起半截身子，帶着好奇的神色望我。

我恨自己為什麼來破壞她母女倆的快樂呢？我想向她道歉，但不好意思開口，只向她點點頭，抱歉地笑了笑。於是我像躲避什麼似的，立即繼續往前走。

突然我插在西裝褲袋裏的手觸到了什麼東西，我記起是昨天在路上吃剩的幾塊水果糖。我有一種贖罪的心情連忙車轉身子，掏出糖來，向小女孩招手：

「來，小妹妹，給你吃！」  
但是小女孩牽着她母親的旗袍角，羞澀地低頭偷望着我，遲疑不前。

我走前去把糖塞給小女孩。我雖然不敢望她一眼，但卻以一種輕快的心情離開了她們。

從這天以後，每逢她上講堂，而恰巧我沒有課的時候，只要用手一招，她的女兒就會像隻靈巧的小鳥，張開她的小翅膀似的手臂向我飛跑過來。我已經先跟她的女兒結下了友愛的果實，她的黑亮亮的小眼睛，是這樣無邪地信賴了我。

我牽着她的小手，在春天陽光的照耀下，到山坡上去採野花，到小溪邊去投石子，到杏林裏去摘青杏。每次她總是很聰明地選些好看的野花，檢些斑斕的石子，摘些較大的青杏帶回去給她媽。有的時候，我教她鬪草蟋蟀，教她吹葉笛，教她織花圈。鬪草蟋蟀她總想贏我；吹葉笛的時候她鼓漲了小頸子還是吹不響，於是她就一味要我吹給她聽，一直使我吹得嘴皮發酸。我織絢爛的花圈給她戴，她要我也織一個戴在頭上。我和她戴着花圈在山野裏跑來跑去，我成了她的遊伴，我的心感到恢復了童年的喜悅。

有一次雨後，天氣突然變得有點燥熱，我帶着她到那杉樹林裏去採蘑菇。

「監督，打滾滾！」她突然放棄了採蘑菇的工作，天真地指着杉樹林邊的一片潮溼的草地，要我陪她打滾。

「不要叫我叔叔，叫伯伯！」我想糾正她。

她搖頭，頭上花圈的雨珠撒落到她嫩紅的小臉孔上：

「媽要我叫你監督！」

我無可奈何地笑了笑，說：

「草地溼得很，要弄髒衣裳的！」

「媽會洗！」她跑前來拉我的腿。

「可是我怕我的衣裳弄髒。」

「媽也會洗！」

孩子的天真感動了我，我寧願弄髒了衣裳自己洗。於是我拉着她跑到草地上，從草地的這邊滾到那邊，又從那邊滾到這邊，我極力地把她撲在懷裏，不叫她的衣裳滾髒；同時用我的兩肘支撐住滾，不叫她被我壓着了身子。我們盡情地滾着，快樂地笑着，杉樹林裏的鳥雀們停止了飛跳，收住了歌唱，都歇落在枝梢上，偏着頭奇怪地睨視我們。

滾疲倦了，同時也笑累了，我們纔慢慢地往學校的路上回去。

我怕我的狼狽樣子給學生們看見，我牽着她走學校的後門。我突然看見學校後門附近的小樹叢邊有個女人的頭髮一飄，我立即認出是她的媽，我正要牽着她躲避一下，但小女孩卻高聲地叫了聲「媽！」而且緊拉着我快樂地往前跑。

她的頭髮又一飄，突然回過頭來。她看見我滿身溼漉漉的一片髒，同時看見她的女兒的衣裳也有些地方沾了泥，她舉起一隻手指，警誡地對她的女兒說：

「剛下過雨，你就去打滾！」

說後，她向我淺淺地笑了笑。

她的笑使我感到非常狼狽，我低頭看着自己泥污的西裝褲，同時斜眼看了一下小女孩頭上滾壞了的花圈，我想我的樣子一定很難看，我連忙把自己頭上的壞花圈取下來，偷偷地丟到樹叢裏去。

我的耳根漸漸地消褪了熱，慢慢地抬起頭來，忽然發現她手裏提着半瓶酒。



我的凝視酒瓶的眼光使她臉紅。「她會喝酒嗎？她怎麼會喝酒的呢？她一次能喝這麼多酒嗎？」我紛亂地想。當我的眼光疑惑地掃了一下她的臉孔的時候，她害羞得深深地低下頭去。

我想她可能也是因為怕學生們看見，纔走學校後門的。爲了不使她太難爲情，我把小女孩交給她，匆匆地走掉了。

當天晚上，我正在飄忽不定的油燈下改英文練習本，突然有人輕輕地敲門。

我開了門，在搖曳的燈光中，我看見一個小巧的身影站在我的門口，立即我就辨認出是我的小朋友的母親。我突然一怔，好一會兒纔低聲地問：

「呂老師，有事嗎？」

「我想跟你借本茅盾的散文。」她靜靜地回答。

她手裏拿着查堂簿，我知道她是剛剛查過晚自習的。我一邊請她進來坐，一邊納罕地想她怎麼知道我有茅盾的散文集呢？但我立即就記起我每次出門總是把窗子敞開，她可能因找她的女兒而來過我的窗前，看見了我書架上的幾本書。

我把她要借的書拿給她，隨口問一聲她的女兒：

「小琳呢？」

「睡着了。」她溫柔地笑了笑，這笑只有從疼愛子女的年輕母親的臉上纔能看得到的。「她太頑皮了，常常累你帶她。」

「她很聰明。」我沒有更多的話好說，我覺得我的聲音有點發顫。

「是的，她聰明。……」她的藍得透亮的眼睛突然襲上一層憂鬱，正像夏季晴藍的天空突然襲來了陰雲；而且躲閃着我的眼光。

我突然想起她爲什麼要喝酒的理由來了，她的憂鬱很快地感

染了我。我雖然常常帶着她女兒一塊兒玩，但每次當我對小女孩用試探的口氣問起她的爸爸的時候，她總是回說：「不知道。」於是我輕輕地歎息一聲。

我的輕聲歎息驚動了她，她忽然回過臉來，凝靜地望着我。她的藍得像海洋一般深奧、神祕、無邊的眼睛，好像要把我的靈魂包涵、溶解。我覺得她的眼睛好像深深地理解我。

但她突然起身走了。

幾天後我纔知道她把書借去當補充教材用的。她向學生教了一篇「白楊禮讚」。

白楊樹幹是直立而挺拔的，蕭蕭的闊葉預告風雨。我從她心愛這篇散文上，知道了她的性格和靈魂的嚮往。我是這樣的敬愛她。

因此我們彼此的心裏投下了默契，一種純潔的友愛開始在我們中間萌芽。

不知道是因為她喝酒太多，或是因為她教課太累，她病了。

校醫室裏除了紅藥水、碘酒、奎寧和阿士匹林之外，什麼藥品也沒有；這裏又是一個距離城市八十里的窮僻的山鄉，連個好醫生也找不來，連點貴重的藥品也買不到。我只好從校醫室裏要了幾片阿士匹林拿去給她發汗。

她用條白手絹纏着額頭，用條破軍氈蓋着身子，靜靜地躺在布滿了臭蟲血迹的木牀上。她的眼睛深深地閉攏，秀長的睫毛凝靜地深蓋着，臉孔燒紅，她在半昏迷的狀態中熟睡着。她的女兒小琳短髮蓬鬆，很乖地坐在牀前的小凳子上，一邊守着她媽，一邊啃着一塊隔夜的硬鍋巴。當小女孩看見我走進房子的時候，像獲得了意外的援助似的，立即快樂地撲向我，我連忙向她搖手，不叫聲張。

我抱着小琳，輕輕地坐到她的牀沿上。我環顧房子，除了一隻破網籃，和大人孩子的幾件布衣裳之外，四角裏空空的。像我這樣一個單身男人倒也沒有什麼，像她這樣一個年輕的母親，帶着一個幼小的女兒，漂泊到這荒僻的山鄉來教書，貧窮飢餓，無依無靠的，我感到一陣心酸。

顯然她是發燒得很厲害的。我鼓足了勇氣伸手去摸她的額頭，當我的指尖剛剛觸到她纏着白手絹下邊額頭的時候，她突然敏感地睜開了眼睛，她的眼睛失卻了澄藍，布滿了血絲。我畏懼地立即縮回手。

她的眼睛疑惑地而又昏茫地望着我，但不久好像終於認出了我，她的嘴角忽然掠過一抹悽苦的笑，眼睛溫馴地蒙上了憂鬱。

「呂媽，你吃點阿士匹林好嗎？」她的憂鬱的眼光給我的心靈投上太多的重負，我迴避着它。我一邊低聲說，一邊拿出阿士匹林，從我帶來的溫水瓶裏倒了杯水。

我塞了兩片阿士匹林到她的嘴裏，輕輕地餵她喝水，但我不去看她。當她快喝完半杯水，無意間我看了她一下，突然發現她的眼角上停着兩顆欲滴未滴的飽大的淚珠。她好像發覺到我在看她，突然伸手把杯子拒開，翻身臉朝牆。

已經過了晌午，小琳還沒有吃飯。我帶着一份沉重的心情，在房角裏生着了炭爐子，替小琳燒稀飯喝。

我下午照常沒有課，整個下午我陪伴着她，照顧着她，在房子裏帶着小琳靜靜地玩。

第二天她的燒退了，她不願多耽擱學生們的課，抱着剛剛病後的身子去上講堂。

又到了下午，我在破舊的迴廊下碰見她，我說：

「你還是歇歇吧，下午的課我替你上。」

我可以坐着看書。」她故意裝得很有精神地笑了笑，可是西斜的陽光射進迴廊，照落到她的臉孔上，她的臉孔是灰白的。

十

她教書很認真，而且對待學生非常和藹。每天下午晚自習到熄燈之前，她小小的房子裏總是擠滿了學生，她跟他們講時事，談做人。她經常用啓發的話誘導着這些鄉野的孩子。她會問到農村的收成，捐稅，抽丁，學生們的家庭狀況和各人的健康情形。有一次，我從學生的手裏看到她批改過的作文，她不僅把錯字改正，把句子改通，加了眉批，而且還逐條詳細的寫上文章的優點和缺點。

可以說她是全校最受學生愛戴的老師。

校長是看出這一點的，爲了拉攏她，給小琳從城市裏買回來一頂帽子和兩雙襪子，而且時不時請她到校長室裏去吃燉雞，看她窮困的時候，還暗地裏把薪水預支給她。但她知道學生們對校長是不滿的，她常常從學生們的口頭上，知道了校長怎樣侵吞學米，怎樣刻扣伙食，怎樣私領配給物。因此她除了必須的應酬之外，不願意多跨進校長室的門坎。

於是污蔑和謠言開始像迷眼的風砂般的旋蕩在全校了：說什麼她是從社會服務處被介紹來教書的；說什麼她到學校來的時候只有一隻網籃，窮得像女乞丐；說什麼她不像是個大學畢業出來的；而最壞的，是說她是個棄婦，小琳是她的私生女。

爲了這些污蔑和謠言，最近她故意和我疏遠了。起初我對她有點氣憤；但冷靜一想可能是因爲她怕我受到了不白的連累，我又同情她了。我爲了要用行動來向這些污蔑和謠言抗議，我一有空就拼命地帶着小琳玩。

當污蔑和謠言開始散播的時候，學生們有些是聽信了的，也就不大熱烈地跟她一塊混了。但因爲她的態度不變，仍然認真

教書，對待學生仍然非常和藹。年輕孩子的心總是純潔的，向善的，因此這些污蔑和謠言就漸漸顯得無力了；過後每天下午晚自習到熄燈之前，她小小的房子裏又擠滿了學生，反而比從前更多了談笑聲。

在這中間，她曾經向我表示：她本想帶着小琳離開這裏，但是她捨不得這羣朝夕和她相處了兩三個月的純真的鄉野孩子。

我滿以為這場風波可以漸漸地平息了，但事實卻不是我所預料的一樣。

一個跟她特別親近的女學生，深夜裏披頭散髮偷偷地來敲她的房門，告訴她校長抓到了一個同學的日記簿，一清早就坐轎子到城市裏去了。

「呂老師，你還是早走一步吧，說不定明後天就會有人下鄉來找你的！」女學生哭着嗓子拉住了她的手臂。

她知道那個被抓走了日記簿的學生是比較能接受她的誘導的，說不定他在日記簿裏記下了她的什麼話。她在批改作文的時候是不寫下什麼特殊的字句的，但誰想到校長是一隻鷹，眼尖爪利——把那個學生的日記簿抓進城市去了。

那天晚上，她一直睜眼到天亮，她想着帶小琳到那裏去呢？她想着這班可愛的鄉野孩子的被人愚昧。

但她終於決定下來了。

+

+

+

第二天傍晚我把小琳從野地裏帶回來的時候，卻找不到她。我想可能她到溪邊洗衣服去了。但是一直到我給小琳煮過飯吃，而且學校已開過了晚飯，還不見她回來。我抱着空肚子帶着小琳到溪邊去找她，她並不在溪邊。正當我發呆地站在小石橋上疑慮的時候，幾個女學生迎面散步過來，我急着問：

「你們看見呂老師嗎？」

「我看見她太陽掛斜就上那裏去啦！」一個剪短頭髮的女學生指着陣陣歸鳥飛去的高峻的後山。

我立即抱着小琳走上陡斜的山路，晚霞淡褪了紅輝，暮靄開始瀰漫山林，鴉陣在我們的頭頂上唵唵地飛過，除了幾聲鴉噪之外，山林在深沈的寂靜中。我吃力地抱着小琳爬山，山路上的石子在我的脚下滾響。

一個勤勞的農夫在梯田上放水，我問：

「老鄉，你看見有個女老師上山來了嗎？」

農夫用空虛的聲音回答我：「沒有！」

到了半山上，我碰見一個挑柴下山的農婦，我又問：

「大嫂，你看見有個女老師在上面嗎？」

在暮色中只看見農婦的頭巾急速地飄搖了一下。

我突然驚疑起來：她到那裏去了呢？她能不能她的女兒了嗎？我惴惴地心跳，我驀然想起她的憂鬱的眼睛，我怕會有什麼不幸的事情發生。

我的心驚悸得突然緊縮、發痛，好像被燒紅的鐵圈猛地一箍。我恐怖得喘着氣高聲叫：

「呂媽！呂媽！」

但是山岩傳來一聲聲空洞的回音。

「媽！媽！」小琳用哭着的尖嗓子幫我呼喚，但呼喚聲過後，山林仍然是一片空虛的寂靜。

烏鴉們靜靜地棲宿了，夜已開始降臨，我藉着一絲微薄的星光，抱着小琳疲倦地繼續往陡斜的山路上爬行，繼續地呼喚着她的名字，而也繼續地回給我不可擊破的寂靜和空虛。

左邊的荒山遠處閃動着一家農舍的燈火，那燈火的微紅勾引了我，我想她也許在那農家裏歇腳。我鼓起了最後的力氣往左邊的山徑上顛踉着走，突然我被橫路的樹根一絆，往前踉蹌了幾

步，差點把小琳摔落地上，她嚇得尖聲哭喊：

「哇！媽！……」

忽然不遠的地方發出淒涼的叫聲：

「孩子，媽在這裏！」

在夜色中，我順着聲音傳來的方向望去，模糊地看見一個人影坐在松林邊的一塊石頭上。

「呵，呂媽！……」我向松林狂奔過去。當我把小琳交給她的時候，我因卸下重負和尋獲了她而幾乎哭了出來。我在一半悽酸一半欣喜的心情中，低聲地責備她：

「看你躲上山來，連晚飯也不吃！」

但是我聽見她吻她的女兒的時候，喉嚨裏發出一聲帶淚的歎息。

我沈默地站在她的旁邊。

「嘻嘻，媽，看，小燈籠！」孩子一投回溫暖的母懷，正如魚兒投入水，立即就變得活潑了。他拍着小手，指着穿飛在草叢中的初次閃光的螢火蟲。

我本想走去捕捉，但她卻柔聲地說了：

「孩子，去捉着玩，當心不要摔跤！」

小琳快樂地走進草叢裏去了。

「林先生，我明天一早就要走了！」

我的心突然一沈，我將失去小琳，將失去小琳的不幸的母親，我感到迷茫，痛苦，我顫聲地說：

「呂媽，你到什麼地方去呢？」

她沒有回答，我們都沈默下來。雖然我們彼此都不望一眼，但各人感到各人在測量着彼此的心頭的痛苦。荒山的夜是深沈的寂靜，我們可以彼此聽見因心跳而發出的急促的喘息，從這急促的喘息中，我們默默地互相了解着友愛的崇高，心靈的信賴和分

離的淒傷。

「林先生，」她望着擺動在草叢裏小小的影子，很久很久纔低聲地說，「你以為我真是她媽？」

「呂媽，你怎麼啦！」

「我不怎麼，」她抑鬱地歎了口氣，「她媽丟棄了她，正像我一樣是個孤女呵！……」

「呵！」我的心顫動了，我幾乎停止了呼吸，一種悲絕的情緒向我襲來，我的心像被烙痛了。

很久很久我纔問：

「她爸呢？」

她抬起頭來，她的眼睛在夜色中發出柔藍的光，凝望着那天邊一顆閃爍的星：

「她爸，她爸在監牢裏。……」

「你？……」我突然發現她髮絲披亂的額頭上有一塊發亮的傷疤，我猜想她可能是受過刑的人。我有更多的話要說，但是我的喉嚨哽咽。

「我？我愛她爸，不，我愛那顆星！……」

「你不見怪嗎？」爲了要壓抑心頭對往昔的悲傷，對現在的紛亂，我吸着了一支煙。在香煙頭的紅光，和煙氣的繚繞中，我深深地望着我的朋友楚琮。

「不！友情本來是神聖的。」他兩眼含淚。春天柔和的暮靄已流進窗來，庭園裏的紫藤花架已顯得模糊。他含淚的兩眼望着窗外掛在丁香梢頭的一顆閃爍的星。我發現那顆星，正是去年這個時候呂媽在荒山上凝望過的那一顆，方位不變，而且同樣閃爍。

十 十 十

夜來了，我開了電燈，讓強烈的燈光照亮朋友楚琮的臉孔，我一邊繼續和他喝酒，一邊深深地望着他的眼睛說：

「那麼，現在輪到你來告訴我：那個仍然愛着你的呂媽，不，呂虹，她怎樣跟你一塊共過患難的呢？」

他連斟兩三杯酒，接連着灌進他的喉嚨。然後他望着窗外初昇的月亮，帶着一種激情的聲調告訴我：他和我的那個敬愛的女朋友的關係。

## 三

那是在這城市裏最凶險的地方，表面上起着一個漂亮的名字：「月牙園」；而被監禁進去過的人都叫它做「石灰窖」。「石灰窖不把你悶死，也把你烤焦！」這是饒倖從那裏出來的囚犯們對親朋們說的，說這話時的聲音總是低沈的，恐怖的，好像受過大災難後神經失常的人特有的囁語。

那個地方，「石灰窖」，應該說是由幾十年來無數骨節支架成的，由幾十年來無數的血塗染成的。不信的話，你可以在那堅固的石牆下挖出一筐筐遠年的或近年的骨頭，你可以從每塊磚牆上發現斑斑的或鮮紅的血痕。

他，楚琮，帶着腳鍊，腳鍊把他的兩隻腳踝磨破了皮，流了血，血凝結成紫痂，但當他走動的時候，紫痂又破裂了，流出新的血。從他的紙錠一般發黃的，爛瓜一般水腫的臉孔上；從他頭髮亂得像秋後的墓草，鬍子長得像豬鬃看來，可以知道他已經是在這裏熬過一段苦難的歲月的老囚犯。確實的，自從那一次風雪之夜，城市裏發生「大獄」事件起，他已經整整關在這裏一年了。這一年來，和他同在風雪之夜被捕進來的人，差不多都死了，放的放了。他沒有被抓到什麼罪證，前後的口供又從來沒有什麼破綻，按道理他也可以獲釋的；但是他不願在一張污辱他的

靈魂的紙面上畫押，他的不屈成了他唯一的罪狀，因此他受了刑，而且被逼做苦工。

在那個嚴寒的冬天，他每天被逼到冷風刺骨的院子裏去搥石子。他穿着單薄的號衣，爲了冷得渾身發抖，他用最大的氣力搥着。鐵錘擊到石塊上，火星在他的眼前迸爆。他想着人生僅是短暫的一瞬，自己如果能像火星的迸爆，也就不愧在這森冷的黑夜中盡了一點光熱的作用；同時他擬想着自己如果能成爲一塊石子，在鋪砌路基的時候，能有自己的一份硬度，一份力，就是死了也甘心。由於這些思想的纏繞，有時他會被鐵錘搥着了手指，發青，發紫，痛得鑽心，苦皺着眉頭，把手指銜進嘴裏裏吮吸。

一天中午，風停息了，冬天的陽光像金色的果汁般的直瀉落簷頭上、院子裏，這是一個難得的好天氣。因爲接連着一個星期天色陰霾，囚犯們被關在監房裏一動也不能動，今天該放監讓他們曬曬太陽了。

也許是說得上「尊重女權」吧？每逢這樣的好天氣，女監總是早半個鐘頭開放的。這中間無疑地是因爲怕男女囚犯們互相窺探，交談。

其實男監和女監是永遠隔離的，即使是放監曬太陽，院子還是被一片密密的竹籬笆隔開。

隔着竹籬笆，聽見那輕輕的，雜沓的腳步聲，和低低的，模糊的說話聲，楚琮就知道女監開放了，女囚犯們走出來曬太陽了。他在隔着竹籬笆的院子的一邊揮動着鐵錘打石子，他的心情太寂寞了，他下意識地企圖讓自己敲擊石子的響聲去引起竹籬笆那邊女囚犯的注意，用響聲去告訴他們這邊有着活的人，有着她們的兄弟。

果然他發覺籬笆的一根竹子在輕輕地被撥動了。他放下鐵錘，用破袖子迅速地拭了一下額頭上微微沁出來的汗珠。他緊張

地等待着，等待着那籬隙間的神祕的一瞥。

很快地他就看見有一隻眼睛在籬隙間向他這邊窺探。他發現那秀長睫毛下的一隻眼睛是柔藍的，發着奇異的、神祕的光。

他驚異地想：

「一隻藍眼睛！」

+

+

+

「一隻藍眼睛！」像一盞點燃在黑夜中的燈般的，開始點燃在楚黎的心裏。

那隻藍眼睛是純真的，溫柔的。他熟悉那隻眼睛，那是屬於一個小巧的女子的。他曾經跟她一塊工作過。他第一次認識她是在一個深夜的集會上，她是一個婦女組的負責人。她的出身是工廠女工。在工作上有一個時期她跟她有過密切的聯繫，他跟她一塊寫過油印，編過小冊子。「她什麼時候被抓進來的呢？」他驚異地疑慮地問着自己。

他仍然在院子裏打石子，天天盼望着好天氣，他常常抬頭，用沈思的祈求的眼光望天，天上的雲層會使他憂鬱，而雲縫裏的一線天光又會使他發生希望的喜悅。但老天偏偏跟他作對，又是接連着陰陰地板着臉。不出太陽，他是不能看見那隻藍眼睛的。一個新來的難友，有一天偷偷地告訴他說：他搥的石子，並不是用去鋪路，而是用去建築一座新的牢獄。

於是他帶着一種悲憤的心情到院子裏去搥石子。他的理想破滅了，他不再那麼用勁地揮動鐵錘，他憎惡這些石子，他的眼前減少了從石子上碰擊出來的火星了。他想：「自己還不够受苦嗎？爲什麼要叫另一批朋友受苦呢？」前一天他還可以滿滿地搥完兩堆石子，但是今天連半堆也搥不完了。

「你在幹什麼？」一個走過院子的獄吏站住了向他皺眉，眼睛陰冷地看着他。因爲他正在冷風裏發呆。

他舉起鐵錘狠狠地搥碎了一塊石頭，腳鏢唧地一響，突然站了起來：

「先生，我不願幹這撈什子了！」

獄吏正一步一步地向他逼攏過來，他無援地站立在寒風中，他預感到一種不幸的事情就要發生，他的抖擻的兩腿發軟，想坐下去重新搥石子；但是他的良知在支撐着他。矛盾的思想在他的心裏互相碰擊，這碰擊有如電火，只一閃：「整天被擲在監房裏，就永難再看見那藍眼睛了；但自己能爲這，就打石子去起座新監房嗎！」

但是他黃腫的臉孔已被狠狠地擱了一巴掌：

「不搥石子，有你的！」

從此以後，他就不再在院子裏打石子了；換派給他的更難堪的苦工，是每天要他拖着唧唧的腳鏢，到每個廁所裏去撈糞，挑到後院倒進大糞坑裏去。

他的肩膀是經不起百十斤的重壓的，他每天要挑幾擔滿滿的兩桶糞，拐彎抹角地走一段路。他的腳鏢被腳鏢磨爛了，在他走過的路上，總有從他腳鏢上滴下來的血點子。

幾天後的中午，太陽高高地掛在天心，但是這個好天氣對他已失去溫暖的魅力了。

正當他挑着滿滿的兩桶糞，踉踉蹌蹌地走過院子，他忽然聽見籬籬的那邊又傳來了輕輕的、雜沓的腳步聲，和低低的、模糊的說話聲。他忽然看見那籬笆上腐朽的竹子又被折斷了兩根，從那塊洞縫裏露出兩點發亮的東西，那不再是一隻，而是兩隻藍眼睛在大膽地望他了。他發現那兩隻眼睛是那麼嚴肅地堅定地望着他。

那兩隻藍眼睛又重新溫暖了他的心；尤其是那眼睛裏的嚴肅的、堅決的光芒使他的靈魂高傲。

脚鍊把他的脚蹠磨出骨頭來了，要不是最後一次他暈倒在獄吏的辦公室的過道上，連人帶糞滾在一塊，把過道和他的渾身潑得污穢、惡臭，他是不會被解除這痛苦役的。但是獄吏並不就此放過他，現在卻又換派他劈柴了。

柴是從後面的荒園裏砍來的，獄吏想把他劈好的柴拿去賣錢多措些油水。獄卒們替獄吏從後園裏把古老的樹砍伐來，而他就坐在院子裏替獄吏劈柴。

歪歪扭扭的柴頭是難得劈開的，他吃力地揮動着斧子，常常累得腰酸手軟，眼前冒金星。

又是放盪盪太陽的天氣。好像春天就快來了，高出屋脊的後園的老柳樹已經有了綠意，麻雀們在簷頭上開始唧唧喳喳，飛飛跳跳。可是他把手一揚，麻雀們就嘯的一聲飛了。看着麻雀們的飛去，他心裏感到難耐的寂寞。他想起了自由，想起了結婚了幾年的妻，想起了嬌憨的女兒。尤其是他的女兒，他曾經爲她洗過尿片，爲她當過馬騎，他是心愛她的。「孩子長大了些吧？她乖嗎？她想她的爸爸嗎？……」

正在他冥想的時候，他忽然聽見了幾聲低低的哨音，猛一抬頭，他立即發現了那竹籬笆破洞處的兩隻柔藍的眼睛。

又是幾聲低低的哨音，那哨音叫他過去。

他看看四下裏沒有人，立即放下了斧子，輕輕地走了過去。隔着竹籬笆，他驚異地望着她的藍得透亮的眼睛，那眼睛是那麼真摯地、嚴肅地望着他。

「楚琮！」

「呂虹！」他驚喜地低聲叫。

「我傍晚就可以出去了。」她輕輕地說，柔藍的眼睛裏帶着微笑。

「她就要出去了！」他妒忌地想，但妒忌立即就變成了狐疑。

她看出他對她有什麼不信任的地方，連忙低聲說：

「他們是沒有查出我的證據的，也許我是一個女人吧，他們放了我。」

「那麼，」他望着她的真摯的藍眼睛沈吟一會，「那麼，去不，我要問你，你家在哪裏？」她急切地問。

「我去看她們！」她接着說，眼睛是坦白而勇敢的。

他告訴了太太和孩子住的地方。

從那一次簡短的談話之後，他再也看不見那兩隻海一般柔藍的眼睛了。他的生命像一隻擱淺在荒涼沙灘上的船，感到空虛和寂寞。他常常在心裏默禱着她的自由和幸福。由於她，他也想起了自己的女人和孩子。

現在只剩下那竹籬笆上的破洞了，那是她曾經用大膽的手拆穿的，那裏曾經閃耀過她熱情的、透亮的藍眼睛。現在那破洞大的破洞，已經變得那麼的冷峻、無光彩了。

一天午後，一個獄卒用幾節竹子，把那竹籬笆上唯一的破洞也鑲補起來了，而且還用鐵絲把它纏牢。

高出屋脊的後園的老柳樹發綠了，鳥雀們在溫暖陽光下的簷頭上成羣地唧唧，好像告訴他說春天已經來了。可不是嗎？那囚犯們永遠去不了只隔着一堵半牆的後園裏，已經開始播送來一陣陣花香。春天確實來了，溫和的天空上傳來了爽朗的鴿鈴；柔軟的雲層下，飛起了一隻隻紙鳶。囚犯們在這萬物蓬勃的季節裏，卻悶慌了心。尤其是他，心隨着紙鳶飛升，隨着鴿鈴遠去，他一



有空，就總是凝望蒼天。他的生命要插上翅膀，要瘋狂地飛翔，但牢牆緊緊地圍住了他，緊緊地壓住了他啊！……

滲着稗子沙子一天兩頓的半碗糜倉飯，和一塊鹹得發苦的蘿蔔頭，已使他閉着就皺眉，往日如虎狼的飢餓，而近幾天來卻難得下咽了。他病了。

突然一天早晨，他在昏迷中被難友推醒：

「外邊有人看你！」

他振作起精神，側耳傾聽，果真獄卒在外面大聲叫他的號數。

他驚疑而又欣喜，一年來從沒有人來探望過他。「是誰呢？」

他兩滴眼淚突然飛落他的破鞋尖。

他踉踉跄跄地跑出監房，對給他開監房的獄卒問：

「誰呵？」

獄卒不耐煩地把手一揮：

「去，你的女人！」

他遲疑了一會，摸摸長頭髮和亂鬍子：「就這樣去見你的女人嗎？」但他心裏立即就快樂地譏笑地回答：「要不，你還能到理髮店去理髮刮鬍子嗎？」於是他曳着響得唧唧噥噥的腳鍊，急急地跑到接見室的鐵柵欄那邊去。

他雙手攀住鐵柵欄，突然呆住了：來探望他的並不是他的太太！

他驚異地睜大了眼睛，望着鐵柵欄外的那個來探望他的女人：包着花頭巾，兩條又粗又黑的辮子，左右露出花頭巾外，掛落在兩肩上。她的眉毛畫得很長，額頭近頭髮的地方有塊淺淺的疤痕。

那女人把嬌小的身子靠近鐵柵欄，他立即認出她的兩隻眼睛——兩隻海一般藍的嫵媚的眼睛！

他立即理解她是化了裝來探監的。他連忙裝得鎮靜下來，隨口問：

「孩子好嗎？」

「你瘦啦！」她一邊把提來的幾個罐頭塞給他，一邊偷偷地斜睨了一眼看守的人，立即壓低了聲音，「孩子很好。但是你的太太病啦，到鄉下調養去了。……」

她忽然提高了聲音：

「不要難過，這次帶給你一點，下次我會多帶東西給你！」但立即她又小聲地說：

「孩子很可愛呢。讓我帶着她吧！」

「你想吃什麼，告訴我。我剛從舊金山回來，天暖了，下次給你帶幾件美國襪衣來換洗。」

但立即她又低聲地懇求：

「答應我，讓我帶着孩子吧！」

他望着她的柔藍的眼睛，含淚地輕輕地向她點了點頭。

十

「你說，我怎能不感激她呢？」朋友楚琮激情地說完了他和呂虹患難中的一段故事，窗外的月亮已高高地升起，他的含淚的眼睛又移向那顆閃爍的星，輕輕地歎了口氣。

「來，我倆乾完這一杯！」也許爲了被他倆的患難所感動，也許爲了要解除他心頭的煩憂，我向他舉酒。

#### 四

朋友楚琮是前一個月纔出獄的，他在那裏整整被關了兩年。當他出獄的那一天，他往家裏跑，自由給他多麼大的一個幸福，他望着寬大繁華的街頭，望着街兩邊華麗的商店，望着像江河一般掀滾的行人和車輛，他幻想着自己半個鐘頭後看見女人和孩子

的歡樂，女人會高興得流淚，孩子會抱着他的腿喊爸爸。被腳鏢磨壞了的腳顯得有點跛，但他的步子是輕鬆的，像走在春天雨後發軟的路上。他長髮披肩，亂鬍子遮住了嘴臉，穿着一身破爛的塗滿了血跡的髒衣裳。行人們都遠遠地迴避着他，但他卻高傲地走在街上。

但是當他走到了家門口，門裏的一個老頭丟給他一張爛鈔票，他愣住了。原來他的家已另外住了一家人，他的女人孩子早就搬走了。

他急急地但也是疲倦地跑到他的一個窮朋友家裏去問訊。

那個窮朋友比前更窮了，穿着一件由抗戰時前方帶回來的一條破軍氈改成的袍子。窮朋友請他吃一碗雜糧稀飯，含淚地告訴他：他的女人在他入獄後不久，就把他的女兒送來，悄悄地就跑了。聽說她跑到濱海的、個大都市，改嫁給一個商人。窮朋友兩夫婦替他帶着孩子，孩子太小，買不起奶粉，就只好吃些麵糊。一年後，孩子剛滿三歲，一個姓呂的年輕女人找了來，說是孩子她爸的患難朋友，把孩子帶走了。

「誰料到你還能活着出來呵？」最後窮朋友唏噓地說，「大半年前那個姓呂的女人從鄉下教書回來，還帶着你的孩子來過，她說她第二次去探監人家不叫見你，她想你恐怕不在世上了！……」

「她到哪裏去了呢？」

「你用不着就心，她把孩子帶得很好，胖了些，也活潑了些。」窮朋友深深地望着他添上一句：「她臨走的時候告訴我，她要把你孩子帶過那邊去。」

月亮已經中天，窗外的紫藤花架和丁香樹浴在夢一般的銀光裏，送來淡淡的清香。

我和朋友楚琮一同喝乾了最後一杯酒。他的微斑的頭髮在燈光下一閃地站了起來，興奮地伸給我一隻手：

「好朋友，不早啦，我得趕回去收拾點東西。」

「明天一準走？」我緊緊地握着他的手，留戀地望着他的眼睛。

「一準！我們總會再見面的！」他的眼睛是那麽自信地堅決地望着我。

我終於送走了他。望着夜空裏那顆閃閃的星，心裏默禱着他的平安，默禱着那年輕女人和小琳的健康。

一九四八，一，於北園。

（上接第三十八頁）羅振生裝着倦於流浪的感慨口氣說：「什麼時候有船，我們就什麼時候走吧。」

「既然如此，我們在船上倒不寂寞了。」黃世簪站起身來告辭。

羅振生本來想請黃世簪吃中飯的，一摸衣袋，苦笑；只好改約晚上去看他。

送走了客人，回到家來，羅振生立即清理書籍行李。他愉快的清醒的做着這一切。他又想到將房子和傢具全部送給柏生。

「他已經大抵成熟，堅強而且可以單獨作戰了；在文化崗位上，他是有力量的。」羅振生自語着，「而我——我有太多從舊社會帶來的缺點，只有在集體的行動裏去肅清它們。」

他微笑着清理書籍文稿，居然吹起口哨來了。

一九四八，三月。

# 假日

—— 臺灣風景之一 ——

雨 田

天還沒有亮，張光甫太太就起來了。她輕輕從被裏縮出身子，讓那暖生生的棉被留在十個月的小女孩身邊，使她不至於忽然失去倚偎和溫暖而驚醒過來。於是，她謹慎地抽開了那一扇常會發出「軋軋」怪音的「障子」(註一)，悄悄溜出了臥房。

起火煮飯的時候，她流了很多的眼淚。燃料一下貴了兩倍，生意人的詭計也跟着多了起來，昨天買來的一擔木炭，鐵重的煤塊也有，半像木柴半像炭的也有。濃煙刺痛她的喉嚨，也激起她哭泣般的大量流淚和鼻水。竹編的扇子在手中不停地揮動。手的動作一停，火焰便又熄了下去，惡臭的，白捲捲的濃煙立刻從爐底衝上來，佈滿整個廚房，甚至侵入臥房。

「嘩！」張太太等所有的煙種棟的棟出，燒的燒着了，纔鬆了口氣，丟下扇子。

於是她再溜進臥房，拿出兩條未完成的小孩工裝褲到窗口去，就着逐漸轉白的晨曦忙著針線。剛流過淚的眼睛，老是好像有一層白茫茫的霧蒙着，她不時得停手去揉着眼睛，可是並沒有發見妨礙視線的排泄物。這兩條由丈夫的破褲翻一個面來改新的藏青假嘜嘜褲，虧得她一番苦心的剪裁拼湊，式樣反而比掛在攤子上的上海貨精巧；釘在襟帶上搭到胸前的兩顆淺藍色的舊磁扣，在藏青的底子上閃着溫和而愛嬌的微光。

街上送來沙啞的，趕早賣了油條和豆腐去上學的小孩子的叫聲，還有市外推來的菜販的木輪車聲，同居者的時鐘打着七點。

她從窗檻上站起身來，擰去了綫頭和剪落在身上的布屑，在胸口摺疊着，欣賞着剛完成的兩條小褲子。

番薯粥的鍋子已經冒了好久的白氣，薄薄的鍋蓋被蒸汽衝得一掀一落，「吁吁」地低唱着。她不用試，就知道粥已經煮好了，混下一撮鹽，便把鍋子端到地上，利用廢餘的炭火來煮開水。

她拿起掃帚正要打掃的時候，賣豆腐的銅喇叭忽然在門口響了起來。小女孩被驚醒了。孩子暴躁地哭叫着，踢着被蓋，才不似地反弓着小身子。於是大的三個孩子都醒來了，父親也醒來了。

張光甫先生今天不用去工作，比平時多睡了一點鐘。昨天他領到了一部份結欠的新津。衣袋裏有了點兒錢，對於自然的感覺也不同些似地，從辦公室的窗口望見那襯托着遠山近樹的澄碧的秋空和噴着橘子香的陽光，張光甫居然也發生了興致，想趁着星期日帶領一家人去公園裏玩玩。玩公園是不必化很多錢的，而且公園裏有鞦韆，有旋轉架，還有動物園，孩子們最愛那個。

回家和太太說了，太太憂慮着：「吃飯都結結巴巴呢，出門還不總是會化錢！」

〔註一〕——日本式住宅內的一種格子門，有的糊紙，有的嵌有玻璃，開關時左右推動。年久失修的，推動時往往會磨擦成聲。

張光甫估計了一下：車錢，買些孩子們吃的零食，大概也得兩天的開支。於是自己也猶豫起來了。然而孩子們可不容含糊的，一聽見動物園，哥哥和弟弟就拚命吆喝着要去，吊着爸爸的衣袖要求一定答應；進了初中的姐姐，也連忙提議：

「媽媽，我們再省一點好了，哪！晚上也吃番薯粥，幾天不就省下來了嗎？」

「半夜裏你不會餓嗎？」媽媽望着她蒼白的面頰，裝着很嚴肅的臉色逗她。

「不餓！」三個孩子同聲叫着，身子挺得直直的。

媽媽無可奈何地望着爸爸苦笑；爸爸歎了一口氣。

於是，爸爸媽媽不再猶豫了。八歲的哥哥高興得在破舊的「疊」(註二)上翻着跟斗，五歲的弟弟也「好啊，好啊」地亂跳亂叫，和哥哥鬧成一堆，連覺都不想睡了。

窗上已經充滿了金色的陽光，斑斑點點顫着龍眼樹和榕樹的影子。張光甫記起今天要去遊公園。他連忙起身，去幫太太抱孩子。小女孩剛吃飽奶，笑呀呀的，她伸起花瓣似的小手拍着父親的兩頰，然後害羞地把小臉孔藏進父親的頸窩，顯得特別愛嬌。

哥哥和弟弟發見了新衣，立刻扯下身上打補釘的黑布褲，手慌脚亂地把褲子往新褲裏送。

姐姐也一起身就穿起前幾天由媽媽的舊衣改織成的一件鵝黃色毛織上衣，配着短短的黑裙。洗過臉，就跪在一架日本鏡台前細磨細琢地梳着頭髮。

吃完了番薯粥，張光甫出去為孩子們買吃的東西。太太就學着本地的女子們，把小女孩縛在背上，開始洗衣。大木盆裏浸着白布的被單和灰布的中山裝，地下還散着一堆尿布和孩子們各種顏色的衣服。爲了怕用刷子把衣服刷破，她祇得用手搓着，多鹹

的劣質肥皂把手指侵蝕得血紅，手掌癢癢地脹痛。兩個男孩蹲在洗衣盆子的邊口，等着媽媽把衣服洗完。

小女孩壓在背上愈來愈重，壓迫着胸部。張太太想叫大的女兒把妹妹抱去！

「安琪，幫媽媽做點事好不好？」

可是安琪跪在鏡台前，在和一個紮在頭髮上的結子鬧着脾氣，那條粉紅色的綢帶子在她手上解開了再結攏，結攏了又解開來，老是弄不妥帖，貧血的小臉袋漲得紅紅的，差一點眼淚都要掉下來了。生了氣，安琪就不肯幫媽媽做事了。

媽媽扶着木盆的邊沿，直起麻痺了的腿子和快要折成兩截的腰幹，去把洗好了的東西晾在竹竿上，草索上，和同居者的鉛絲上。背上縛了一個孩子，兩隻手臂就彷彿短去了一大節，她蹣跚着額頭，歪扭着嘴角，十分艱難地在陽光中仰着頭，踏起腳尖，好不容易纔把大大小小的洗濯物全部打發清楚。張光甫買了食物回來，發見太太也和自己一樣，被生活折磨得蒼老了。

哥哥和弟弟麻雀一樣地迎上爸爸，吊着衣袖要檢查爸爸手上的紙包。爸爸在店舖裏幾乎把所有的點心都問了一遍價錢，最後給大小五個人買回來十個小小的麵包，五個香蕉，和一包砂炒的蠶豆。

「帶到公園裏去吃的。」打開紙包給他們看了以後，父親對他們這麼宣告。兩兄弟乖乖地落下了踏起的腳跟，縮回了小手。爸爸覺得他們今天特別聽話，乖得可憐。

爸爸倒覺得自己太吝嗇了。紙包包上以後，重又打開，各人給了一撮蠶豆。

(註二)——日本式住宅鋪在室內的蓆子。因內部係將稻草縱橫重疊，而後用草繩穿綴而成，故名「疊」，音「他他米」。

張太太幫大女孩打好了那個不聽話的結子，就把自己裝扮起來。平素，她常是忙得連衣領都忘記扣上，頭髮也常是亂蓬蓬，顯得憔悴侷促。兩年前剛來的時候向路攤上買得的一架日本鏡台，常常蒙着厚厚的一層灰塵，得不到主婦的愛顧。現在，張光甫卻覺得他的太太一下年青了十歲。因此，彷彿連自己也年青了十歲。張光甫憐惜着他的太太，他覺得偶然的出遊，非但是孩子們所需要，也是他和他的太太所需要的。

於是，他們要出發了。

兩兄弟在門口闖出闖進，忙亂地從兩親手上搶過食物包和妹妹的尿布袋拿着；姐姐也慇懃地爲小弟弟拍去褲管上的塵土。張太太叮嚀地向同住的同事太太請求着照看門戶。

兩個男孩子在前頭且奔且走，尿布袋在弟弟的背上跳着。奔遠了，便回頭來站住，等着兩親和姊姊迎上去。可是每次等不及他們趕上一半，便又回奔到父母的身邊，仰起了充血的小臉，氣喘喘地誇耀着自夥兒的敏捷。

張光甫太太忙了一早晨，實際她此刻更需要着休息，但是她勉強支持着，她親自抱着小女兒，並且給丈夫和孩子們一張安祥的笑臉。

他們一家來到了公共汽車的招呼站。張光甫每天去工作，也是在這裏上車下車的，祇是方向不同：工作的地點在市郊，而今天他們的目的卻在相背馳的市中心。對面那個天天站慣了的上車處，已經排了一長列的候車者。這邊，除了幾個裝束粗俗的少女，穿着木屐的大學生，上菜市去的主婦，和兩個掛着證章的大學教授，後面還有三個童子軍裝的女學生。張光甫是個愛守秩序的人，他們這一家就以安琪打頭，站在三個女學生的後面。

哥哥和弟弟時刻不安分地離開隊伍，跑向馬路中央，眺望着

車子該來的方向。

「來了啊！」

「真的來了！」

還沒有把遠處來的車子認辨清楚，就邀功似地搶先奔回來報告。

星期日，來往的車輛彷彿特別多。有載運木材的卡車，有運送木炭或煤屑的牛車，有搬家的汽車，有輕快得好似少女溜冰，老舊得彷彿老頭兒登山的各色各樣的官員們的小汽車，有救火車一樣快速率的吉普車，還有穿插在各種汽車中間的黃包車和自行車。張光甫不時得趕到馬路中間，去拉回那兩個不怕車子撞軌的孩子。

往市郊去的車子開到了。對面站上起了一陣騷動。銀色的公共汽車裏吐出兩個外省打扮的少婦和一個買菜回來的女傭，還有一對情侶似的青年。之後，就把一大堆把守在門口的候車者吞了進去，車窗裏攢動着黑壓壓的人頭和手。一個十七八歲的男孩攔着半麻袋米預備上車，卻被檢票的姑娘攔住了，爭執了一番之後，車子仍然開走了。男孩惱着臉對它罵了一句什麼，茫然出着神。幸好，接着又來了一輛，而這次，檢票的沒有留難他，兩個空手的搭客上去之後，他又揹着米袋爬了上去。

張光甫這一邊，兩個大學教授模樣的人，因爲老等不到車，發起議論來了。帶眼鏡的瘦個子說：

「我是不相信命運的，可是——」他偏起他的瘦腦袋鼓了—下舌子，「我卻覺得，搭車和命運很有關係，你說呢？運氣好的時候，車子簡直像專給你開的一樣，不早不遲，你來到站上，剛買好票，它也就來了，否則啊！簡直會等到你氣都沒有，血都嘔出來。」

「像今天，倒還沒有多大關係，」另外那個鼻尖紅紅，西裝

褲的臀部車補得蚊香一樣打着螺旋紋的同伴就發表着意見，「平時要去上課，纔叫你冒火，左等也不來，右等也不來，怕遲到，祇好忍痛坐上黃包車。呃！等你剛一坐上，那鬼東西卻又開上來了，有時候甚至還一輛又一輛地從你身邊擦過，你看氣不氣死人！」

破褲子的吸了一口紙煙，繼續着：「實在也無所謂命運，車子祇要再多它幾輛，你我至少在衣食住行的行上面……」

「車來了！車子來了！」張光甫的兩個孩子在馬路上邊跳邊叫。破褲子停止了他的議論，丟掉了手指間的煙蒂子，和其他的候車者一道引長了頸子望着車子應該來的方向。

遠處閃着銀色的大車子，大家認出那是他們所等待的公共汽車。於是原已散亂了的行列，一下緊湊了起來，各人手上拿好了車票，有的人整頓着手上的攜帶物，作着一手提物一手抓住扶手車上的準備。張光甫一手抱着小女孩，一手牽住八歲的男孩，站在安琪的後面，母親按住弟弟的兩肩站在最後，準備隨時可以叉起孩子的臂膀送上車去。

車子近了。行列頭上的一個用日本綢子做旗袍的本地少女和破褲子教授，一同揚手打着招呼。可是，開車的人，卻像沒有看見這一長串的期待者，搖搖擺擺開了過來，並沒有停下，就又浩浩蕩蕩在人們面前開了過去。

「咄！」好幾種不同的方言在發着同樣的憤慨：「車子還很空，爲什麼不停！」

「該死！」四川腔很重的破褲子教授罵着，鼻子顯得更紅了，「做啥子不停？中國人的時間就那樣不值一個銅板！」

戴眼鏡的自言自語講着車子不停的道理：「你們纔不知道哩！車上既然沒有要在這裏下車的客人，他們何必白白停下來自找麻煩，來裝這麼一大批人進去？少裝進去，就不會老是有客人

叫喚停車；愈沒有人要下車，自然也就愈省得停下來裝人，於是乎互爲因果，司機老爺和檢票的便可以早些回家吃飯，或者是早回到站上玩兒。你懂嗎？」說着，他得意地望着紅鼻子，似乎在等候對方來贊許他這一番幽默的理論。

破褲子的卻似乎並沒有聽見他這番理論，祇顧氣呼呼地擦着他的紅鼻子。

張光甫的兩個男孩子脫出了父母的手，又開始在人羣中跳出跳進。哥哥竄到紅鼻子教授的背後，偷偷地比着他褲子上車補的綫路畫着圈兒，弟弟跟在後面，嘻嘻地笑着，連安琪和那幾個女學生也忍不住要笑，用手背蒙着鼻子。

小妹妹在父親手臂上不安分起來了，向母親張着小手，「卡卡」地乾叫着。父親也苦着眉頭。一到母親手上，她就把手身子橫下去要找奶吃。張太太看見那兼賣車票的雜貨店的電鐘已經過了十點。在店舖前的一個小凳上坐下來給孩子換過了尿布，就餵她吃奶。

人行道上來了一個賣湯圓的，哥哥和弟弟指指點點地希望母親親給他們買。母親指着姐姐手上的一包食物！

「車子就要來了，到了公園裏我們便吃這些。」

「車子沒有來囉！」兩兄弟嘟着嘴向媽媽撒嬌。

「就來了，你們站到爸爸身邊去等吧，要不就來不及上車了。」

安琪牽着兩個弟弟站到父親身邊去了。小妹妹吃飽了奶奶在媽媽懷裏睡熟了。湯圓擔上冒着白濛濛的熱氣，張光甫太太覺得口乾，也覺得有些肚饑。她同時也覺得很懶，一經坐下，就不願意再站起身來。

張光甫怕兩個男孩亂竄鬧，在和他們講動物園的故事。安琪和兩個弟弟安安靜靜地站在爸爸面前，小眼裏閃着好奇的光

彩，聽他講猴子如何打猴，象如何用鼻子捲東西吃，孔雀得意的時候尾巴張開成一把美麗的扇子，鸚鵡學着講話又是多麼可愛。

正在說着，第二輛車子開來了。孩子們高興得叫了起來，連忙喚着休息在凳子上的母親。紅鼻子教授怕汽車不停，一直站到街心，又開了兩條腿，高舉着右手。

車子降低了速率，在停下來了。紅鼻子完成了任務，依然退到隊伍裏來。張光甫抱起五歲的孩子，另一隻手牽着八歲的，緊跟在安琪的後面。張太太抱着小女孩站在一家最後。整個隊伍在往前移動。

但是，這回的車子，比前一輛擠得多了。下來了三四個人，裏面還是黑壓壓地，祇見覺得火柴梗一樣的腿子。攙擠上兩三個人，車上的人就七嘴八舌在叫了。

女人們叫着：「不行，不行，擠不進了！」

一個大嗓子叫着：「後面就有車來了，下一班吧！」

也有「啊啊啊啊」的小孩子求救的聲音。

可是，說也奇怪，看看早已裝滿了的一輛車，儘管裏面的人大呼小叫，檢票的姑娘也再三地要伸手攔住車門，但是下面的人卻還是祇顧往車上爬，往裏擠，紅鼻子教授的破褲子在車門口就了一陣，也終於塞了進去。後面是三個女學生，再後面纔是張光甫一家。張光甫已經決心放棄這一輛車，把弟弟放回地上去了。媽媽安慰着孩子們：「太擠了，我們坐下一次的好些。」

當第一個女學生把左腳踏上市車的時候，茫然望着前面馬路的收票女已經把哨笛湊上她的厚嘴唇，並且要拉上車門。但是紅鼻子教授替那女孩子講着情：

「讓她上來，讓她上來，女孩子們，」一邊揮着手，一邊試着把身子從踏板上移到上面去。裏面立刻發出「噓噓」的反對聲，

有人不耐煩地叫着「快開車」，甚至有人罵「馬鹿野郎」(註三)的。

收票的皺着粗黑的眉頭遲疑了一下，還是接受了女孩子的車票。

突然，從車後奔來三個運動家一樣的青年，他們猛地插在第一個女學生的身後，連車票都沒有拿出來，就猴子似地一下攀登了上去，一邊氣喘喘地自夥兒笑着說：

「好……傢伙，差一點就趕不上了！」

「小朱他們開老爺步子走，這一下可倒楣啦！」

「哈哈！哈哈！」

收票的來不及干涉這三個旁若無人的闖入者，祇本能地把身子往後靠着讓路，那些剛才對紅鼻子教授不滿的人，這一下反而給楞住了，誰也沒有因為他們的猛闖而表示一點異議。連紅鼻子教授也對這太突然的襲擊弄昏了頭，沒有做聲。祇有留在下面的兩個女學生，因為自己已經無法上車，而又不願意和同伴分離，在望着車子着急，輕聲用日本話歎着：「討厭哪！」車上的那一個，大概也不願意一個人先走，從一個闖入者的腋下掙扎着探出一個頭來，向收票的要求着下車。

「快開，快開，上來了，為什麼又要下去！」三個中間的一個理直氣壯地責斥着女孩子，不肯讓路給她下車。

「開囉！開囉！」另外一個也向檢票員大聲催促：「人已經擠得滿滿的了，還不開車做什麼！」

收票的姑娘吸了一下鼻子，機械地吹響了哨笛，車子遺下一縷煙和臭氣，去遠了。

站上，佇立着兩個失羣的女學生，張光甫一家，和幾個同樣

(註三)——日語。意即「混蛋」。



焦躁而疲憊的候車者。

賣湯圓的擔子依然歇在雜貨店前，在牛奶似的熱氣中忙著舀湯圓和洗碗。張光甫的兩個男孩望著湯圓擔叫著肚子餓。張光甫自己也覺得有點餓了。他准許孩子們打開紙包吃麵包。

姊弟三個吃完了各自的一份麵包和香蕉，便把能要的幾種遊戲一樣一樣地在路邊玩著。「造房子」，「捉七子」，「投紙鏢」，還有「猜拳猜」的「猜拳頭」。他們和在家一樣地叫着，跳着，認真地爭執着。兩個本地的小孩站在一邊看了一陣，不知從什麼時候起也加入了他們的遊戲。張太太退到雜貨店前的那條凳子上，托着腮把子打起瞌睡來了。張光甫抱著最小的孩子，在人行道上踱來踱去，瀏覽著鞋店裏的皮鞋，百貨店裏的玻璃皮包和呢帽，還有鐘錶店櫥窗裏的珊瑚和珠寶。

張光甫覺得這些店舖裏的東西都和自己沒有什麼關係，他已經一年多不穿皮鞋了，帽子，自從抗戰第一年買的一頂呢帽破了以後，他就沒有再打算過買帽子。他和他的太太好久沒有談起要買這些東西了。過路的太太小姐們雖然大半夾着一個亮閃閃的玻璃皮包，可是自己的太太根本就沒有多少錢需要這麼一個亮閃閃的玻璃皮包來收藏。倒是排在雜貨店門口的一些鋁質的鍋子引起了張光甫的注意。家裏的一個飯鍋，老早就斷去了一邊的耳朵，前幾天，另外一邊的也斷掉了，太太老是在叫着不方便。張光甫覺得他們應該添置一隻煮飯的鍋子。但是，他又覺得這還不是最緊要的東西，沒有米下鍋的時候，實在比用破鍋煮飯還要感覺不方便。那麼一想，幾乎連那排著飯鍋茶壺，掛著掃帚拂塵之類的雜貨店也和他的生活距離得相當遠了。

孩子們還在聚精會神地賽擲紙鏢，但是張光甫卻已經感覺到疲倦，或者，說得更正確點，他感覺到肚子空空，頭腦昏眩；同時，也感覺到一點寂寞。

快近十一點的時候，張光甫一家終於來到了公園裏。

是一個沒有刮風的晴朗的星期日。公園裏到處是人，球場裏圍著緊緊密密的人，相思樹下倚着人，池邊蹲着人，小橋上坐着人，噴泉壇上也是人；孩子們遊戲的地方，尤其是密密麻麻蠕動着無數的小孩和成人。

「哪裏來這麼多的人啊！」張太太望著那麼多的人在快近正午的秋陽下熙熙攘攘，感到眼光繃亂。

他們來到了兒童遊戲地。左邊：一副搖搖椅裏對坐着一個翹翹的的中年男子和兩個八九歲的男孩，此起彼落在咿咿啊啊地響。右邊：鞦韆架上蕩着兩個又高又大的青年，架子在他們的壓力下搖搖晃晃，格格地作響。中間一個兩層的旋轉機，上層密密地掛着孩子們和女人，下層，好幾個成年的男子和孩子們一道，一隻腳踏在架上，另一隻腳一起一落地在擦點地面，使玩具不停地旋轉。地上，站着比架上更多的孩子。他們好奇而企羨地望著那些擺着的，轉着的，或者是盪着的玩具，小一點的焦急地仰起頭，皺着小臉向父母訴着不平。撒野一點的，就比賽着爬棕櫚樹幹。

一個管理員揮着手過來干涉那些侵佔玩具的成年人。那些被干涉者的臉紅紅地下來了，有的卻怪不樂意地歪扭着腦袋，故意捱了好久纔把位置讓出來。候補着的孩子們立刻擁過去，爭奪那個空缺；落了空的，急得哭了。

安琪和兩個弟弟走到一架斷去半截的搖搖板前面。板子太短了，安琪跨上一頭，另一頭就翹得高高的，爸爸把它壓了下來，要讓兩兄弟也跨坐上去，但是安琪那一頭又一下翹得太高，把她駭得幾乎哭了。

「好吧，我們看了動物園再來玩吧！」張光甫勸孩子們放棄

這一份遊戲。

動物園裏，進進出出也有很多人。一個四五歲的男小孩，驚惶地哭着跑出來，尋找着母親。

張光甫傲傲地查點了一下自己的那幾個孩子。孩子們急不可待地要看老虎和獅子，還有美麗的孔雀，金翅雀和會講話的鸚鵡。

可是，金翅雀和鸚鵡不見了，祇留着空的鐵籠。寬敞的孔雀亭裏，祇剩下兩隻白的孔雀，羽色灰暗；尾巴在地下拖來拖去，好似一把用舊了的掃帚，祇剩下幾枝竹籤似的毛骨子。

七八隻紅屁股的猴子攀在鉛絲網上，有所期待地望著欄外的人們。偶然有幾個觀者擲了些花生或栗子進去，牠們就熟練地用前掌接住，敏捷地剝着殼吃。不知什麼人把一包花生殼投了進去。一隻背上脫了毛的老猴子打開紙包，發見是被欺騙了，那可憐的小東西一下摔掉了那包廢物，凶狠地對人們露着牙齒，還「呷呷」地罵着。

他們去尋找老虎和獅子，卻祇看到一匹瘦嶙嶙的牝獅，狗一般蹲伏在欄口，懶洋洋地眯着眼睛。老虎和雄獅祇剩下空了的籠檻。許多獸檻，有的空着，有的攤着一條爛皮的，垂死的東西。駱駝身上掛着一球球爛棉絮似的脫毛，駝峯上還有一個血淋淋的瘡癤。一頭黑色的母豬，瘦得拱起了背脊，伸長了頸子，尖着嘴巴，爸爸說是豬，弟弟固執着說是馬。那一頭馬似的瘦豬，蠕動着鼻尖子，沿着欄邊在泥土地上亂嗅亂撥，可是什麼吃的也沒有找到。

望着那些發臭的駱駝，垂死的豪豬和山羊，餓瘦了的牝獅和母豬，張光甫彷彿自己在慰問傷兵病院和難民收容所，心裏怪不舒服。

弟弟站在那條瘦豬的欄前，撅着嘴說：「這裏不好玩。」

哥哥和姊姊也沈着臉，慢吞吞地拖着脚步，打不起精神。

重去了一遍猴子，他們又來到了兒童遊戲的地方。光景沒有先一刻那麼擁擠了。姐弟三人找機會爬上了旋轉機，剛上去的時候，弟弟差點兒從上層仆了下來，駭得哭了。但是不一會，他們就玩得和別的孩子一樣熟練了。

但是媽媽餓了，累了，爸爸肚子也老早就在咕咕叫了。帶來的麵包，已經被孩子們分吃完了，爸爸的肚子裏好像也有一架旋轉機在轉着轉着。小女孩在張太太臂上昂來撲去，也要參加哥哥姊姊的玩意，迴旋不息的旋轉機卻叫媽媽望着發眩。

「下來吧，我們下次再來玩！」張光甫和孩子們打着商量。

「媽媽回去還要煮飯呢！」母親也向他們催促着。

但是孩子們玩得正高興，誰都沒有理會。

「下來！下來！」父親終於不耐煩起來，頓起眉毛向他們叫着。

現在，張光甫一家又在等車了。他們在市中心的車站上已經足足等了半點鐘。逛公園的人都要回去吃飯，許多有事出門的人，此刻也都要趕着回家。人們一堆一堆地向車站湧來，分不出誰前誰後。車輛來了，人羣潮水似地推湧過去，誰搶在前面，誰就得到勝利。

一輛車子開來，擁上了一批假日出遊的兵士。又一輛車子來了，一批單身的候車者海浪似地打了過去。張光甫一家在人潮中推來擠去地翻滾，但是每次，車子緊緊密密裝得稻草堆一樣了，開動了，他們依然摸不到車子的邊兒。

失敗的人羣中，孩子們在母親背上掙扎着，哭嚷着，成人們互相責怨着，爭吵着，甚至罵着粗話。有的女人的髮結被擠散了。一個嬰孩的帽子被擠掉了，剛餵過奶的母親，連衣服都忘記

扣上，就轉來轉去尋找，終於從一個老頭兒的木屐下面拉出了那一頂踏得香蕉皮樣的小帽子。

小女孩時刻想找奶吃，在張太太懷中哭鬧着。

胸前掛着木匣子賣紙煙的，賣米花糖的，賣麥芽糖的，賣炒蠶豆的，年齡不一而同樣褻褻的小孩子們，操着不應該是孩子們發出來的低沈沙啞的喉嚨，夾雜着閩南話和國語，在人們面前轉來轉去叫賣着。他們時而爭奪着主顧，時而拳打腳踢打着耍架，一個七八歲的賣蠶豆的木匣子，被一個較大的爛眼睛的紙煙販踢翻了，蠶豆散了滿地。那孩子一邊哭着，一邊從地上抹起蠶豆，然後擦擦鼻涕，昂起了吊着木匣子的頸子，又操起沙啞的調子滿處叫賣去了。

弟弟望着那些麥芽糖和米花糖叮叮唧唧吵了一陣，在張光甫肩頭上睡去了。

張光甫苦着臉。他覺得口乾，燥熱，飢餓，孩子壓在肩上來愈重。

「既然要玩，早晨就不該收拾收拾那，就攔到那麼遲才出門。」他抱怨着太太。

他的太太沒有做聲。但是，她彷彿也吃了什麼人的虧似地，心中滿不舒服。

銀色的、寶藍的、紫綠的、草綠的、奶油色的……各種時新的小汽車，時時刻刻在人們眼前閃過。車裏有爬在主婦腳口的長毛小白狗；有倚偎在紳士肩頭的摩登太太的道具頭。有的乾脆是輛空車，車窗上跳動着一個醜陋的洋娃娃。

有些女人帶着孩子僱黃包車走了。

單身的候車者任當空的太陽曬着，步行去了。

張光甫看準了停車的地點，當第四輛公共汽車開來的時候，他打頭陣迎了上去，太太和兩個孩子緊跟在左右。可是車子卻不

在老地方停下來。當它對着候車者們直衝過來的時候，人們像一筐打翻了的橘子，滾着似地退下來。哥哥被四處衝撞來的人壓倒了，幸虧被姐姐搶住一隻手，牽了起來，才沒被人踩成肉餅。

車子在兩三丈外停了下來。等張光甫撫慰了受驚的孩子抬起頭來，車門口早已圍滿了人羣。

張光甫下了決心，下一次來的車子，非要上去不可。

車子一到，張光甫指揮着太太把小女孩交給安琪，自己便把睡熟了的兒子塞給太太。然後，使出最大的勇氣，從人羣的背後，腦間和腳上，衝上車級。

「喂！一個一個來吧！」一個被人們擠苦了的老太太，在慢條斯理地向人求告。

「哎喲！哎喲！怎麼這樣的啊！」一個被張光甫袖口上的紐扣鉤住了髮髮的少婦尖着嗓子在叫，一邊掙扎着扯開他的衣袖。

張光甫沒有理睬她。

一個揹着包裹的鄉下人，身子已經擠到前面去了，包裹卻被另外兩個乘客阻隔在後頭，包裹在人們臉上撞來碰去，怪不合適。

「你這個鬼包！」一個穿馬褲呢中山裝的把那包裹一巴掌向外擦去，它就排球似地從鄉下人的肩頭，落到人羣外面去了。

可是兩旁和後面的人，都在往車門口擠。反轉身來要想把包裹找回來的鄉下人，被三面擁上來的力量一擠，兩腳就臨了空。他在一大片的人頭上面哭喪着臉，兩隻手好像俘虜一樣高舉着。

趁着人們在笑着，叫着，罵着，推來擁去的時候，上了車的張光甫，連忙把全家招引到靠車尾的一個窗下，要太太把小兒子舉起來。睡熟了的弟弟猛然被父親拖進車窗，駭得大哭亂跳。張光甫好像處置一件行李似地，把沒有睡醒的，哭着的孩子隨便往腳邊一放，又去牽拉大的男孩。

（下接第四十八頁）

## 聽柴科夫斯基悲愴交響曲後

鄒荻帆

你是這樣的憂鬱嗎？  
露西亞的歌人！

當你懷抱着豎琴  
走在海洋風吹灌着如鈴的花朵的英格蘭，  
你是低着頭  
藉着一片海水  
寄與着你對生長着你的草原以祝福啊。

「祖國呀」，  
你如修伯爾特所低吟地  
「無盡的希望，  
講我鄉音的故里，  
你在哪方啊」！

你憂鬱的眼睛  
彷彿看到你的祖國了：  
北風和雪在那裏，  
鐵流的封面上所塗繪地  
農奴的屍首懸掛在枒杈上  
被鞭撻者的呼號在那裏啊！

你是如此地憤怒，  
而世紀是如此地悵鬱，  
你幾乎是頹倒下來般  
看見露西亞的天空在凍結着一塊塊暗雲……

在那寒冷的土地上  
我又看見你了，  
我彷彿夜晚踏着雪  
從你窗口走過，  
我看見一燈如豆  
你無力地伏着頭，流淚而又執筆……  
你在抒寫些什麼啊？  
你在寫着你的種族的憂鬱史！

爲什麼這樣的憂鬱呢？  
敬愛的人啊。  
你像我的鄉國的吟着「家鄉月」的歌人一樣  
在長久地離亂後又回到受難的家鄉：  
家鄉的河水依然在響，  
家鄉的月亮依然在亮，  
而家鄉的苦難的路啊  
比往日更長！

是的

我也會聽到你

一點點歡樂的歌的，〔註一〕

那只是你的幻想啊！

你的幻想

像白鴿拍着翅膀在青空裏飛翔：

你用你的歌音的柔和的手

牽挽着那不幸的露西亞的孩子們在飛，

在飛啊，

飛過了打花鼓的中國，

飛過了大樹當宿舍的阿拉伯，

飛過了沙漠般的海洋，海洋般的沙漠，

去尋找一塊甜蜜的土地啊。

然而

這只是陳遠的露西亞孩子們的夢想，

這只是你的甜美的夢後的更大的荒涼啊！

爲什麼你的歡樂是那樣的少，

而你的憂鬱是如此的多呢！

最後

你以你最深重的悲哀

最痛心的眷戀

最熾灼的熱忱

獻出了你靈魂的最後的歎息，〔註二〕

而露西亞

只是在落雪，

露西亞

只是在落雪啊！

一直到冰雪

掩蓋着你不曾閉上的眼睛，

一直到冰雪

掩蓋着你靈魂依然撫摸着這土地的身軀。

柴科夫斯基先生

我喊着你，

我要求你用你歡樂的聲音回答我啊，

這是我所看到的——

在你所悵以死的土地上

新的「一八一二年序曲」正在演奏着，〔註三〕

朝陽和新人已軀地從地窖中升起了，

冰雪如同納粹的軍隊般都已潰退。

田野上

陽光流弄着雲的影子，

向日葵披散着金髮，

豆粒和麥苗如同白胖的嬰兒；

風車的長翼在禾場上旋轉着，

播種機像野馬般在黑土上飛馳……

聽

那邊啊，

煙囪和煙囪和煙囪

肅立地舉着頭顱，  
朝向高高的北斗星唱着讚詩。

柴科夫斯基先生

你的孩子們在唱新歌啊，  
唱着你所陌生的而爲你所夢往的歡樂  
就在你憂鬱以死的土地。

中國啊！

讓我搖着你的膀子喊你的名字，

你的歌人們

是不是也將悲愴以死呢？

一九四七年十月五日夜於悲痛中寫成

〔註一〕——指「胡桃鉗組曲」，描寫一貧窮少女於聖誕節前收到一札胡桃的小泥人，於是夢見泥人變成王子，攜着她到各處遊歷，兩人到天上的糖果國舉行婚禮，正當大典的歡樂時，女孩卻醒來，據說這是柴氏惟一的歡樂曲。

〔註二〕——指柴氏最後傑作「悲愴交響曲」。

〔註三〕——「一八一二年」爲柴氏之標題音樂，寫拿破崙進攻俄國，大軍抵莫斯科，大火，飢饉，寒冷及俄羅斯人民之襲擊，拿破崙敗退。

（上接第十頁）不要只是枯燥地分析作品而失卻作品的「全」，也不要一味賣弄聰明而不能把握作品的「深」，這樣一個批評必須是活的，真實的；一方面要克制成見，一方面要保持自己的風格，這樣，批評纔能公平而有生命；不要故意討人歡喜，也不要故意傷害某人，這樣纔能保持批評者的道德。——他應該把他最好的認識與真實的印象寫出來，應該是讀者的與作者的善意的朋友。

對於論戰家我們卻不能這樣要求。Rense 在他那篇短文裏說：「有力量去論戰是一個文學良心的問題。」他緊接着說：「發生論戰，要在這良心前提出問題，論戰者必須問：我可以成爲一個論戰家嗎？我的論點力量充足嗎？我有真理的睜開的眼睛，而不是有狡獪的陰謀詭計的眼睛嗎？我能够根據我的教育與我的才能而達到並且抵得住我的敵人的水準嗎？他知道得不多一些嗎？如果他直接立在我的面前，我可以和寫文章時一樣理直氣壯地和他論辯嗎？——這些問題不是旁人所能回答的，須要論戰者自己的良心回答自己。」

現在我們可以這樣結束：「平理若衡，照辭如鏡，」是批評家理想的風度，「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是論戰家在自身內感到的不能擺脫的職責；批評家辨別是非得失，論戰家則爭取勝利；前者多虛懷若谷，後者則自信堅強；前者並不一定要樹立敵人，後者往往要尋找敵人；前者需要智力的修養，後者則於此之外更需要一個牢不可破的道德；正直；批評如果失當，只顯露出批評者的浮淺與不稱職，若是一個論戰家在他的良心前無法回答那些問題，他便會從崇高的地位翻一個筋斗落下來，成爲一個無聊而醜惡的人。

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 紅棗

——我珍視愛，我喜歡善良——

深秋了，一偏過中午，太陽就顯得柔軟而可憐。

莊稼漢劉三友，離開了N城市中心的菜場，挑着他的空雞蛋挑子，恍恍惚惚地向城外走去。他的心情煩亂而不安，一路上不論是汽車，馬車，三輪車，人力車，和各色各樣的行人都不再能引起他的注意，跟進城時完全兩樣了。他覺得他是一個人走在走着，一步一步地，走的很慢，顯得異常的淒苦。他老是不能忘懷放在挑子裏的那一包紅棗，它先是放在挑子的前一端，他因為不願看見它，故意換了個肩，把它調到身後去，但是無效：看雖看不見了，卻又沒法不想到它。夏天的蠅子似的，怎麼都驅不走，這一包紅棗，在深深地苦惱着他。

這紅棗是一個叫作張桂英的女人剛纔在菜場裏交給他的。張桂英是他同村的一個遠房嫂子，她有一個丈夫，兩個小孩兒，最近在農忙完畢後，爲了省家裏一點化銷，纔離開了家人跑到城裏來給人家幫工的。今天，她在菜場裏遇見了劉三友，熱烈地溫過了鄉情之後，分手時特意跑回家去和主人借了兩萬塊錢，買了這一包紅棗託劉三友帶回去給她的孩子們。劉三友在接受這付託的當時，就感到有點奇突，等離開菜場往家裏走着的時候，更越想越煩亂不安起來了。

「這個女人，真是，有錢沒地方化了。」劉三友對張桂英這種行爲是不贊同的，他覺得她太把錢財不當東西了，照她剛纔說的，她一個月的工錢只有十三萬，而她一下子就拿出兩萬來替孩

子們買紅棗，是怎樣的大手面哪！一個一輩子也不會看見多少錢的鄉下女人，一個把錢裝在口袋裏，寧可讓它磨破磨爛也捨不得拿出化掉的鄉下女人，進城不久就變得這樣大氣，他劉三友真覺得不可理解了。看起來城裏真是可怕的。而且她買的這是什麼呀？！

「紅棗，這算什麼？能當飯吃呀，能當湯喝呀？不解渴，也不解餓，化那麼些錢，兩萬塊呀，要買米正好四升，够幾口子吃兩天了！」他確信張桂英如果再在城裏做上幾個月，一定會連牌九桌子都敢上的。

劉三友煩亂地走出了城門。城外是一片大平原，在秋天的陽光下，顯得格外荒涼。他自己的村子就在平原的那一邊，距城還不到三十里，現在他已經清清楚楚地看見它了，但他卻遲疑起來，不願這樣就回去。他覺得他跟這個城好像還有點什麼事情沒辦完，可究竟是什麼呢？一時又說不出。他從腰中抽出旱煙管來點燃着，頹廢地坐在護城河的橋欄杆上吸將起來。

他是一個老老實實的鄉下人，平常不大進城來，這一回還是因爲聽人說城裏錢好賺，來一趟決不會空手回去，所以在忙完了農事之後，纔學着別人也在鄉下買些雞蛋挑進城來賣，居然還總算讓他賺到了四五萬塊錢，本來應該高興興回家去的，不想碰見了張桂英，竟使他煩亂不安起來了。

「她給孩子買紅棗，真不會打算，你買什麼不好？爲什麼要

黃 華



買紅棗呢？新棗不久就下來了。」他一邊吸着煙，一邊這樣想着，他是很不以張桂英爲然的。可是他馬上也可想到，無論如何張桂英的孩子們一定會非常喜歡這些紅棗，他想像得出，當他把這些紅棗送給他們的時候，他們一定會高興得大鬧大喊。

「自然，他們會兩個人分，一個一個地，你一個，我一個，還得比着，誰也不能比誰的大。」他想着張桂英的孩子們分紅棗時一定有的那種可憐可笑又可愛的樣子，不禁心腸變得軟棉棉的了。「分過了各人裝在自己口袋裏，慢慢掏着吃，先挑小的，一口咬一點兒……」孩子是多麼喜愛這些紅棗啊，他像一下子領悟到了什麼，忽然異常的同情而又敬佩張桂英，覺得她所作的是一件十分莊重的事情。

「唉——」他鬆快地歎了口氣，順手把煙管在橋欄杆上磕了一下。「嘍——」煙核掉進河水裏，發出一聲無意義的響聲。而這卻喚起他的注意了，順眼看看河水，水是清的，清得連裏面的藻草跟河底上磨得很光滑的小石子都看的非常清楚。他忽然想到，這麼清的水爲什麼不洗洗腳呢？脚跑一天路，也該洗洗了。

於是他把空挑子挑下河灘，坐在河邊一塊洗衣服的石板上洗起腳來。河水微涼，清澈宜人，當他把一雙走得髒污熱燥的大腳從水中洗淨拿出時，他感到一陣稀有的甜適，不覺懷着感激愛慕的心情看着河水，微波中照見了自己，他突然覺得非常好笑：他的多麼像他的女兒六妮呀。他平常不大照鏡子，對自己的面貌不很熟悉，但六妮的臉他是天天看到的，除掉多幾根可憐的黃頭髮，不論鼻子，眉毛，眼睛，以及嘴唇都跟在水中映照出來的他自己多麼相像啊！於是他又感到一陣懊惱，奇異地把六妮和張桂英的孩子們聯想在一起了。他想，要是他們分紅棗的時候，他的六妮在一邊看着，該會怎樣呢？不用說一定是流着鼻涕，噙着指頭，圓睜兩眼，用着不可解釋的眼神，一動不動地盯着那些

紅棗和分得紅棗的孩子們。他忽然心酸起來，把腳放在石板上，低頭凝視着水中的影子。

「孩子可憐哪！」他感到一陣陌生的情感的衝動，幾乎掉下眼淚來。六妮，他的不到五歲的小女兒，他自問心裏是疼愛的，但那是怎樣的疼愛呀，只有在打罵的時候纔讓人覺得她是她的爸爸，也只有打罵的時候纔間或流露出一點變了形的疼愛之情，別的時候，他那種疼愛之情是很難出現的，像被壓在石塊底下的嫩芽一樣，被一層厚硬的東西阻壓着總冒不出頭來。疼愛兒女，他平常認爲那是有錢人的勾當，只有那些不愁吃不愁穿的人，纔有閒心和兒女們親親熱熱，說說笑笑地作出各種肉麻樣子來。而他，這被生活和人間的冷酷磨折得粗糙暴和麻木來抵擋一切的人，那裏還有這些呢？

「我對孩子太不好了。」他像懺悔一樣的在心裏說。「也把這紅棗給她幾個吧，爲什麼不弄幾個給她呢？反正也沒數兒，拿出幾個來誰曉得？」他決定把張桂英的紅棗偷幾個裝在自己口袋裏，回去給他的六妮。他穿上草鞋，走向挑子去，可是剛一彎下腰，手還沒觸到紙包，張桂英的孩子們分紅棗的情形就又在心裏現出了，他猶疑起來，感到一陣強烈的羞愧，覺得偷這紅棗是犯罪的，非常悔恨自己爲什麼會起這樣的念頭。

劉三友無可奈何地放棄了那一包紅棗，懺悔懂懂地又想到張桂英。他覺得她太不懂世故了，託他帶紅棗都不知道應該說聲也分給他的六妮幾個！要那樣他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替他的六妮拿幾個了嗎？而她竟沒說，多麼笨的女人哪！對於她——這個讓他煩亂不安的根源，他忍不住要痛恨了。但——

「有什麼，以爲我不會買嘛！」不知是什麼力量突然使劉三友說出這句話來，是什麼力量呢，簡直不可思議。而當這句話在他心中湧出的時候，

（下接第三十一頁）

# 開明書店 初版新書

## 漢語語法論

高名凱著 九元四角

我國關於語法文法一類書籍，雖有若干種，但大都摹仿西洋文法，並不就我國語文的特性立論。現在這一本「漢語語法論」，根據語言學的原理，給漢語語法整理出一個科學的系統，實在是前所未見的著作。

開明文史叢刊

## 孟子研究

錢穆著 一元四角

錢先生對先秦諸子有專門的研究，本書中的孟子傳略訂正史記上的錯誤，使讀者對孟子的歷史有正確的認識。對孟子所批評到的各學說，就諸子書中所討論到的彙集起來，作一比較研究，就可看出「一時代政治學術的風氣和各家學說的利弊」。對孟子的學術思想和政治主張，亦各分章論述。本書正文用大字，附載孟子原文用小字，極便閱讀。

開明青年叢書

## 青年修養

曹伯韓著 二元五角

一般談修養的書籍，或是勸人過焉自好，或是教人適應環境，但是本書卻提出了具體修養的口訣，要青年朋友自覺其責任，積極奮鬥，發揮主動性，在環境中集結好人或功另一社會，一面在大環境中逐漸

三十七年  
一三三月份

## 通鑑學

張須著 二元四角

此書係一專門研究之報告，舉凡通鑑編撰之經過，體例之得失，史料之鑑別以及所與當時暨後世史學界之影響，靡不評述無遺。末附改造編年史之意見，尤其卓識。

開明青年叢書

## 數學列車

王峻峯著 定價二元

在數學真解析學是最重要的一支，在解析學真微積分又是它的主幹。所以無論研究科學或數學，微積分應該是一門必須知道的常識，然而一個高中畢業生卻很少機會和它接觸，這是一種遺憾。本書的對象是

「開明少年」叢文集

## 忘不了的事

定價七角

「忘不了的事」這個題目，是請少年們各把記憶中印象最深的事記下來。來稿共四百多件，中間有很多情文並茂的好文章。現在選出三十二篇，編成這個集子。

青年文集

## 掙扎

定價一元

本書係從「中學」雜誌三十六年的暑期文藝徵文及經常投稿中選輯而成。內容包含小說、詩歌、散文等。全書十萬言，變換極為精美。

各種生物的科學小品文。共二十一篇，前十四篇寫各種動物的產地，形狀，生活方式及對人類的益處和害處，後六篇寫各種有藥用植物，動物性植物，水生植物和食用植物，最後一篇為各國國花簡述。

## 新三S平面幾何學

許彥生譯 三元五角

本書特點：一、導言一章，極為周詳，使初學者易於獲得明確之基本概念，不致格格不入；二、習題特多，使讀者可熟悉定理及原則之應用；三、教材豐富，教師可無須另找補充教材；四、附錄中列入若干較難而有遊之材料，使特殊愛好幾何學的人，可作更進一步的探討。

## 東北地方沿革及其民族

方德修著 定價一元

本書的作者向各方面搜集資料，分縱橫兩方面來說，縱的說中華民族史上的問題，橫的說東北境內的民族。敘述簡明完整而有條理，書末有中外參攷書目錄。本書對有志於研究東北者，是本最好的參攷書。

開明文史叢刊

## 語文通論續編

郭紹虞著 定價二元

本書是作者繼「語文通論」後將歷年所發表有關音韻問題的文章輯成一集，共十篇，所討論到的雖各各不同，但見解卻一致。因為所看的角度不變，所以初編與續編實際仍有一貫的連續性，讀過「語文通論」的人，不可不讀本書。

## 生物趣味

姚錫琴著 一元三角

本書是描寫我們所最常見最熟悉的

開明文史叢刊之  
新學  
文刊  
詩的藝術

李庚著 一元四角

這是一本研究新詩的書，內容：論新詩的內容與形式，詩人的聲音，詩的藝術，沈思的詩，樹的比喻五篇文字。中間三篇是據當代三位詩人（卞之琳、馮至、方敬）的作品加以解釋，在這些解釋中，作者發揮他自己的見解。關於新詩的途徑，大家正在摸索，無極的，這本書將為留心詩藝的人所樂於一讀。

詩境淺說

俞定一著 一元

俞曲園先生曰：「學古人詩，宜求其意義勿獵其浮詞，能作門面語。」惟詩向少解釋者本，讀者莫知帶文風語，而不易得其指歸。俞階青先生乃文苑耆宿，幽園之文孫，愛博取唐及五七言近體詩若干首，就其精詞意義及句法等，安章琢句，剖析隱解，繩繩言之，有深入淺出之妙，為初學詩者之捷徑。

開明文史叢刊兩種：

詩言志辨

朱自清著 二元

本書包含四篇論文，一、詩言志，二、比興，三、詩教，四、詩正變。清是中國詩論的傳統，也是詩的批評的傳統的標準。這四個概念都以「言志」為中心。讀這本書，可以知道中國文學史，文學批評史，詩史的最大主潮，還是為政教而文學，也就是為人生而文學。

陶淵明批評

蕭望卿著 定價九角

陶淵明是中國影響最大的詩人之一，各家對他的詩論紛紜，歷代意見也極歧異，本其一而扼要的指出種種演變，一面用這時代的語言和觀點對陶詩重新加以分析和估價，與前人絕不相同。本書論陶詩的作風和藝術，不厭而求其詳，尤著重於一般人所忽略之處，是一個全新的。

開明文史叢刊之一

宋詞

薛礪石著 二元五角

宋詩

龍沐勛輯 定價三元

清詞

俞平伯著 定價一元

清陳廷焯著 一元五角

注校

王國維著 徐調孚校 定價七角

人間詞話為近代文學批評之名著，所論均持平入妙，疎明悉稱，全是深辨甘苦，慳心費言之言。通行本紙一卷，登錄自滿祥學報者。此本分為三卷，將舊本作爲卷上，將趙萬里先生所輯者爲卷下，校注者又增輯一卷，作爲補遺，附於最後。原書頗多誤字，特精爲校勘。所及補詞，復就善本徵引，錄爲注釋，印入文中，使讀者省去翻檢之煩，極爲便利。

開明書店印行

本行上海現定售價各埠各地郵費另加郵費各地一律二倍  
惟近來物價波動甚劇售價時有變更如蒙惠顧請依購買日期計算

開明書店印行